

福寺



幸福

第二十二期

目錄

論

才

能

徐中玉 [三]

遺

簡

郁達夫 [三]

書

話

晦 庵 [六]

今日的蘇聯文壇

趙景深 [四]

亞

瑪

施濟美 [三]

母 女 及 其 他 劉北汜〔三〕

金 銀 禍 李白鳳〔書〕

棒 子 麵 石 琪〔畫〕

風 雨 蕭 羣〔奏〕

從袁水拍到馬凡陀 劉嵐山〔元〕

楊剛談美國文化 林 間〔畫〕

紀 念 碑 戈寶權〔三〕

歌 者 孫 用〔興〕

野 火 藍 依〔八〕

暮 雨 莫 洛〔八〕

嬰 孩 鍾子芒〔六〕

綠 衣 人 徐 翊〔杏〕

陣亡將士拒葬記 施藝存〔畫〕

狸 猫 計 劉盛亞〔金〕

崇 禎 皇 帝 傳 姚雪垠〔三〕

版出期三十三第

西點

- 史大林傳.....胡馬
- 英國的聖人.....陳鷹
- 烏克蘭的婦女.....平仄
- 這日子不好過.....張漢志
- 瓦礫的倫敦.....保廷
- 哲弗生和美國獨立宣言.....鍾寶水
- 小牛與愛人.....
- (倫陽小說).....斐然

灌輸國際知識·介紹西洋文化

- 第二次世界大戰間諜史話.....捷克柯特幸格
- 希特勒活着嗎.....梅雋
- 日本經濟在進步.....羅司
- 國際風雲談.....陸君平
- 血戰安齊烏.....哈蒙作
- 英美空中走私.....陳鷹
- 論美國對華政策.....越鞠
- 羅斯福的秘密特使.....藍依
- 破釜沉舟.....何凱

另售每册
金圓六元
訂閱三月
(六期)
金卅六圓元

環球出版社

上海南京路蘇聯大樓五二八號
電話：九二二三三四

劇戲·物人·藝文·濟經·治政·

春秋

版出號月二十

- 高爾基論典型問題.....徐中玉
- 藝術的薰陶.....孫福煦
- 論意象.....唐湜
- 墮落的星辰.....莫洛
- 動盪.....高爾基
- 高爾基動盪譯記.....黃明君
- 傢俱出兌.....魯彥
- 沉魚.....徐淦
- 劇場藝術新釋.....羅明
- 惡夜.....田青
- 紅.....霜廬
- 劇本的藝術價值.....葉聯薰
- 大公司的內層解剖.....歐陽懋華
- 憶淮南.....雨華
- 蠟像.....鍾子芒
- 龍雲父子團.....爾人

版出社誌雜秋春

論才能

徐中玉

才能是從對於工作的熱情中成長起來的——全神貫注——不倦的追求完美——深刻的反省——人格的淨化——愛與信仰——思想的遠景——才能的盡退——陷入的貴顯生活——心靈上的衰老

加不可能了。

這在文學創造上也是如此。高爾基說得好：

「對於文學工作的熱情，和對於讀者的尊敬，你如果缺乏這兩個條件，那麼你要寫作熟練是不可能的。因此，你也不能在語言藝術的部門里做個有望的工作者。才能是從對於工作的熱情中成長起來的！」（給某青年作者）

一個作家，如果他不認為寫書只是一種遊戲，而是足以擴大青年們關於生活、關於人的知識的有力武器，那他就會重視寫書這個嚴肅的工作。他就不會不十分用心來對付這個工作，因此他也就會一再研究，一再反省，一再改正，並一再要求更向深遠處進步，所以，他的才能也就不但可以鞏固，並且還可以更加發展了。

才能的來源不止一端，但重要而必不可少的，是熱情，如果缺少了對於這樁工作的熱情，那麼，像我們都可以經驗到的一樣，在這樁工作上，不但要發展才能是根本不可能的，就連原有的可以應付一下的能力，也會顯得減退，萎縮。原因在於，如果我們只是勉強着來從事的事，那麼首先在心理上就是「懶洋洋」的了，「求有功」是談不到，最多不過「求其無過」，所謂「敷衍了事」，「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吧了。抱着這樣一種態度，或者說處在這樣一種情境里的人，作好一個和尚還不容易，要作好一件大事，而表出非常的才能，便更

福幸

· 號新革 ·



期 23 第

日五月二十年七卅

這樣一個事實，其實是凡曾努力寫作，凡肯力求進步的人，都可能，曾經感覺到的。宋朝孫莘老曾以「文字」之道請教歐陽修，意思是問他怎樣纔能寫出好文章，歐陽修回答他道：「無他術，惟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多讀多作，雖然由現在看來，還有點不夠，但自是獲得才能的正道，可是一個人所以能多讀多作，却必需要有一種熱情居中推盪。

單就語言一點來講，有熱情的語言與無熱情的語言，其間區別，在老於讀書的人就可一望而知。前者一定情緒飽滿，流利暢快，生氣呼呼；無熱情的則也許堆砌得很整齊，但相形之下一定是支離，乾枯，不能使人感動。語言本是死的，感情纔能使它鮮活。渥次渥斯（Wordsworth）就曾這樣說過：

「詩人如果審慎地選取他的題材，在適當的時機，他自然會有熱情，由熱情而生的語言，要是確實經過一番審慎的選擇，一定很高貴，有文彩，而且饒有比喻和詞藻。不消說，如果詩人把他自己虛構的綺麗字句，和他自然地觸發於熱情的文字錯雜在一起，這中間的不調和會使聰明

的讀者感到驚訝的」。（抒情短歌集序）

表現的熱情與工作的熱情在事實上是二而一的東西。沒有熱情做底子的作品決計不會成功，這樣的作品整個都是多餘的。蘇東坡以爲「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工也」，無熱情的推盪，即可以不爲工，可以不爲而非爲不可，即是勉強，其不工，沒有才能，自是必然的結果。

2

惟其有工作的熱情，所以作家才有全神貫注地創作的可能；又惟其能全神貫注地創作，所以成功的——有才能的作品纔有產生的可能。

卡萊爾（T. Carlyle）論神曲會這樣說：「世界上沒有別部作品能像但丁這部神曲精心作意的了。它只彷彿整個兒溶化在他靈魂滾沸的鍋鏟里，它竟使他消瘦了好多年。他不光做成了個大體就算了事，每一個小部份，沒有一處不是用竭誠的懇摯，構造成真實，構造成明晰的現象。一部應和着全體，各自得適宜的部位，正像一塊塊極準確地磨琢好的大理石。這就是但丁的靈魂，而在這中間，中世紀的靈魂也諧律地顯現了出來。這決

4
不是簡易的工作，是十分精神貫注的工作，然而却是一件完成的工作。」（英雄與英雄崇拜）

D·D·奧勃倫斯基回憶他所目見的托爾斯泰道：「我見過列夫·尼古萊維奇·托爾斯泰伯爵的每一方面的創造活動……不論他做什麼，他堅決地，自信地做着，相信他的工作是有價值的，而全神貫注在這工作之中。」（莫德著托爾斯泰傳引）法國學者布豐說了「天才就是忍耐」的話，托爾斯泰補充說：「這話是完全正確的，不過這却不是說：好吧，我就忍耐吧，而是說，當你還沒有把你能力所及的一切去貫注到一件事情上之前，決不要從自己手里放過它。」

不錯，世界上所有「完成」的作品都不外是全神貫注地工作的結果。「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只因爲是整個心身集中努力的結果，所以成績乃能比平常進步了，比一般的時候更見出色了。精密，細致，深切，動人，於是便給人一種「毫髮無遺恨」的感覺了。

莊子達生篇里有這樣一節：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有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

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見成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在這裡，「以天合天」誠然是「器之所以疑神」的根本條件，但若他沒有先做到「全神貫注」的地步，他就發現不出「天」在那里，又如何「合」法，也就是，他就不能夠——至少亦是容易造成這個根本的條件。

惟其有工作的熱情，所以作家又纔能不倦的追求完美。就在「不倦的追求」之中，不但作品得以更進完美，作家的才能亦可以更加發展。

以果戈里爲例。一八四三年他在從羅馬寄給莫斯科謝惟略甫的信里，說：「我寧可餓死，不願發表那沒有分別，不加思攷的作品，不要責備我。」又他在論文歷史畫家伊凡諾夫里說：「現在都感到拿遲緩，懶惰，來責備那樣的藝術家，好像一個賣力者，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裝進工作里面，甚至忘記在世界上除了工作還有沒有

什麼快樂存在的藝術家，是妄誕的了。」果戈里不但不能夠敷衍工作，而且也不能夠聽由作品在沒有到達可能的完美時，就中途停止在等待修正的階段。他永遠跳不開自己的基本要求：「製造精密的創作物，實體的，堅強的，從多餘和過度里解放出來的，在心靈底崇高的真面目上是全然清晰的和完美的。」在給檢查官尼基勤克的信里，他說：「每一個句子，我都是用思索，用很久的考量得到的。同那種在別的作家一點不費什麼地在一分鐘內就把它換了另一個句子的句子分離，在我是一樁困難的工作。」在小說肖像里他所寫的這一行話：「藝術家底一切的自由和輕快的東西，都是用過分的壓迫而得到，也就是偉大的努力的結果」——就完全是他自己的寫照，甘苦之言。

以托爾斯泰爲例。托爾斯泰最不滿意於當時一般作者的便是他們寫作的草率。一九〇八年九月間有次他說：「不久以前，我又把普式庚的作品讀了一遍，這是多麼有益呵！全部問題就在於：像普式庚及其他幾位作家，或許連我也在內，都會努力把他們能力所及的一切都實注到他們的寫作上去，可是現在的作家們則簡直在玩弄題材和文字，玩弄各種比較法，而把它們胡攪一頓」

。在一九〇九年二月四日的日記里他又這樣寫道：「大大小小的天才，從普式庚到果戈理，都是這樣地從事寫作：『唉，不好，不妥當，無論如何，要寫得更好些才行。』而現在的天才們呢？『噯，謝天謝地，就這樣算了吧！』」在托爾斯泰自己，則無論那一個作品，在寫作之前他總要孕育着它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孕育，這是一個極必要但也極辛苦的預備時期。不經過孕育——一切都將顯出是孱弱的，先天不足，不成熟的；而孕育起來，要把一切雜亂的，不純的，加以整理，陶融，可又決不是輕而易舉的工作。在孕育期中，把所要寫的一切都想好了，似乎寫作起來應該很容易了吧，然而並不，寫作時的困難也不下於孕育的時候。不倦的推敲和無休止的改作，一開始就已是他的信條。無論寫什麼作品，他總是竭力研究了種種材料，務使達到精確逼真的程度。例如在寫復活的時候，爲了不致誤解當時囚犯生活的真相，他不但憑書本，並且還努力親自去研究，或根據親近友人的談話去研究。他曾想訪問莫斯科的布兌耳監獄，沒有獲准，於是他就設法去參觀阿雷爾縣的監獄。爲要真實描寫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去的囚犯沿着市街行進的情形，他便等候在布兌耳監獄的大門口，等候囚犯

們出來，一直跟他們一道走完了由監獄到車站的路程。他又在家里招待這監獄的管理人，詳問他關於獄中生活的情形。他又向坐過牢的工人詳問他在牢里的生活。

像果戈理和托爾斯泰這樣的例子，其實是舉不勝舉的。他們不倦的追求完美，於是他們的才能也纔有了不斷的進步。才能原是可以鍛鍊出來的。

4

伴隨着對於完美的不倦的追求，一種深刻的反省精神就起來了。批判自己，鞭撻自己，這就是說，爲要使自己不在發展的中途停滯下來，渴求他人的評判，以及深刻的反省精神，正是強者的行爲。

仍可以果戈理做例子：

在某種意義上，果戈理也許可說是一個最高的自我崇拜的奴隸。他常常覺得自己彷彿是一位神，被召來申訴永恆的真理的神，然而這却並沒有妨礙他熱烈地，固執地，尋找最嚴格的批評。爲什麼？因爲他知道，高於一切的自愛者，還是他作品的完美。爲了這，他不但可以容忍，並且還願意感謝那些極愚昧的批評，因爲從中他也能找出一些利益。你看他的自白是多麼大量和充滿

着明智的光輝：

「你憤怒是沒有用處的。就拿在死魂靈上面的一些攻擊底過度的語調說，這也有它好的一方面。有時候，倒需要反對自己的憤怒。誰熱中於美麗，他就看不見缺點，而且失去了一切。但誰若被激怒，那就是說別人努力地我們身上挖掘一切的污渣，把它那樣明顯地暴露出來，我們便非得看看這污渣是什麼不可。不過很少聽到這種真理吧了。爲求它的一個小片，可以宥恕一切的侮辱的聲音，不論它——這真理的一個小片，說了些什麼。

「那些加於我的諷刺和嘲笑，對於我是需要，雖然從第一次起就使我心里很不高興。噢，我們是怎樣地需要不斷的指彈，和那種侮辱的語調，那些刺激的，入骨的嘲笑呵！在我們的靈魂深處，隱藏着多少種類的微小的，無聊的自愛，感傷的醜惡的貪心，所以應該每一分鐘有人叱責我們，抨擊我們，用一切可能的器具打擊我們，一面我們還應該感謝那每分鐘地打擊着我們的手。」

他在寫給朋友們的信里，常是懇切地要求他們指出自己的缺點，說：「對我指出總是應該比對別人指出得更多，」——請你儘量地再說得嚴格和認真些，我需要這樣的。」他又隨時細心注意人們對他作品的反應，而從

中自己體察什麼地方還有缺點，應該改正。在誦讀自己作品的時候，他炯炯地察看聽者們的臉，敏捷地捕捉那幾乎看不出的理解上的印象。他寫給阿克沙柯夫說：「我在他們深沈的靜默中和偶然地輕輕滑過他們臉上的疑惑底微小動作中發見了的東西，到第二天便給我益處了。如果懦弱不妨礙每個人充分地講述自己底印象的性質，那麼一定會給我無比大的益處。……不害怕連累自己，不害怕傷損溫柔的口氣，和別人底情感的絃子，在頭一分鐘就講出自己底最初印象的那種人，才是最寬大的人。」

尋求和接受人家的批評，這還不過是果戈理的精神之一面，那另外一面，就是自己深刻的反省。他時時都感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充滿着缺點。在寫給茹考夫斯基的信里，他說：「如果嚴格地，正確地研究一下，我在此刻以前所寫的一切都是什麼呵！我覺得，好像我翻着學生時代的舊練習本子，在那里面，這一頁是怠惰和空日子，另一頁則是躁急和潦草。初學者的懦怯的戰慄的手，和頑皮者的大胆的惡習，代替着文字，却抹出了鉤子，因此，那手是應該挨打的了。」在寫給普洛科包維奇的信里他又說：「我害怕想起所有我的拙劣的作品

。它們在我的眼睛里顯得好像兇惡的原告一樣。我的靈魂在請求忘却，永遠的忘却！」

因為是這樣一個作家，所以他不僅燒掉過其他的許多手稿，甚至連費了多年心血的死魂靈第二部，也一燒再燒終於燒乾淨了。伯朗傑說得好：「沒有什麼比那被勇敢地投進火爐去的原稿底火焰，更能够照出這個作家了。」

5

然而果戈理的反省，還不止是在作品方面，在他的性格，精神方面，他同樣也無情地向自己鞭撻。巡按使里的赫萊斯達闊夫，就是那位著名的冒充巡按使，他撒謊，把虛謊的話用近於真實的口氣說出來，能够說得十分自然，十分天真，但骨子裡却是一個十足的無賴。果戈理指出：雖然不願意，實際上是無論什麼人都有時會成爲赫萊斯達闊夫的，「恐怕找不出一個人一生中沒有一次做過他的！」死魂靈里的乞乞可夫也一樣，果戈理問我們：「你們里面，可有懷着基督教的謙虛，不高聲，不說明，只在萬籟俱寂，魂靈孤獨的自言自語的一瞬息間，在內部的深處，提一個問題來道：『怎麼樣？我

這里恐怕也含有一點乞乞可夫氣吧？」怎麼會一點也沒有！」

赫萊斯達闊夫也吧，乞乞可夫也吧，果戈理一概都承認了自己有時也會變成這樣的人物。而我們自己呢？我們自己何嘗會一點也沒有？我們不肯承認並不能給洗清了所有的醜惡，而果戈理承認了倒反顯出他的特殊高尚了。

托爾斯泰也同樣的，他反對偽善，虛偽，討厭不澈底的改良姿態。當他自己是狂暴地飲酒，嫖妓，和聚賭的時候，他不會想法掩飾過。讓我們讀一讀下面這段他的懺悔錄：

「我整個靈魂希望要做一個好人，可是我很年輕，我很熱情，而且很孤獨。而且在我學好，向善的時候，尤其是全部地孤獨的。每一次我想表示我是誠實的希望，就是說，希望在德性上變得好點，就受到輕視和嘲弄了。可是我只要放浪於可憎的熱情中，那時候，我就立刻可以受到讚美和鼓勵。……」

「野心，勢力，貪婪，淫慾，驕縱，憤怒，報仇——都受到尊敬，這幾年間的事，我不能想起了來不寒戰，不憎恨，不心痛。我在戰爭中殺人，我和人挑戰，想在決鬥之

中殺死他們；我賭輸了錢，消費農人的勞動，還給他們刑罰，自己放蕩地生活，欺騙人民。撒謊，搶劫，各種方式的姦淫，酗酒，行凶，殺人，沒有我不會幹過的罪惡，而人類同情我的行為，而我的同時代人熟慮之後，還認為我是一個比較有道德的人。……這樣我過了十年。」

就這樣，只有托爾斯泰才感到這樣生活的可恥，他把自己的卑劣的過去絲毫不隱諱地公告了出來，可是因此他却向我們展示了他靈魂上最純潔璀璨的一面。

文格就是人格，虛偽，卑惡的人決計寫不出真實，高尚的作品。人格，精神方面的反省，固然不一定在創作時才引起，但嚴肅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熱情實踐，無形中亦能提高，淨化作家的人格，却絕無可疑。作家的人格提高了，淨化了，難道不就是一種才能的源泉？

6

才能是從對於工作的熱情中成長起來的，換句話說，也就是從對於工作的熟練，從對於完成工作的不倦的追求，嚴格的自我批判，和深刻的反省中成長起來的。但工作的熱情又是從什麼地方產生出來的呢？

它產生自愛與信仰。

所以問題也在於要有愛與信仰，要確信這個工作是值得做的，有益的，只有這樣熱情才算是有自然豐沛的源泉。也所以高爾基說：

「如果有人爲着僅有的工資而加入了文學的領域，那麼，他將來只會產生些生意經式的，低級的，卑劣的文學，是可以斷言的。」

「把文學當作消閒的副業看待，是粗暴的，也是卑劣的。爲上帝服務，這不能叫做職業，因爲這是需要信仰與愛的——何況文學還是要爲創造上帝的人類服務！」（給沙哈洛夫的信）

然則我們應當愛什麼？愛誰？又應當信仰什麼？信仰誰？無疑地，我們應當愛人民，信仰人民。因爲只有人民才是最可愛，也只有人民的力量才是最偉大，最可靠。

一個人爲什麼要來從事創作呢？如果不是要來改造這充滿缺點的社會，要來打破這不合理的社會制度，而重新建立起一個光明幸福的將來，那麼即使他有所愛了，有所恨了，有所信仰和有着一點熱情了，他的作品一定還是不足觀，他的才能還是無從發展的。爲什麼？因爲這樣的作品頂多只能訴之於極少數的人，決不能獲得

大多數人的感動和讚賞，而那極少數人的同情，却足以使作者更走入牛角尖去，也就是，更走入自私自利雕蟲小技的玩藝去。文學史上有多少事蹟可以證明貴族特權者的寵愛只足以殺害作者的才能呵！

要愛人民，要愛真理，真理一定不會終被掩沒；要確信創作文學這個工作是有極大的價值，是可以表見和寄托自己的理想，掙扎，和努力；要有熱情，要有全神貫注的工作精神……要所有這些，所以我們說僅僅的「力學苦思」還是不夠的。

只有這樣之後，我們纔能產生出來工作的熱情，工作的熱情不是憑空所能製造的。當我們已經確信從事文學也可以對整個的人民革命事業貢獻出許多力量來的時候，還有什麼能比它更強有力地激勵我們的工作呢？

但愛亦好，信仰亦好，這都應該是他深籌熟察的結果，惟其如此，這愛與信仰才不致動搖，尤其在危疑俱來的時候才不致一下子就完全變掉。這就是說，作者應該有一種思想的遠景。

一八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契訶夫在寫給蘇沃林的

信里坦白自陳他的缺點道：

「你記得，我們所稱爲永久的，或者只稱爲好的作家們，那些令我們陶醉的作家們，都是一個共通的，而且非常重要的特徵：他們向什麼地方走着，而且也呼着向你那里去，而且你不是用智慧感覺到，而是用自己整個的實體感覺到，他們有一種目的，這就好像哈孟雷特的父親的鬼影似的，不是白日出現的，而是刺激想像的。有些作家的目的近（依程度而定）——如農奴制度，解放祖國，政治，美，或者如德尼斯·塔威多夫似的，只要酒而已；有些作家的目的遠——如上帝，來世，人類幸福，等等。其中最好的真實，他們照着生活的本來面目去描寫，但是，如同汁液似地，因爲每一行文章都浸透着目的的意識，你除了生活的本來面目以外，你還感覺到應該要有的那種生活，這是引我們入勝的地方。可是我們呢？我們呵！我們只會描寫生活的原來的面目，再進一步，一點也不行了。……再進一步，就是用鞭子抽我們也不行的。我們沒有近的，也沒有遠的目的。」

這一自白，雖然有不少謙虛的成分，但倒真的說出了契訶夫以及同他一類作家的缺點。他們缺少思想上的遠景。就因爲這樣，便像契訶夫自己，他對於俄國的市

儉和官僚階層的可怕的景象，他們的頑固，遲鈍，和腐敗，都準確地表現出來了，可是除掉他所畫出來的這一幅陰影，難道那個時代竟沒有一點光明和愉快的東西存在麼？應該有這種東西存在，否則俄國人的能夠這樣快就走上了生活的大路，就不可想像。可是聰明睿智如契訶夫，爲什麼他對於那應該看見並且可以看見的東西會看不見呢？

作者應該有這種預見，否則，他的作品就不能是真正現實主義的，也就不能給讀者以指示和生活的幫助。同時，沒有了這種預見，他的愛與信仰也就不易堅固。惟其他能看得深遠，所以他就不會被隨便什麼阻礙或困難嚇退。因爲他能知道，那些一時的外表猖獗，不過是敵人的迴光反照而已。

思想，是文學的質，是創造的指南針，是使文學趨於深刻和偉大的源泉。沒有正確深遠的思想，也就不會有所謂永久的作品。但這思想，却也不是一成不能改變的，對於那能够體驗生活，切愛同類，求知若渴的作家，擺脫成見倒正是一種勇敢的鍛鍊。當並世已有了種種更進步的想頭，却好像沒有受到什麼影響，巴爾札克和契訶夫一類作家的功績誠然已經大可贊賞，只是由今看

來，怕也不免有點遺憾，而亦當引以為戒吧！

由思想，產生愛與信仰；由愛與信仰，產生工作的熱情；由工作的熱情，於是就產生了才能，並增進，發展了才能。沒有思想，沒有深刻正確的思想，沒有苦心焦思身體力行出來的思想的遠景，要產生才能是不可能的，要增進和發展才能自然更不可能。

所以，歸根結底，好的才能是來自好的思想。而所謂好的思想，不消說，便是指的那種適應着歷史發展規律的，以人民大眾為一切的主體的思想。

8

沒有好的思想，或者本來是有的，後來逐漸變得少了，甚至沒有了，於是工作的熱情也便消沉，或者完全惡劣地變質了，那結果，就是才能衰退，歸於庸俗——我們過去所謂的「才盡」。

在孔平仲續世說卷二里，有如下二節記載：

「江淹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為宣城太守時，罷歸，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寄一匹錦，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曰：『那得割截都盡！』願見邱遲，謂曰：『餘此數

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蹟矣。又嘗宿於冶亭，夢見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這種記載，就是後來大家常用的「江郎才盡」這個典故的來源。割截下來的錦已被索回去了，那支五色筆也已物歸原主，所以後來江淹便再也寫不出綺麗五色的錦繡文章來了。可是，這雖然是一個習用的典故，其中所說難道真是事實麼？

不消說，索錦取筆云云，完全是一種虛妄的胡說。江淹如果有些文才，那決非由於向人借到了錦和筆，同樣的，他如果才盡，也決不能是爲了失掉錦和筆。用一種神祕的說法來解說一個作家的聰明或笨拙，不但是虛妄，而且常常也是一種謾罵，其影響則還足以使一般人對文藝的創造發生許多胡塗的見解。辛勤的努力被忽略了，同樣，那可怕可恥的墜落也被掩飾過去或輕輕滑過了。

江淹在南朝是一個以擬古出名的文人，以一個作者而一味擬古，本就不能算是高明。後來擬出了名，居然顯貴起來，名成利就了。這樣素志既達，那麼以這類人

的常例，所謂「晚節才思微退」，或竟至完全「才盡」，實在並不是怎樣值得奇怪的事情。

把文學作爲敲門磚，作爲鑽謀升發的橋樑或梯子，早年多少化過一點功夫，有過一點成績，後來果然鑽謀上去了，於是就不再亦不願更化功夫，從疏遠，放棄文學，或更進到蔑視，抹殺文學，這樣的例子難道不是很多很多麼？相應着吹拍騙之才的日進無疆，他們在文學上所表現的澈底「才盡」，難道這種情形我們不是常常看到的麼？不說別的，五四時代的新文學作家共有多少？但除掉極少數後來興趣改變，在別種學科里另有貢獻，而少數繼續努力，迄今仍在開展其才華的人而外，其餘的那許多人現在都到那里去了？

無疑地，他們也都已「才盡」了。爲了舒適的生活，更實惠的報酬，圓滑，衰老，胆怯，等等，而不是由於失掉了什麼錦和筆，像傳說中的江淹那樣。

惟其因爲古來文士「以文章顯」的人很多，所以雖以江淹的「才盡」爲著名，實際上「才盡」之事必是很多的。以其多，所以不免也會有人注意到這個問題，而試着給它一種比較迎真的解釋。如魏慶之詩人玉屑卷五就有一條「陵陽論詩本於學」說：

「范季隨嘗請益曰：今人有少時文名大著，久而不振者，其咎安在？公曰：無他，止學耳。初無悟解，無益也。如人操舟入蜀，窮極險阻，則曰：吾至矣，於中流棄去篙榜，不施維纜，不特其退甚速，且將傾覆矣，如人之詩止學也。」

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這雖是一句常喻，原不至理。陵陽加以補充，以爲「不特其退甚速，且將傾覆」，這個補充也極有意思。特別在今天瞬息萬變的環境中，不進，的確就很容易馬上墮落。

陵陽的解釋是對的，不過光說止學，不但有遺漏，也還嫌籠統。我以爲。

9

貴顯的生活根本就不能使人獲得和表出真實動人的材料。過着這種踐踏者的生活的人無論在創作或欣賞上向來就同好作品無緣。劉克莊所說的：「詩非達官顯人所能爲，」「詩必天地畸人，山林退士，然後有標致，必空乏拂亂，必流離顛沛，然後有感觸」（跋章仲山詩），這些話雖不免稍有語病，但作爲踐踏者的達官顯人，作爲過着安穩舒適荒淫無恥生活的達官顯人之決不能

有真誠博大的思想感情，因而斷寫不出好作品來，却是毫無可疑的事實。契訶夫會對一位被人稱為有天才的青年作者辯駁人家說：

「不對的，你請想想看吧：他才二十五歲，就已經跑過許多地方，幾乎把俄國都走遍一半了。如果我們在他這個歲數也見過這麼多的話，我們會也寫得這麼多麼？你等着瞧好了，他就會丟開筆，而換了行業的。」

契訶夫這些話後來果然成了預言，那位所謂有天才的青年，謝天謝地，由於他的各方面的「人事關係」，竟一躍而為彼得堡的上級官吏，「到後來，就只寫報告了。」敲門磚響，投機功成，於是「就只寫報告了，」自然之至！

貴顯以後，關切的東西不同了，社會民生的疾苦，若不是不知道，也不過是知道而已，甚至還要去加以粉飾，曲解。對別人的服務僅限在了一家或一族，對未來的向往尤不過是官做得愈大，財發得愈多而已。抱了這樣態度的人，當然就無法認識人生的真相，而把種種的感激，奮發，安慰，勉勵之情傳達給一般人民。因此，他們不寫文章則已，要寫，就只好擬擬古，駢四儷六，雕章琢句，消遣一陣，肉麻一陣吧了。

文學事業無機可投，蓋惟死心塌地，孜孜不倦，不辭苦難的作者，纔能達於成功之域，而其才能亦永無竭盡或停止不進的一日。宋魏了翁浦城夢筆山房記中有一段說得極明白：

「聖人之心，如天之運，純行不已，如川之逝，不舍晝夜，雖血氣盛衰，所不能免，而才壯志堅，始終弗貳，曷嘗以老少為銳惰，窮達為榮悴者哉！靈均以來，文詞之士興，已有虛驕恃氣之習，魏晉而後，則直以纖文麗藻，為學問之極致。方其年盛氣強，位亨志得，往往時以所能，譁世眩俗。歲月邁，血氣隨之，則不惟形諸文詞，衰颯不振，雖建功立業，蓄縮顧畏，亦非復盛年之比。此無他，非有志以基之，有學以成之，徒以天資之美，口耳之知，才驅氣駕而為之耳。如史所書任彥昇丘靈鞠江文通諸人，皆有才盡之嘆，而史於文通末年，至謂夢張景陽奪錦，郭景純徵筆，才不逮前。夫才命於氣，氣稟於志，志立於學者也。此豈一夢之間他人所得而予乎？窮當益堅，老當益壯，而他人亦可以奪之乎？」

這段話之好，就在他明白指出僅僅「天資之美」是靠不住的，「口耳之知」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遠大的「志」，與深厚廣博的「學」。有了這兩樣寶貝，

就可以窮益堅，老益壯，誰也不可能把你的錦與筆奪去了。

「窮當益堅，」能過窮苦的生活而志氣不短，這真是險絕的一關，但也惟能衝過來的才可以有成就。「老當益壯」亦是一樣，老人而不固執，冷淡，不只有一些人情世故，明哲保身的大道理，也惟這樣老人才真正值得敬重。惟其老人什九難能如此，所以「人老莫作詩」竟也不能說是毫無理由。我們應該敬重老人，我們將來也都會變成老人的，然而和「美人關」一樣，「老人關」在才能的增長上也是多麼難過的一關呵！

真正作家的藝術是為人民的，他是不得不寫，非吐不快，所以他纔能練習成熟，越發深刻，終於對人類有了可貴的貢獻。也因為這樣，他纔不只在人民要求的水平上進取，而且由於發展了他們的趣味，提高了他們的要求，用新的思想來充實了和引導了他們前進，還能站在當代文學的發展的水平上，不致於落伍和遭受了淘汰。杜甫在子女相繼餓死的時節還能想到千千萬萬的小百姓實在比他更苦，而寫出詩來為他們對暴虐的統治控訴，杜甫的偉大就在這裏，他的才能的來源也不能不就在這裏。我們今天所見的，揭穿了，其實很多是投機份子

，他們只在那里估計投靠的價格，一成交馬上就可以寫官場報告去的，我們為什麼不從這些地方來尋求一個人墮落腐爛的根由呢？

10

杜甫的六絕句中有兩句詩：「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這是說庾信的文章，到老年益發成熟了。所謂「大器晚成，」老年人憑其一輩子的豐富閱歷，發為詩文，理應比一般年輕人更有成功的把握。向來稱少陵夔州以後，東坡海南以後，樂天香山以後，已到「不煩繩削而自合」的境界，這在事實上誠為難得，而在精進的程序上却是一種很自然的發展。

是一種很自然的發展，但要獲得這一種自然的發展，却決不是一件易事。常看到的情形是「越老越不成材」，老年人的文章往往隨着他年齡的增加而更加可憎可厭起來。袁子才就有一首詩勸老年人莫再作詩，道：

「篇老莫調舌，人老莫作詩，往往精神衰，重複多繁詞。香山與放翁，此病均不免，奚況於吾曹，行行當自勉。」

這是說人老了，精神也衰了，已無法再聚精會神地

去作文，所以沉蕪不刪，語意往往重複，就像鄉下老婆婆那樣嚙嚙無味而不自知。這自然是事實，不過主要點却不在這里。

老年人要免於落伍的最大難關就在他們的心靈多數已經硬化。人應該有愛好真理，一見真理就採納它那樣的心靈，可是老年人的心靈却多數已像一塊頑石，再也不受外界的影響——尤其外界的新思想的影響。幾十年的歷練，失敗者成了命運論的俘虜，成功者則成爲專制的暴君，兩方面都堅信自己的意見不可能有何錯誤。沒有滿足的悲觀地說人生不過是這麼一回事，已經滿足的對現狀一切滿意，於是固執，冷酷，對於一切不同的意見都加以排斥，拒絕。他們不屑地向後生小子們教訓：「哼，你們懂得點什麼！」後生小子們或許真是什麼也沒有懂得，本來這亦是事實，但老年人當真就什麼事情都全懂得？老年人多數是現實主義者，可是庸俗與勢利的現實主義者。他們就只明白不跟自己一樣設想的便是浮薄，錯誤，他們就只知道同年輕人鬥爭，却不競爭！

所以，老年人的文章可憎，主要倒不在其「重複多繁詞」，實在其顛覆不化，固執冷酷的思想感情，他們的可悲的衰老主要乃是心靈上的衰老。當他們年輕的時

候，他們或許也會呼喊過，奔跑過，現在他們滿足了，或者屈服了，呼喊奔跑已成爲不必要，甚至危險的事情了，所以現在他們反要來作爲阻止這種呼喊和奔跑的主力軍了。有着這種成見的人，當然還能寫出什麼好詩文來！

惟其主要是心靈上的衰老，所以老年人也儘有老當益壯的作家，甚至反而一天年輕起來的作家。只要心靈不老，年齡的增加只有更增加作品的重要，就是「文章老更成」的境界。哥德直到八十多歲還在謳歌外國影響的重要，還在不斷向人學習。當代的蕭伯納已經九十歲了，可是他正和少年一樣的活潑矯健，他屹立在時代的風暴和洪濤中，絕沒有因年老而顯出一點動搖。他始終以造福人類做他的生活目標，他的每一次新的發言都是一種大胆的挑戰，他所寫的每一本書都關涉到了火辣辣的現實問題。他不會硬化，沒有自私到極點，反之，作爲一個勇於面對真理的現實主義者，他的視力是更尖銳了，也就是說，他的觀察是更準確，更透澈，看得更清楚明白了。

老年人應該聽聽活得比他們一般都更老的哥德的這一段話：

「人們時常以為人必須歲數老大，纔能成爲高明，但歲數大了而要保持和年青時代同樣的聰明，却是越來越困難的事。人在不同的生活時期，或許成爲不同的人，但能便說是更好的人。在二十多歲和在六十歲都是同等地高明的事情，也是有的。」

「實際上我們觀看世間，是因在平原中看它，或從峴頂上看它，而樣子不同的。在某種立場上，比在別的立場上，或許會看見世間更爲廣大，但不過如此而已，不能說在某種立場上比在別的立場上更爲正當。所以作家如要從他的生平的各時期遺留紀念的東西，那麼最重要的是：他

得有天生的基礎和善意，在任何年齡都得純粹地觀看和感覺，得把所想的東西不夾雜副目的而直接忠實地表現出來。又寫成的東西，若在寫成的時代是適當的話，那麼無論作者以後如何變化，如何發展，到無論何時都會被認爲適當的吧。」（一八三一年二月十七日愛克爾曼的談話）

哥德的話多麼心平氣和！老年人如果能心平氣和一點，能够設身處地多爲年輕人想想，尤其是，他們如果對於新的思想不那樣深閉固拒，不但年輕人真願意從他們學習到許多東西，就是老年人自己，也可從年輕人那里，獲得許多必要的好影響吧。

紀德二三事

紀德出身法國的富家，但自幼身體不佳，而且神經質，在學校裏功課不好，朋友不多。有一次他母親叫他和我妹接吻，可是他在日記中寫道：「我服從命令，跑了上去，她把我拉近他身體，可是我忽然見她裸着的雪白的肩膀，我忽然一陣瘋狂，不去吻她的面頰，却在她的肩膀上狠狠地咬了一口，我妹痛得大叫，她狠地咬了我，我便嫌惡得吐唾。

一九三二年他說了共產主義爲人類的希望的話。一九三六年，紀德應蘇聯政府邀遊蘇。他在莫斯科紅場上與史達林、莫洛托夫並立，爲高爾基的葬禮發表悼辭。一向贊成個人主義的紀德立刻變成了一個社會主義者。

創刊過文學，評論雜誌。名流們來訪問他。阿爾及里亞的共黨却要求將他交付審訊，處以死刑，一九四五年春他回到巴黎。

由於心臟衰弱，在今春有美國之行，精力依事旺盛，每晨六時半起來，寫作甚勤。他獨個子玩紙牌或下棋，時，也不歡喜輸的，他歡喜看電影，對於美國作家，他以爲偵探小說名家臺歇爾，哈曼脫和史坦倍克，福根納有同樣地位。

德軍侵入巴黎，紀德便逃難，先到尼斯，再到北非。他在突尼斯附近一個阿刺伯人的村裏繼續寫作，完成他「哈姆雷特」的法譯本。後來他還在解放了的阿爾及里亞

郁達夫先生遺札



十月十日 馮振

先生遺札，讀之令人感佩。先生之為人，其所以為人所敬仰者，不在其才，而在其德。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寶貴者，不在其文，而在其情。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傳誦者，不在其理，而在其真。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流傳者，不在其名，而在其實。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珍重者，不在其貴，而在其廉。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愛護者，不在其美，而在其善。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崇拜者，不在其高，而在其下。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效法者，不在其遠，而在其近。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學習者，不在其難，而在其易。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遵行者，不在其繁，而在其簡。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實踐者，不在其虛，而在其實。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繼承者，不在其舊，而在其新。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發揚者，不在其小，而在其大。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光大者，不在其微，而在其著。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傳揚者，不在其遠，而在其近。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流傳者，不在其久，而在其速。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流傳者，不在其廣，而在其深。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流傳者，不在其廣，而在其深。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流傳者，不在其廣，而在其深。

遺札之一

遺札之一

遺札之二

事也。年復增了。我(很)感佩。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寶貴者，不在其文，而在其情。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傳誦者，不在其理，而在其真。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流傳者，不在其名，而在其實。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珍重者，不在其貴，而在其廉。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愛護者，不在其美，而在其善。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崇拜者，不在其高，而在其下。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效法者，不在其遠，而在其近。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學習者，不在其難，而在其易。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遵行者，不在其繁，而在其簡。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實踐者，不在其虛，而在其實。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繼承者，不在其舊，而在其新。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發揚者，不在其小，而在其大。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光大者，不在其微，而在其著。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傳揚者，不在其遠，而在其近。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流傳者，不在其久，而在其速。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流傳者，不在其廣，而在其深。先生之遺札，其所以為人所流傳者，不在其廣，而在其深。

遺札之二

書話
悔庵

自費印書

作者自費印書，嚆極通行，詩文子集，倘非朋友或子孫蒐刊，就大抵是由本人出錢，僱工雕版的。自從印刷術進步，出版業風行，書籍可以牟利，這種風氣便漸漸地消歇下去。偶有繼起，大都另抱目的，例如要印得講究和稱心，就非自費不可；而且這樣一來，又可避免與書僮週旋，減少其剝削。新文人中，魯迅、宋春舫、劉廷芳等，都曾自費印書，版式裝幀，選紙挑字，均有獨到之處。至於無名作家，因作品碰壁而還求諸己，那就另是一回事了。不過這類書籍，大抵印數較少，往往成爲藏書家架上的珍品。昨於巴金案頭，得見孫毓棠所贈海

盜船一冊，亦爲自費印行者，二十五開毛邊本，民國廿三年五月初版，木造紙印，封面下角繪帆船圖案，作者序文的末段說：

這裏面的二十一首詩大半都曾在新月、學文、文學季刊，文藝月刊，大公報文藝副刊等處發表，得各方允許重印，在此謹致謝意。此集編製是按照意趣相近者排列，拆亂了時間前後的線索。其中野狗一篇，詩成以後曾修改三四次，學文一卷一期發稿時，一時疏忽，誤將初着筆時的草稿付印，此集中所收是修正過的。此集之成形，也因為幾年來時得一多先生，公超先生和夢家、瑋德，洵侯等至友的教導與鼓勵，是我不能不至誠感謝的。

此書收詩二十一首，爲毓棠早期作品，由天津

文風簪印刷，立達書局代售。版式寬大，裝幀漂亮，酷似三閒書屋之鐵流或毀滅，不過此書為右起直排，全本較薄而已。我藏有學文數冊，他日有便，當將海盜船借歸，就野狗異同，細細校勘一番也。

旅程

巴金又藏有邵冠華旅程一冊，亦由作者自費印行。出版商向來有一種脾氣，不大願印詩。從前還有人反對過新詩分行，認為浪費紙張，彷彿一本書出版，非把天頂地角，填得滿滿的不可。因此自費印書，亦以詩集為多。冠華詩宗象徵，偶有奇思。可惜腦子裏跑野馬，一脫了繮，往往不知所云。本集收詩廿三首，另有序詩一篇。作者自述印本書的動機，是為了一「紀念我那消逝的寂寂的二十青春」的，扉頁引杜詩一聯云：

文章憎命達

魑魅喜人過——杜甫

書於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出版，重磅道林紙印。

今絕版。

王獨清 榴插畫

王獨清有詩集曰威尼市，內附插畫十幅，印刷精美，最深與阿英並稱道之。此書與創造社叢書第二十九種，四十八開小本，全書用淺綠色道林紙印，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五日出版。收詩十章，紀念作者在威尼市時對S夫人的一段戀情，全部都是情詩。每章附有王一榴鋼筆畫一幅，線條柔和，構圖美麗，有幾幅酷似落谷虹兒，在當時書籍插畫中，獨樹一幟，且亦頗具新意，令人不忘。獨清在代序中自述思想改變，不再作「無聊的囑語」，用「心中的炸彈把威尼市炸得粉碎」。然而一榴的畫，却替尚未粉碎的威尼市加上無限情調，回想起來倒也很有意思哩！

浮斯德獻詩

郭沫若成仿吾合譯德國詩選，收歌德、席勒、海涅、施篤謨、列璣、希萊等六家，我曾於書話中記之，但根據的是創造社初版本。數日前偶過福熙路舊書攤，見有此書再版本一冊，白報紙印，雖留

有毛邊，較諸木造紙初版本，豪華寒愴，判若天壤，令人興西施嫫母之嘆。但翻檢內容，則互有短長。初版歌德詩中浮斯德選譯兩篇，第一篇獻詩，即爲再版所無；維特序詩則改題爲維特與綠蒂。再版本海涅詩中有打魚的姑娘一首，却又爲初版所無。兩版相較，優劣互見。近來建文書店將沫若所有譯詩輯集，成沫若譯詩集一冊，德國詩選亦被羅致，書內有打魚的姑娘而無浮斯德獻詩，可見根據的是再版本。郭譯羣益版浮士德中，雖有獻詩，而字句頗多出入，浮斯德已作浮士德，全詩四投，每段八句，每句十三字，形式整齊，非復本來面目，舊譯勢將絕響，今錄如下：

浮沉着的幻影，你們又來親近，
你們呀會現在我朦朧中的幻影。

在這回，我敢不是要將你們把定？

我的心情還傾向在那樣的夢境？

你們逼迫着我的胸心，你們請！

儘可雲裏霧裏地在我周圍飛騰；

我的心旌感覺着青春般地搖震，

環繞着你們的靈風搖震我的心旌。

你們携帶着歡愉時分的寫生，

和些親愛的肖像，一併來臨；

同來的初次的戀愛，初交的友情，

好像是半分忘了般的古話模稜；

苦痛更新，又來把人提醒——

又提醒生涯中走錯了的邪路迷津，

善良的人們已從我眼前消盡，

他們是被幸運欺騙，今我傷神。

聽過我前部的靈魂，

聽不到我後部的歌詠；

往日的歡會，久已離分，

消失了的呀，啊！是當年的共鳴。

我的歌詞唱給那未知的人羣諦聽，

他們的讚聲適足使我心疼，

愛聽我歌詞的友人，

縱使還在，已離散在世界的中心。

紀念碑

普希金
希寶
戈權
寶權
譯

我將永遠光榮只要在月光下的世界上，
即使還有一個詩人在活着。
我的名聲將傳遍整個偉大的俄羅斯，
它現存的一切語言，都會講着我的名字，
無論是嬌傲的斯拉夫人的子孫，是芬蘭人，

既不要畏懼侮辱，也不要希求桂冠，
讚美和誹謗，都平心靜氣地容忍。
也不要和那愚罔的人空作爭論。

——一八三六年——

我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紀念碑，
在人們走向那兒的路徑上，青草不再生長，
它抬起那顆不肯屈服的頭，
高聳在亞力山大的紀念石柱之上。
不，我不會完全死亡——我的靈魂在聖潔的
詩歌中，將比我的灰燼活得更長久，和
逃避了腐朽滅亡——

以及現在還是野蠻的通古斯人，和草原上的
朋友——卡爾美克人。
我所以永遠和人民親近，
是因為我會用詩歌，喚起人們的善心，
在我這殘酷的世紀，歌頌過自由，
並為那些沒落了的人們，祈求過憐憫同情。
哦，詩神繆斯，聽從上帝的意旨吧，
既不要畏懼侮辱，也不要希求桂冠，
讚美和誹謗，都平心靜氣地容忍。

寂靜森嚴的靈境，早已忘情，
一種景仰的至誠繫人緊緊，
我幽渺的歌詞一聲聲搖曳不定，
好像是愛渥魯司琴絃上流出的哀吟，
我戰慄難任，眼淚連連湧進：
我覺着和而嘯了呀，硬化了的寸心；
我目前所有的，已自遙遙隱遁，

初版中浮斯德選譯第二篇，再版時以首二字為
題，改署暮色，據說這篇原是李太白詩，而由歌德
遂成德文者。文姬歸漢，仗沫若之力，得復還中土
，而翻遍青蓮全集，不知何者始為原詩，噫，詩的
翻譯，亦難矣夫！

那久已消失的，又來為我現形。

母女及其他

劉北汜

母女

平靜的，悶熱的午間，同院人都赤裸了上體坐在院落裏樹蔭下納涼的時候，住在小角房裏的駝背老女人抱着她被人遺棄的女兒的孩子哭泣着回來了。可是，她那個瘦小的女兒却沒有回來。

她哭着走進院門。她像是失落了什麼，緊緊把那個嬰兒抱在懷中，經過樹蔭下的時候也沒有向人們看一眼。她彷彿抱着一件最心愛的東西，彷彿，那是她自己的生命，她不能放鬆，也不肯讓人們看一下。她哭着，眼淚從她的眼角默默向下流着，一走過樹蔭，就異常委屈的向她那個小屋奔去了。

她是一清早便和她的女兒出去的。她告訴人們說，她女兒決心和那個沒良心的男人離婚了，孩子呢，她們也不想留，要散就散得乾淨，要把那個男人方面的樣樣東西都離開，都隔掉，那怕是孩子。



「孩子總是媽身上的肉呀！」

望望她，望望她那個單薄的女兒，同院的人們都禁不住勸慰着，但是，她却什麼也不說，她的眼光好像告訴人們說，她是決定了怎樣做了，儘管人們勸她，儘管她的女兒不停的哭着，在這個早晨，她還是把那個才

足月的孩子抱出門去。

「我要把這個孽根子送掉，」她嚷，向人們解釋，她臉孔漲得通紅，「我要把這個害人娃兒帶跟他那個黑良心的爸爸。……」

現在她却照樣抱着孩子回來了。她顯然是哭過很久了，她的眼睛紅潤而青腫，她踉蹌的向她那個小屋奔去了。

但是，不到一分鐘，她又抱着娃兒從屋裏走出來。她在人們中間坐下，把那個幼小的生命擺放在前面的椅子上，小心的用一條腿擋在椅子前面，防備孩子會跌下來。她嚴肅的坐了一會，不久又彷彿突然被人擊痛了一樣哭出了聲音。

「我那個苦女兒呵！」她一隻手插着胸，大聲的說，而且認真哭出了聲音。「你們大家聽嘛，我倆個好苦呵！那個沒良心的男人不許我女兒進屋子，可要留孩子，我不肯，我怎麼肯？我也要留個後呀！我就對我女兒說：『你回去把幾件衣服拿來，留下也沒用。』我用的計，我女兒一走，我就溜了，你們看，我回來了。這男孩子。孩子那個沒良心的爸，那個狼心狗肺的男人害了我們三口人。你們看，我們一家三口人。……」

她撩起衣襟，揩着因為傷心的哭訴而紅腫的眼睛。

「你女兒哪？」

「她走啦！」她應着人們的問話。她用破舊的衣服揩了一把滿是淚水的臉，踉蹌着站了起來。「我看，這日子她過不下了，我就放她走啦！她走吧，隨她走到哪兒，隨她再找個好男人吧！」她俯下腰，去抱不知因為受了熱還是爲了什麼而哭起來的孩子。她的駝得背脊使她的身體特別顯得矮小，她臉上的皺紋這時彷彿沒有了，有一種煥發的光彩敷上她衰老的面龐。

「孩子怎麼辦呢？」有人同情的關切着。

「明天我給她那個沒良心的爸送去。」她放低聲音，把嘴湊近問她話的人的耳邊去，「你知道不？這孩子值兩千萬，我那個女兒已使了人家錢！」

黃昏的時候，院落裏是沉悶的，只有大門一帶才有風，太陽光可照樣的燥熱，斜射到院落裏，發潮的院地便像放到蒸籠上一樣，蒸發出一種酸溜溜的氣息。這是爽涼的時候，住在樓下樓上的人會都集到這一帶來了。

駝背老女人也出現了，可是，異於往日，她顯然是煩悶的。她不說話，默默走近院落裏其他的人坐下。半日之間，她似乎變多了，眼裏彷彿多了些什麼？只是沉

獸的注視着抱在懷中的孩子。

孩子緊握着小拳頭不停的揮着，睜着圓圓的，發亮的小眼睛，呆木的凝望着她。

「孩子笑得像她媽哩！」有人逗着孩子。

「笑！笑！」

有人想把孩子抱過去，但是，老女人緊緊抱住不肯放手。

她坐着，一句話也沒有說，從黃昏坐到天黑。天黑以後，她抱着孩子走回她的小屋，燈也沒點便睡下了。

第二天她不見了。最初，人們看到她門上上了鎖，都以為她出去送孩子了，可是，從此她却再也不露面了。她離開了這個院落，她那個小房間裏的一些破破爛爛的東西也會都被帶走了。

就在這天晚上，那個被罵作沒良心的男人慌慌張張撞進來，沒有向誰招呼，筆直的奔向原是住着他那個老岳母一家人的業已空了的小屋去。

夜涼了，院落裏靜了下來，經常有的孩子的哭聲也沒有了。駝背老女人一家人都到了那裏呢？沒有誰知道。只是她那間黑污的小房間不久就見有人搬進去，窗紙重新糊過，門鎖也加多了。

夫 婦

和同院裏其他住戶比較起來，這一對夫婦的生活算是最特殊的。兩個人時常吵架，每次吵架都是以女的悽慘的啼哭作爲結束。才搬進來不久，他們就成爲了同院人咀咒的中心了。

實際上，他們才一開始共同生活的那一段日子原是很美好的。男的作着中學教員，工作清苦，却很快樂。她常會跑到學校來看他，聽他上課，講書，再陪他一路回到家裏。有時爲了一頓晚飯或午飯，兩個人會肩靠肩一道出去選購菜蔬，連不熟習的人見了也彷彿從他們身上意味出一種美滿的人生。他們在一起顯得是如此和諧，使每個見到他們的人都羨慕。不幸的是，一個月前他和她都相繼失了業，不能不搬到這個大雜院來，從此他就默默無聲，人們只能不時聽到女人的叫罵和呼鬧了。他呢，從此溫馴得像一頭羊，終日垂着頭，高高的，瘦瘦的，像被強烈毒熱的太陽晒懶了的向日葵，怎樣也抬不起頭來。他的頸子好像生成就是彎的，連跟人談話時也低垂着頭。看起來他該是愛好安靜的，但他那個女人不讓他安靜，她支使他，吆喝他，就像一個主人對



待着奴才。

「你就不能哄哄他嗎？難道你死了麼？」

當孩子哭了的時侯，她就罵他，毫不留情的責難他，她自己可並不一定在這樣的時刻有什麼無法分身的工作。她好像永遠高高在上，發號施令才是她份內的工作。她是那麼慣於惱怒，只要作丈夫的中學教員稍有違拗，她也就習慣的發起脾氣來，毫不顧鄰人的勸告，只是

吵罵着，或者，抓起任何能抓到手的東西擲向他。於是盆打碎了，水打翻了，才下鍋的飯也會被揚進灰土。

有時，他也勸慰她，多一半是要她忍受的意思：

「我們不會總窮的，我明天就去找工作。」

「看在孩子面上，算了吧！」

「吵有什麼用呢？我不是不顧家呵。」

他這樣說着，女人終於也軟化了。她停止了責難，她突然好像甘於忍受這勝利後最艱苦，最沉悶的日子。她緊抱住孩子，竟激動的流下淚來。

「我會忍的，這時代受苦的本來就不止我們呀，總有一天，大家都會幸福。」

他當真等了起來。他期待幸福的日子。的來臨。有時，想到抗戰時期和妻一同在大後方奔馳的那一段生活，他會由衷的感傷得落淚，甚至想回到那樣的生活去，雖然現在知道連那樣的生活也已不可能了。但是，他沒有放棄尋求職業的決心，他天天出去，他用盡方法尋找工作，不幸職業始終沒有爲他找到，他的生活反益加狼狽了，連每日的飯食也難維持了。他瘦了，頭垂得更甚了。他再也不露面，但他低聲和女人爭辯的聲音依然不時傳入人們的

耳中，而且一如人們的預料，終於在一天夜間，一次更大的爭吵在他們中間爆發了。

首先是女人的激動的聲音從屋中衝出來，她拍着桌子，有什麼被打翻了的聲音也同時從屋中溢散到外面。「你就是一下鬧起來，我也恨透你了！」她破開喉嚨大叫，「我要走，我嫁跟黃包車夫也甘心，這種日子可把我壓得氣都透不出了！」

睡眼中的人都被驚醒過來，整個院落裏不久便充滿這女人的又尖銳又粗厲的叫罵聲。她整整哭了一夜，一直到天明的時候，當院中大部分人都已起來時，人們才知道她當真拋開家偷偷走掉了。

「哎呀，走掉了？」覺得是意外的人吃驚起來，但不久也就冷靜，帶着不相信的口吻說着推測的話：「一個女人能走到那裏呀？悶着氣出去，不消一天半天便好了，夫妻還是夫妻……」

並不感覺這是意外的人立刻就反駁着：

「若是我，我也走，跟這種男人有什麼意思？拖都拖死了！」

那男人不久就帶着被抓傷的鼻子出現了。出於意料，他彷彿並沒有什麼變化。他的臉色安靜而且平和，一

如他的生活並無變故。他開始自己燒飯了。他捲起衣袖，劈了木柴，然後又檢出煤炭，把安置在簷下的爐子生起火來。隨後，爲了使孩子晒到太陽，他也不再躲到屋裏，却做起了女人原就作着的工作，親自把孩子抱到屋外，爲孩子餵着牛奶。孩子是白胖的，孩子笑着時，他也笑着。他不和鄰人攀談，他只專心做着照顧孩子的工作。

「這個媽也太狠心了，怎麼丟得下親生的孩子？」這樣嘆息着，人們逐漸對這個失去了媽媽的小生命生了愛憐之心。當中學教員忙着爲孩子熱牛奶，燒水燒粥時，旁觀的人就會好心的代添一把柴，代加一些水。孩子哭了，立刻會有人跑過來招呼。

「這纔對呵，跳！握住拳頭，……笑……。」在艱苦的日子裏，孩子茁長着，笑着，小小的拳頭不斷的揮舞，連走近來探望的好事的人們也禁不住要在這個多難的小生命面前屏息住呼吸，暗暗發出歡呼。

香烟攤主

他的年紀並不大，最多不過三十的樣子，但他却有着下巴濃密的鬍子，一種老年人經常有的沙沙的口音

。他喜歡笑，常常有一層層的笑意掛在他的嘴邊上。

「老鄉！你來，咱們談談……」

「老鄉，咱們到街上逛逛……」

遇見熟人，他總是親熱的招呼着，也笑得更甚了。

他談女人，談京戲，談北方的冬天，他總是興高采烈的談他知道的一切。這種時候，他的嘴角便向外噴吐着口水的微沫，接着，像預防有更多的口水會不小心湧出來似的，每講一句話，他便緊緊咬住下唇。

他走過了不少大城和小城，寨子或村落。他最喜愛的地方是漢口。

「老鄉，我頂喜歡漢口。漢口的女人，呵好極了。」

……

說後他便笑着。他鑲着一顆碩大的金牙，笑的時候，金牙在燈光下閃出淡淡的光彩。然後他張着油紫的嘴唇向他的聽衆們注視，帶出一份貪婪的喜悅。

他出現在人們面前還是最近的事。最初，他和各方湧到這個大城的難民混在一起，每晚睡在大街旁的人行道上。夏天的夜晚使人難於入睡，他却常常能在蚊蟲與酷熱的襲擊下安睡，一覺醒來，總是精神興旺，從不現疲憊的神態。夏天一過，天一涼，他不能再睡大街了

，不知怎的，他竟和看守弄堂的老頭子熟稔起來，兩個人住到一起去了。

「老鄉，你來看看我的狗窩去……」

他稱他的住處叫狗窩，這樣，有時候開起玩笑來，那個老頭子便成爲他口頭上的老母狗了。

院裏的孩子們都喜愛他。平常空閒無事的時候，一些單身漢子也總喜歡和他在一起，聽他天南地北的講故事。他做過軍隊伙伕，做過營長家的廚師傅，抗戰以前在山東棗莊挖過煤礦，下過很深很深的煤窖。有一個時期他關了，那是住在漢口的時候，爲一個營長做勤務兵。等到漢口被日本人佔了去，他那位營長被打跑了，他也就隨着倒了霉，只好靠修路，敲石子混日子了。於是，他做勤務兵時暗戀上的一個年青老婆也不再跟他了。

「你這回得從頭好好幹啦！」

看弄人這樣勸他。看弄人希望他能在弄堂口擺個香烟攤子。

「我籌劃籌劃看吧！」他回答說，低下了頭，陷於苦思中了。

「其實，我拿什麼擺香烟攤呢？」看弄人不在面前的時候，他向別人說：「我這幾年什麼都光了，一個大

錢也沒存下來。」他搖頭，胸口急急的跳，他的一只撫在胸前的手也隨了在起伏，「從前我還做夢哩，以為打跑了日本仔便可以回家，討個太太什麼的了，現在，好，多少人都發了復員財，我咧，我正連個狗窩都找不到，做了野狗了！……」

他停住了不再說，緊緊用上齒咬住下唇，剎那間，他臉上抹過一層紅暈，眼神也憤憤的呆住。

他的抑鬱並沒有持續多久，不久就又快樂起來了。「有辦法了麼？」有人問他。

「有了！」他皺了皺眉，略一停頓之後回答。不到兩天，他果然把香烟攤攤出來了。老看弄人顯得特別高興，還買了一串爆竹放。但是，成了香烟攤主的人可並不顯得十分快活，而且，便連臉上的一絲笑意也是勉強的。

「怎麼了？」看弄人首先納悶起來。「怎麼？這回再不下去，我就當土匪去了！」他一開口，大家才看出：他那顆大金牙已被他敲落了。

哥德在梅茵河

一八一五年頃，德人對法之自由戰爭告終，佛蘭克府復其自主地位。時喪亂之餘，瘡痍滿目，哥德久亡在外，因寫述幼年回憶之作，思念故鄉，遂於是年之秋，復至梅茵河畔。

哥德住於溪畔別墅維樓麥家中，維樓麥前妻所出之三女，對於哥德亦具有同情與景仰。一女名蘿絲特，深識哥德精神之偉大，從伊一八一四年日記中，知伊初識哥德時，以為峻嚴不可接近之個性，後從其日記中，則知為一可愛，而感受力最深之坦率之性情，令人如對於兒童之可愛而愛之，博得人完全之信任。蘿絲特以為伊之整個天性，及其對哥德之一聲一笑，皆令伊陶醉於詩人靈魂之中，故謂其所草之一字一行，皆入於靈

魂深處，豐富而有涵蓄，因此等字句，皆從如此豐富之性情中流露而出者。哥德亦鑒識其天資之穎慧，常呼伊之小名，並嘗表示其傾向與信任。

哥德在溪畔別墅之生活，可從瑪麗茵娜之述說中其見一斑。「每日清晨，哥德獨處室中，午前十時用銀杯飲其所帶來之葡萄酒。午刻，氏着燕尾服，循循頗有禮貌。下午出外散步，則談興甚豪，氏好視察卷舒自在之浮雲，綠陰掩映之濃影，舉凡一草一木，皆博其注意，氏身邊常帶小刀，往往切去小枝，或掘取石礫。向晚，氏穿白色之法蘭絨便服，則神情自在，怡和可親，往往自讀詩章，慈惠女主人歌唱。彼讀其自作時，往往激動過甚至於淚下。」



從袁水拍到馬凡陀

劉嵐山

(一)

袁水拍自從寫了馬凡陀的山歌——以馬凡陀的筆名出現於中國詩壇上以後，不止是在他個人創作的道路上大大地跨躍了一步，就是在中國新詩的發展歷史上，也是一個劃時代的創舉。當他的山歌用各種各樣的筆名和各種各樣的形式零星在報紙上發表的時候，已經達到了

由新詩向來的讀者——知識份子的圈子，擴大到了一般的市民（其中包括工人、店員、公務員等）——雖然那數目很有限，但却

是前所未有的寶貴事實；而到了「馬凡陀的山歌」結集出版了兩集以後，這個寶貴的事實，已經蔚然成爲風氣，瀰漫了大半個詩壇，擁有新詩讀者中最衆多的讀者，成爲現階段中國新詩發展的正常形態之一了。這情形正同於守舊的人們最初不肯承認新文藝，而到了新文藝已經佔有了一切文藝陣地以後，他們不承認也得承認的情形是一樣的。對於一個願意把自己的心血貢獻給人民的詩人，這是值得安慰的收穫。默涵曾在「關於馬凡陀的山歌」一文中說：「當大多數人沒有飯吃，只好把有毒的草根樹葉拿來充飢的時候，如果有誰拿出糠餅來，難道不就是值得鼓掌歡迎的事情嗎？當然，這種糠餅不免粗糙，沒有冠生圈的餅乾那麼香甜鬆脆，但對於那些飢餓的人們，却是此時此地極可寶貴的糧食。因爲此外並沒有更好的東西，在大公司的櫥窗裏，也許有山珍海味吧，然而，那不是他們的。」的確，在現階段的新詩

運動中，馬凡陀的山歌，真是「飢不擇食」中難得儘有的一大包糖餅呵！

然而，在另外的一面，馬凡陀的山歌，却好像是向死水一般的今天的詩歌池裏，投下了一塊大石頭，激起來一大陣浪花，直到今天還攪動在不少人的心底；對於這陣浪花，有的人以為他是迎合小市民趣味的多事，也有的人認為他是盡了一個詩人投槍的任務，甚至有人認為他失去了袁水拍的感情之後，然而又要寫詩，於是才寫起馬凡陀的山歌來了；見仁見智，毀譽參半。但是，馬凡陀似乎沒有管這些，他仍然寫他的山歌，好像不會聽見一樣。「一個住在都市中的知識份子，就不會不注意時事，而一個寫着都市生活，時事詩的人，難道就不注意批評他的文字嗎？而他為什麼一聲不響呢？」我幾次都想這樣的問他，但話到嘴邊都打住了，因為一看見他的時候，我就想到小丁爲他所作的那幅畫像，而一想到了那幅畫像，我就不想再問了。因為從這幅黑白畫像中，他的那付老成持重、腳踏實地、虛心懇切、看得遠跑得快的神氣，已經清清楚楚地告訴我們了，更何況他還在想方設法地繼續寫着山歌呢！

不過，馬凡陀的山歌到底是怎樣寫起來？他是不是

用「馬凡陀」來否定「袁水拍」？而山歌的前途又是如何的？換句話說：現代派的袁水拍怎樣發展成爲山歌派的馬凡陀呢？關於這個問題，有一個晚上在我們對坐閒談的時候，我終於向他提出來，請他回答。

「當初在重慶的時候，我個人曾經想到新詩寫作上種種問題，譬如報紙副刊的編輯們，因爲新詩來稿太多，內容大部份是和現實生活脫離，偏向於個人的抒情作品。於是竟登出『歡迎來稿，勿寄新詩』的啓事來」，他慢吞吞地追溯着山歌開始寫作時候的情形。然後又着重地說：「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有幾個朋友曾經在一起談了幾次，大家的感覺差不多一樣，都一致地認爲要擴大新詩的影響，擴大讀者的圈子，必須用爲他們所能接受的形式去寫關心他們的東西，在都市裏大多數的讀者是小市民。（除了知識份子以外，今天能够讀書看報的，畢竟還是小市民最多。）這樣，只有多多運用通俗的形式，語句，如俚歌小調之類，才易於爲讀者所接受。於是，我就開始用『馬凡陀』的筆名向當時重慶幾個報紙副刊投稿，編者也樂於刊載，」他又慢吞吞地笑着說：「山歌就這樣寫起來了。」

至於山歌的前途，他沒有作肯定的推論，只是笑着

說：「社會是在逐漸改變，人的生活也跟着改變，反映與改造社會生活的文藝，尤其是富於諷刺性質的表現都市人民生活的山歌，自然更會跟着改變囉。」從這些話裏可以看出，他並沒有否定了新詩的，甚至在創作上他也沒有放棄新詩的寫作，就在他寫作山歌的同時，他還結集了一本創作詩集「沸騰的歲月」出版，（雖則其中大部份都是較早的作品），在煩忙的工作餘暇還翻譯一些外國詩，寫作一些新詩，就是一個事實的證明。因此，與其說由袁水拍馬凡陀，是他在詩創作上所走的兩條不同的道路，不如說是一條道路的兩種走法，因為從袁水拍到馬凡陀，或以馬凡陀看袁水拍，都同樣地是向着人民的道路前進的；僅有一點不同，那便是表現的方方法與讀者的對象有異而已。在另外一方面，這是他自己也向我說過的：「意識上是想出之以諷刺的，可是，有時候却因顧慮太多，有一些竟變成嬉皮笑臉的開玩笑，還自然還是個人的感受與市民的生活感情有距離的原故。這一嚮來沒有寫，除了發表困難之外，也是這個原因所致，因為現實的發展，使這種諷刺性質的作品已經覺得不多了。」他補充着說。

爲了反映此時此地的社會生活，儘可能地盡一點文

藝戰鬥的功能，而甘於採用爲傳統詩人們所鄙視的民歌小調俚曲，寫着「不像詩的詩」，乃至於不像小說的「實在的故事」等，在他兼編的新民報夜光杯副刊上，在一片死寂的荒涼的文藝園地上截植了一點點青草，在黑暗的閘門中透露出一絲微亮光，就是出於他這種爲人民態度的結果。另外一方面，他幾次曾經和我說，他希望幫助青年讀者能多做一點事，給他們修改稿子，貢獻一點意見；做是做了一些，可惜終因爲彼此都爲繁忙的工作而未能全部做到，這種「爲了讀者」的態度，決不是「好爲人師」的某些自名爲「青年寫作指導家」所能比擬。詆責他寫不出袁水拍的新詩而寫山歌，乃至認爲山歌的寫作純出於無聊的投機取巧，爲他喪失袁水拍時代的感情惋惜，進而企圖呼喚他重返爲「向日葵」時代的袁水拍，這些論者們有意與無意的企圖，非特是可笑的無知幻想，抑且是無聊的做法。

(二)

從現在走向未來的，也就是向人民的方向走去，道路有很多條，但其能跨越河流的則是橋樑，橋樑是通向未來的必經過程，說它是起點也未始不可。文藝是應該

走向人民而為人民所有的，然而，這是理論或者思想意識上的肯定，在行動上却有着很大的距離，甚至往往是背道而馳。因此，在實際生活上，人類不能沒有橋樑，沒有橋樑則任何地方都不能到達，或者要走很多的冤枉路，因為有路的地方，一定有河流。而在文藝的道路上，更不能沒有橋樑，同樣的理由，沒有橋樑的文藝，則文藝就不能進步，使得文藝不是超越了現實，成為空虛的叫喊，便會墮落於現實的背後，趕不上時代。基於這一意義，在通向人民文藝的道路上，馬凡陀的山歌就是一道好橋樑，它的首要的功用，在於打破五四以來知識份子為自我而謳歌的個人主義的詩歌傳統，教育人民去擁抱現實，投向鬥爭，起碼在精神上使他們要求改變現實；雖然，沒有能够做得頂好，（自然，這與他的忙碌的工作以及比較狹窄的市民生活圈子有關）但他是勇敢地正確地這樣做了。——在我們知識份子中，敢於或肯於放棄自己出身階級及生活現狀的優越感，而拾起來人民的或接近於人民的東西自如地應用起來，好比穿慣西裝的人甘心穿起破爛的衣服做一個勤勞的清道夫去倒垃圾，那是相當不容易的事情，然而，袁水拍却不管，他首先拾起一般詩人們所不肯用的，不甘心用的，「沒有

詩意的」小市民的生活碎片，去咀嚼它，去感受它，把它寫成詩篇，就以馬凡陀的筆名而出現了。

他是一位生長在都市裏的詩人，「寫你自己所熟悉的，」他好像時時刻刻在向着自己發出這樣嚴峻的命令，而寫着詩，寫着山歌，從事着翻譯的工作，不憚懈怠，因此，不管是用袁水拍的名字創作的詩也好，或是用馬凡陀的筆名寫出來的山歌也好，都是在都市的生活中扎下根來的，吳爾芙夫人說：「詩的根在於生活。」他的詩之所以能為廣大市民讀者所喜愛，和某些嘴裏唱着戰鬥的歌，而整日坐在咖啡店中的詩人們所寫的詩，其不同處就在這裏，因為一個是出發於生活的，它有真實的事件，足以感動讀者，雖然並不太深刻；另一個却是出發於感情的，它沒有生活的基礎，雖然感情深摯，也難敲擊讀者的心弦。兩相比較起來，馬凡陀的成功也就是袁水拍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了。

小市民是有着小市民的灰暗的一面，正如同農民有着守舊的自私自心等一樣，一個新現實主義的農民作家，不會連農民的瘡疤也愛的，而必然地要發揚其優點，批判其缺點的，都市詩人馬凡陀在這裏，似乎還把握得不够，在有些地方仍不免為小市民的康俗生活所拘泥，成

爲小市民的抒情，正如默涵所說：「由於他到底是一個知識份子的詩人，不論在寬度或深度上，和人民生活的結合都到底還有着間隔，因此，在思想和感情上，也就仍然有着距離。所以，他的山歌，多有側面的諷刺，却少有正面的抗議，而且，便是諷刺吧，雖然算得辛辣，却不够堅強，或者更正確的說，在他的諷刺裏面，缺少憤怒的激情，而略帶着一種無可奈何的抱怨的情緒。這在激勵戰鬥上面，就顯得軟弱了。」這是指第一集山歌而說的，在第二集中，這傾向也沒有改變多少，甚至因爲都市生活的更爲黯淡而痛苦，這個弱點也就較重地被表現出來了。然而，這不是山歌的路走不通，而是運用民歌俚曲小調和流行歌曲的山歌已被提升爲生活的武器，戰鬥的工具的光榮表示，因爲在只允許唱黃色歌曲的時候，任何偉大的音樂家也是無能爲力的呵！

作爲一個市民詩人，馬凡陀是成功的。他的詩集已經在街頭書攤上方型小書中佔有一席之地，以閃灼的字眼，親切而又莊重地攝入從來與新詩缺少緣份的男女老少市民們的眼簾，被他們閱讀着，在嘴巴上歌唱着。這是馬凡陀的山歌不同於袁水拍的新詩的地方，而袁水拍的新詩又不同於一般的現代派的詩作，也不同於粗糲的

寫實派的詩人們的詩作的地方，他是擷取了現代派的形式而注入了新現實的內容，以最新穎而堅實的人民感情充溢他的詩作的玻璃管，像高明的醫師爲病人注射清血針或興奮劑一樣，當你讀着他的「向日葵」等詩時，當你讀着他譯的惠特曼的許多詩的時候，你的感情將爲他的詩句所吸引，你的意志將爲他的感情所燃燒，你亦將爲他的有力的，號召而行動起來，假使你是一位勇敢熱情而有正義感的人的話。自然，我們也必須指出，在與山歌同時寫作的新詩，是和寫「向日葵」時代有所不同的，在前一時期，他正懷着滿腔的熱望，一如他的摯友詩人徐遲初回到祖國的時候一樣，雖然他是生長在江南的小城市中，但到底還與中國社會的底層乃至廣大而痛苦的人民生活有着不小的隔膜，因此，那時期的詩人感情是異常真摯而細膩的，出現在他的詩篇中，便是高度的熱情奔瀉，予人以澎湃的濃烈的猛烈襲擊；而後一時期，乃至直到今天，由於市民生活的紛擾，日常事務的煩勞，詩情在無形中減退了一些，甚至因爲缺少運思與煉治的時間，就難免不有粗糲的地方了。他之所以要寫山歌，這也許是一個小原因吧，自然，這決不是主要的。

馬凡陀所走的路，是正確的中國詩的道路之一條。

然而，如盧乃卡爾斯基所說：「凡藝術家，應該表現在他所未經表現的東西。曾經表現的東西的重做，并不是藝術。」所以，馬凡陀只能有一個馬凡陀，但是一切真正的藝術家，必須面向人民，向人民學習，為人民服務，這一點却又是大家一致的。我們學習馬凡陀，只能學

習他的創作精神，而不是學習他的山歌形式，在藝術的創作上應該如此，在文藝的功利性的效果上也必須這樣。也只有有在這樣的態度下，人民的詩歌才能發揚光大，中國的詩才能重新為人民所有，而完成中國詩對現階段歷史所負的任務。

托爾斯泰感動的故事

許多偉大的作家，都說他們最好的小說並沒有寫出來。有一天托爾斯泰在許多賓客面前，也承認上面的話。

他在莫斯科聽到過一個故事，要是將它將出來，那真是一篇偉大的小說了。這是一件似乎是真實的故事。



「有一個武官的妻子要生產，診治她的醫生說她已經無救，於是他們急忙請一個牧師來，給她舉行臨終的儀式。他乃是鄰近一個修道院裏的僧

人。湊巧在他未出家的時候，他曾是一個著名的外科醫生；他頓時看出還有方法可以救治產婦母子。他無暇思慮，氣喘喘指示了幾點，立刻施行手術，結果非常圓滿，那位快樂的武官在這位僧人的面前跪了下來。可是這位僧人却請他恕罪，使在場的人都宣誓不將他這件事情告訴一個人，因為他已經犯了大罪：他已經看見一個婦人的裸體，並且在上帝的面前流血……」
「自然那快樂萬分的丈夫，却守不住這個秘密，將消息漏了出去。那位僧人就被送到西伯利亞一個遙遠的修着院裏去懺悔。」
「哦，」托爾斯泰熱情地高聲說道：「這個故事可以編織成一部多麼美妙的書啊！」他的聲音顫抖，他的眼睛裏閃爍着淚珠。

棒子麵

石琪

薛二孀在南屋裏喊：

「林五嫂，你來看看，今兒我在謙祥益搶來一丈五陰丹士林！」

林五嫂正在小院裏，守着煤球爐子，爐子上坐一隻蒸鍋，順着籠篋往外冒着蒸汽。

把籠篋揭開，就有一股熱汽霧騰騰的衝上來，照得滿臉潮濕濕的發熱，林五嫂尖起嘴來，把熱汽吹開些，看見下面三隻窩頭，已經黃澄澄的結起一層油亮的硬皮，用手指頭按一按，稍微有一點黏手，連忙又把籠篋蓋上，突然背後有人大驚小怪的叫：

「呀，怎麼揭開了，一揭三不熟，哎，可惜了的東西！」她吓了一跳，疾忙的轉回身來，背後站着薛二孀，笑迷迷的捧着她那一丈五尺陰丹士林，用兩隻手指，精細的捻起一布角來，湊到林五嫂的跟前！

「你看看，你看看，這布可真不錯，便宜，纔四毛五一尺！」
林五嫂把布角接過來看一眼，順手又擦下了：

「你可真闊，有數餘錢去買布！」

「我？」那個把布往身後一順，像是怕被別人搶去似的！
「你可真會打哈哈，這年頭誰有數餘錢，錢不值錢，明擺着東西便宜呀，你不買，過兩天，有錢都買不出來！」

林五嫂嘆一口氣。

「眼看着連窩頭都混不上，那有數餘錢買貨，就說真便宜，你還能煮布吃？」

薛二孀嗤的一下子笑了！

「我的五奶奶，就好像我冤你似的，不信你到大街上去看看，謙祥益那麼大的買賣全搶光了，裏三層外三層，全是人，看樣子就跟白搶一樣，你剛看好一塊布，別人就往手裏一扯，連價兒都不問，說包起來，我要了！你看着白瞪眼。」

林五嫂把一塊濕抹布圍在籠篋上，搭訕着說：

「我可是多少日子沒有出門了，照我拙想可不至於，鋪子又沒關門！」

「鋪子？那家鋪子不是一樣呀，你快出去看看吧，不論你是大鋪子，小鋪子，祇要你賣東西，就擠滿了人，我這塊布，

好不容易呢……」

好不容易着，有人吆喝着進來了！

「這一來可要餓死了！」

兩個人全一撈，望望天，剛擦黑，順着門口幌進一條黑影子來，大聲的嘆着氣！

「餓死也好！」

薛二孀笑了起來：

「林五哥，怎麼啦，每天回來唱唱咧咧的，今兒格一進門就一肚子心事？」

林五哥搖搖頭：

「唱不出來了，有飯吃就不錯！」把頭一擺！

「當家的，飯怎麼樣？」

林五嫂把籠籠一揭，一股熱汽冒上來：

「好了，正好，就是剛才揭了一下鍋，怕有點兒粘牙！」

林五哥湊到鍋邊去用力的聞一下：

「好香，真正好棒子麵的，粘牙點也好！以後怕連粘牙的也吃不上了！」

薛二孀故意吃驚的把手一舉：

「五哥今兒可真老爺兒打西邊出來了，平常吃起飯來，雞蛋裏挑骨頭，現在窩頭粘牙也香了。」

林五哥把臉一整，頭湊到薛二孀那面去，聲音低沉着：

「二孀兒，你猜棒子麵多少錢一斤了？」

二孀一怔：「不還是一毛二？」

五哥把手往前一攤：

「五毛，……」又把大拇指往回一抽「四！」

林五嫂吃驚的：

「五毛四？」

薛二孀不服的：「限價不是一毛二？」

五哥把眼睛往二孀手裏掃一掃：

「二孀，你手裏是什麼？」

「陰丹士林……」

「搶來的？」

二孀立刻高興起來，兩隻手指捻着布角：

「別瞧這二丈五尺藍布，好不容易，舖子裏不愛賣，拿來壓在布堆底下，沒藏好，露出一個角兒來，一眼就讓我瞧見了，我指着喊，就是那個，就是那藍布，給我扯丈五，」舖子裏

夥計說，那是次布，我說次布我也要丈五，他說，掉色，我說

掉色我也要丈五，誰聽說過陰丹士林掉色的？」

五哥把大拇指一伸：「你行，多少錢？」

「四毛五一尺，限價也就是這數。」

那個點着頭：

「那是大買賣，賣點賠點，認了，好的早藏起來了，糧食

那個點着頭：

「可不行……」

「糧食怎麼樣？」

「你去搶東西，沒去看看糧食？」

「大家夥都往布舖公司裏跑，誰去看糧食店呀！」

五哥伸伸舌頭：

「二孀可不怕你怪，到底是老娘兒們，淨顧搶便宜了，我們廠裏聽見外面搶購，全借了工錢，跑到糧食店裏一看，好，全空了，一打聽，白麵十塊零五一袋，便宜不是？賣空了，粗糧呢？賣空了，連高粱米都沒有，糧食店裏就跟空房子一樣，要買，棒子麵有，得託人，五毛四一斤！」

「那不是造反了！」

「可不是造反了，我一天掙多少，混兩斤多棒子麵，不吃還不行，拖家帶口的，不是得餓死？」

林五嫂吹着熱汽，由鍋裏往外捏着窩頭，尖聲的喊：

「小虎子，吃飯啦！」

小虎子「登登登」的由門外跑進來，往蒸鍋裏一探頭，小嘴撇着：「又是窩頭！」

林五哥順手在小虎的腦勺後面擱了一個耳刮子：

「窩頭還不好！你要吃什麼？」

小虎子「瓜拉」一下子哭了起來，跳着脚喊：

「我要吃饅頭，我要吃發麵饅頭！」

林五哥舉起手來往前趕着。

「你再……」

五嫂拿眼皮掀五哥一眼，低聲的抱怨：

「一個孩子，他懂什麼？」

薛二孀也說：

「孩子介介的，跟他置那門氣，他又不懂。」

五哥搖着頭：「不懂？現在可得讓懂懂了！」

五嫂已經把三個窩頭捏在盤子裏，蒸鍋水還在爐子上「嘩啦啦」的開着，她扭過頭來望着林五哥：

「你把鍋端下來，看一會煮乾了。」

又喊着：「小虎子，拿個碗盛碗湯進來！」

端着三個窩頭走進屋子裏去了。小虎子翻着小白眼白白他的爸爸，小耗子似的溜進屋裏去，薛二孀「嘖嘖」的嘆着：

「可憐兒的，小孩子，讓你吓得跟小耗子似的。」

突然想起什麼來似的，陡轉身去尖聲的叫：

「翠花呀，到油鹽店買二兩豬肉去，咱們也該吃飯了！」

林五哥瞧着她的背影，嘿嘿的冷笑：

「豬肉？要買着我給你磕三個頭，我看，你也就是這個命

二孀兒，一丈五尺陰丹士林，比我悄悄強一點兒！」

五嫂在屋裏低聲的喊：

「我說，嘖，別要貧舌頭了，進屋吃飯吧！」

男的笑著跨進屋來：

「這年頭，也就是要費舌頭不要錢，得賺點就賺點吧！」
順手撿一個小板凳坐在矮桌的旁邊，捏起一個窩頭來：

「剛一天，看着這窩頭就比昨兒的實多了！」

小虎子一雙小眼睛「撥登撥登」的翻着他爸爸，又「撥登撥登」的翻着那盤子裏的窩頭，做爸爸的就虎起臉來：

「還不吃等什麼？」

做娘的嘆口氣，臉衝着丈夫：

「棒子麵真買不着了麼？」

那個用力的把嘴裏嚼着的嚥下去，端起碗來喝一口蒸鍋水：
「五毛四，是今兒的行市，明天還不一定！」

「那你一天……？」

「我一天？掙七斤棒子麵，那是官行市，一毛二一斤，一七得七，二七十四，八毛四，其實還合不到二斤，咱們一家三口兒，眼着就有樂子！」

五嫂沒言語，低下頭來慢慢的啃着窩頭，一口一口，啃一口嚼半天，就是捨不得往下嚥。

小虎子把窩頭咬一口：「媽，黏牙！」

做爸爸的瞪他一眼：「黏牙的也香！」

他拿眼睛翻翻瞪爸爸，低下頭去，委屈的咀嚼着。

五嫂扭過頭去往後面看看，嘆一口氣：

「嘩——」

啃一口窩頭：「往後這日子怎麼過？」

「誰讓攤上這年月，反正湊數着過吧！」

五嫂又扭回頭去往後面看，就好像背後有一條鬼影子追着，可是沒有，她又嘆一口氣。

「嘩——」

「你八成中了邪了，這樣的棒子麵，吃一頓少一頓了，還不趕快吃，嘆那一門子氣？」

「棒子麵……」

她失神的張着眼，鼻尖往背後擱着，上氣不接下氣的：

「沒有了，缸底下爬樓爬樓也不夠兩個窩頭……」

做丈夫的跳了起來：「沒有了？」

他搔搔頭，急匆匆的拿起帽子來往外就走。

五嫂追上去喊：「你幹嗎去？」

「我？」他倒楞住了，待了一會他恍然的笑起來：

「你放心，我反正不會去搶人，我也沒有那麼大膽子，趁着剛借來工錢，趕快到外面去兜兜看，能兌數個三斤二斤的來，心裏倒有個底兒！」

五嫂望望天：

「天黑了，夜寒厲害，你又忙了一天……」

做丈夫的笑笑：

「我又不是孩子，不要緊，到底有飯吃是好的！」

「沒有就回來，不必……」

那個沒有言語，匆匆的趕出大門去，粗壯的背影消失在黑暗裏，像是還飽看得見，往更深的無底的黑暗裏鑽去。她回過頭來，看見矮桌子上，豆油盞裏的燈草，簇着一小團黃色的火燄，不離眼，但是有一點光亮，火燄尖上曳引起一小縷黑煙，曲曲似的往上冒，她像突然吃了一驚似的喊：

「小虎子，快把燈吹滅了吧，趕明兒連油都買不到了！」

小虎子在屋裏應聲的把燈吹熄，於是屋裏屋外，全包圍在一團漆黑裏，祇有南房薛二孀的屋裏，還閃着一點黃光，聽見薛二孀在屋裏叨叨嘮嘮的數說：

「肉都買不着？我就不信，別的都可以在搶來存起來，肉也能存，不怕臭了，你這死丫頭就是懶，不會多跑兩家問問？」

林五嫂在外面聽着，忍不住岔進嘴去：

「二孀，連棒子麵兒都買不着了，肉不吃就算了吧！」

二孀在屋裏喊：

「你不知道，皮兒，餛兒，都預備好了，就差點肉，沒買來，你說素餛兒的餃子可怎麼吃？不是掃人的興。」

聽了這話，林五嫂反倒覺得自己多事了，沒有言語，輕輕的轉身屋去，讓黑暗把自己包籠起來，她說：

「小虎子，睡覺吧！」

她也知道天還早，不過讓這黑暗包裹得有些慌亂，她想：

「也許天要坍下來了。」

於是她又說：「小虎子，睡覺吧！」

沒有人言語，仔細聽聽，坑上有低沉的鼾聲，原來小虎子已經自己爬在坑上睡着了。

順手扯起一條薄棉被，摸着黑給孩子蓋在身上，自己拉條板橙倚着麵缸的邊兒坐着，過了多少年苦日子，她第一次對這麵缸有好感，現在那缸底薄薄的敷着一層棒子麵，不過倒有那麼薄薄的一層，想想往後的日子，咳——。

黑暗包裹得越來越濃重，她像被凝固在這黑暗裏，忘了桌子上吃脹的窩頭，兩隻眼空洞的望着前面的黑暗。

院子裏有一個女孩子低聲的數泣。

她驚覺的往院子裏望去，看不見，一團團的黑暗。祇聽見那數泣裏的低訴：

「告訴你沒有，不信，神仙也變不出來呀……」

她不禁的喊：

「翠花，到這屋來坐會吧！」

翠花沒有言語，南屋裏已然叫了起來：

「死丫頭，還不滾進來，在外面鬼嚎！」

有話想從嗓子眼衝出來，她搖搖頭，沒有言語，緩緩的穿過黑暗，走到門口去。

因為屋裏沒有燈，門口可顯得亮多了，雖然祇是胡同口的
一盞五支光的路燈，倒也分過一絲半縷的黃光來。她往路口望
去，就在那五支光的黃光下面，蠕動着一條人影，她凝神的望
，不禁往前走兩步：

「是小虎子的爹嗎？」

「愛！」

「大黑的天，夜裏涼了，凍着不是鬧着玩的，在那裏站着
幹什麼？」

「愛！」

影子慢慢的愧過來，簡直不像林五哥了，帽子在手裏揉着
，沒有一點子平常那樣的高興勁兒：

五嫂湊過去，低聲的問：「沒有麼？」

搖搖頭。五嫂輕輕的嘆一口氣：

「沒有就沒有，慢慢的想法子，沒見一個歡騰亂跳的大人
活活的餓死的！」

「所有的糧食店都上了板，你叫破嗓子也叫不開！」

「回去歇歇吧！」

「明天一睜眼就沒飯吃！」

「缸裏的棒子麵還能蒸兩個窩頭，你先捎去吃！」

「你呢？」

望她一望丈夫的臉眼眶子裏潮潤了，把頭一扭：

「你不用管我！」

「小虎子呢！」

「那是孩子，怎麼也能兌數了！」

她輕輕的接過丈夫的帽子：

「回去吧！」

這一夜，好長的夜啊！林五嫂躺在坑上，望着黑暗的棚頂
，聽丈夫，深深的嘆一口氣，翻過身去，待一會又深深的嘆一
口氣翻回來，她扭過頭去望着，望見他又嘆着氣翻了過去。……

好容易聽見了丈夫的鼾聲，她還望着棚頂。

棚頂是一團黑暗，黑暗裏透出一團淡灰，這淡灰漸漸的擴
散，漸漸的在淡灰中，她發現真的看見了棚頂，吃驚的匆忙爬
起來，輕手輕腳的捲到院子去，輕輕的升着爐子，胡亂的把缸
底爬攪爬攪，圍成兩個窩頭，塞在籠篋裏，天上的星星還在眨
着眼。

南屋薛二嫂的屋裏，有薛二嫂粗重的鼾聲，她突然覺出院
子裏還包裹着夜寒，機伶伶的打個冷戰，把手湊到嘴邊上嘸一
口暖氣，便有一條白霧衝出去老遠。

胡同口的巡警陰森森的高喊：

「口令！」

還沒有解嚴，還不到五點半哩！

她尖起耳朵聽去，在門口有人的脚步声，一個女人輕聲的

說：

「小鈴子，別怕，抓去倒整了，有人管飯吃不是！」

胡同口的巡警更大聲的喊起來：

「站住！」

沙沙沙的有一陣脚步由胡同口跑過來：

「幹什麼的？」

「買棒子麵去！」

語氣非常的堅定，彷彿可以看見她扯着小鈴子：

「小鈴子，走！」

這句話像針似的刺了林五嫂一下，她奔過去，把門插拔開，衝出門去：

，衝出門去：

「小鈴子，你們幹嗎去？」

那兩個女人一齊轉過頭來：

「五嫂，妳也去買棒子麵？」

「在哪兒？」

「妳還不知道，說街口兒上有配給，好些人全擠去了！」

林五嫂疾忙的轉回身，摸着黑扯出一條口袋，抓點錢追出

來：「等等我，等等我！」

胡同口那巡警喊：

「回去，還沒有解嚴！」

三個女人比齊了嗓子：

「擠棒子麵去！」

腳底下反倒加速的奔馳起來，留下那口兒上的巡警一個人
在燈影下晃動。

出了胡同口，三個人全愣住了，街口糧店的前面，已經長
長站滿一排，一直拖下來，拖過十幾家店面去。糧店的門板
緊緊的拴着，在紅漆的上面寫着黑字：「民食爲天」

一個人在「民食爲天」下面的石階上圍着棉被睡着了。

林五嫂望望同行的兩個人，沒有言語，悄悄的綴在行列的
尾巴上，望望前面，前面，前面的人都沿牆坐在石階上，靜靜
的坐着，於是她也坐下來，石階上有一點涼，但是坐着是舒
服的。半夜的困倦擁上來，在石階上，她迷糊了。剛剛闔上眼
，身子一震動，立刻吃驚的驚醒過來，已經有一片太陽的朝紅
抹在房簷上，眼睛有些刺痛，往後面看，後面不知什麼時候，
又綴上了人，又綴下十多間店面了。

小鈴子笑着：

「五嫂子，妳可真能睡呀！」

「我睡着了麼？」

「可不，橫毛半個多鐘頭了……」

她臉紅着搖搖頭：「太乏了……」

侵晨的陽光照着臉，有一點溫暖，街上已經有些來往的人
一條一條斜長斜長的人影，搖過來，搖過去，她睜着眼睛茫然

的，看着，前面堵着糧店門口的人，還圍在「民食爲天」的下面，遠遠的斜過一長條人影來，眼前一黑，她抬起頭來：

「虎子爹！」

林五哥剛走過去，站住腳：

「嗚？妳在這兒，什麼時候來的？」

「還沒有解嚴……」

「那麼冷，妳也不怕凍着！」

苦笑着：

「擠棒子麵，暖，」她壓低了聲音：

「窩頭你稍着了？」

男的把手裏提着的手巾包舉一舉：

「帶了一個，那個留給妳。」

「你都帶去吧，我不要緊！」

男的扭過頭去：

「我走了，那一個妳和小虎子分着吃吧！」

「你回去拿着，你做工要力氣的……」她站了起來，要追

上去，小鈴子在下面扯住她的衣襟：

「妳坐下吧，五嫂，跑出去這半夜妳就白擠了。」

她無言的坐下來，兩隻眼直勾勾的望着前面：

「一個賣力的，這一天，光一個窩頭，怎麼釘得下來？」

忽然行列的前面騷擾起來，所有坐着的人都站了起來，這

一條人龍就有一點扭曲，大家都把頭歪過來，由行列的旁邊把頭探出去，往前探望，那擁着棉被睡在糧店門口的人，也抱着棉被站了起來，瞪着眼眇：

「我天一黑就等在這一兒，讓我白等？我管你配不配，反正我等在這兒，你的門別開，一開我就買他媽的二斤！」

後面的人都明白了，互相的傳告着：

「不配了，這兒不配了！」

「他媽的，涮人，等了半宿，不配了！」

有的人往前探望一下，離開了行列，挾着麵袋：

「往別處去看看，死等也沒有用！」

行列稍微縮短了一點。

小鈴子扯扯衣襟：

「五嫂，妳還等嗎？」

林五嫂突的坐下來，用麵袋捂着眼睛哭了起來：

「家裏麵缸已經空了，要餓死了……」

「到別處去看看，也許買着一點！」

五嫂固執的搖着頭：

「我等着，買不着今兒一家子都得挨餓！」

她看着那兩個伙伴，罵罵咧咧的脫離了行列，驟然的感到

了自己的孤單，埋着頭暗暗的發泣。

有兩個人笑着擦過這行列，一個說：

「你們真缺德，賣就賣，不賣就不賣，看你這一個謊言，哄走多少人……」

那個笑着：

「要不這樣，你看等會這挨個的還得多！」

「人都是起了五更來的！」

「是他們要來等，不是咱們請來的……」

她機伶的抬起頭來，一把扯住了那說話的！

「先生……」

那說話的皺着眉，用力的扯着衣襟：

「妳撒手，你撒手，等會賣給你！」

她的心裏一鬆，手鬆了開來，那說話的皺着眉，用袖子不住的揮衣襟：「討厭……」

她沒有顧這些，急促的站起來。

「先生，待會……」

那個厭惡的：

「不是告訴你……」

兩個人咒罵着「倒黴」走了下去。

她望着這兩個人的背影心裏笑了起來，禁不你扯着旁邊的

人說：

「等一會要賣，等一會要賣了哩！」

於是她們放心的耐性等着，但是太陽沒有等，牠慢慢的爬

，曳着人影慢慢的立了起來，把大片的暖氣撒在這行列中間，有人舒一口氣：「有老爺兒了，可以暖和點兒，不然又餓又冷，可真受不了！」

林五嫂用手按一下肚子，肚子裏就「咕嚕嚕」的一陣響，響得發空，她嚙一口吐沫問旁邊的人？

「勞你駕，現在幾點鐘了？」

旁邊那人荷荷的大聲笑起來：

「我？我要有錢也不到這兒擠棒子麵來了，大嫂！」

五嫂的臉一紅別轉頭來扯住一個走路的：

「勞你駕，幾點鐘了？」

那個看看錶：

「現在欠十分十二點，可憐見的，咳……」

林五嫂迷惘起來，望着前面出神，這好半天啊，等的是什麼呢！突然她一機伶，全身出了一身汗，猛的站了起來：

「全出來，家裏沒有人了！」

她沒有來得及再想，前面已經有人喊了起來：

「賣了，賣了！」

這隊伍立時混亂了起來，每一個人都用力的往前擠，一個人壓着一個人，壓得人透不過氣來。林五嫂一手攢着錢，一手捏着布袋，背脊上駝着一個上了年紀的老太太，一面咳嗽，一面把吐沫星子噴在林五嫂的腦脖子上。她全沒有在意，她祇專

神的注視到前面去，由隊伍的側面探出頭去望着前面。

「還沒有賣？」

她覺得有誰在她的肩上拍了一下，扭一頭，是林五哥：

「還沒有賣？」

她淡淡的笑着；

「都吵嚷說要賣了，都……你已經散工了？」

五哥搖搖頭：

「這幾個棒子麵把人都餓昏了，沒下工，我們全出來了，

我到別處去擠擠看！」

他苦笑着，扭轉身去，林五嫂伸手：

「你回家去轉一下，看看小虎子，那一個窩頭你們爺倆分

了吧！」

還沒有說完，這擁擠了一夜的行列突然的崩潰了，所有的人

人全往前擠去，拼命的堆在糧店的門口，用力的往前擠。

林五嫂匆匆的拋下這句話，隨着人溜擠過去，已經在人堆

的極外層，她努力的往裏擠，使盡了全身氣力，她沒能擠動一

個人，但是她仍舊往裏擠，推着別人，腦門子上滲着汗，背後

也有人推着她。

裏面有人買着了，舉着一袋底棒子麵往外擠，嘴裏嚷着。

「勞駕，讓我出去，勞駕！」

別人沒有一個人理他，他祇有捨着力氣往擠外，嘴裏喊着

：「勞駕，勞駕，勞駕……」

背後便被人重重的撞一拳。

「奶奶的，你買着了，你要出去，可別帶着別人，我剛擠

到前邊，讓你一擠……」

這一圈子人就別提多紊亂。

林五嫂趁着這擠出來人的空擋，斜身衝了進去，靠店門有

一點近了，她的心中有一點欣慰，忽然人羣裏一陣大嘩：

「賣完了，賣完了……」

「這麼一會兒就賣完了，奶奶的！」

「奶奶的，有糧食不賣……」

「呼」的一聲響，店門闔上了，那寫着「民食為天」的四

個大字，纏住臉子朝人望着，僅有的幾個人，捧着一袋底子麵

擠出去，一個老太婆趁着人鬆散的時候撲到門口去，哭喊着：

「掌櫃的爸爸，你行好，賣給我苦老太婆。」

林五嫂她不忍看，扭過頭去？由人縫裏踱出來，心裏說不

出來的空洞，錢掖在口袋裏，手裏握住口袋捲兒。她影影綽綽

的聽見人圈外面有人喊：

「小虎子的媽，小虎子的媽！」

她這纔驚醒過來，猛的衝出去。林五哥喊着擠進來。

「小虎子的媽，小虎子的媽！」

她迎上去：「虎子爹……」

虎子爹站住了，張着大嘴喘氣，兩隻眼空空落落的。

「怎麼了？」

「麵呢！」

「沒買着！」

男的低下頭去：

「薛二媽說，小虎子出去了一上午就沒有回家。」

「啊？」

她沒容林五哥回答，順手把口袋捲操在丈夫懷裏，直着眼睛奔了出去，兩隻眼直勾勾的望着前面：

「小虎子，小虎子——」

林五哥由背後趕上來，由懷裏掏出來半個窩頭喊：

「你吃了半個窩頭去心裏塌實點！」

她沒有聽見，祇直勾勾的往前奔：

「小虎子，小虎子——」

林五哥嘆一口氣，把窩頭塞回懷裏去：

「你到那邊去找，我到別處去找找看！」

於是兩個人背過身往前奔着喊：

「小虎子，小虎子——」

林五嫂奔着，差不多有一點小跑的樣子，腳腕子疼得厲害，肚子裏咕嚕嚕的叫，她通不管，祇是往前奔着。

太陽都斜了，一個好心的太婆站在路旁說：

「你這樣不行，大嫂，你得歇一歇，看樣子你像跑了一天了！」

她沒有聽見，往前衝着：

「小虎子，小虎子——」

老太太嘆着氣和別人說：

「她着了瘋魔了！」

她通沒有聽見，路就好像自動的在前面縮短，她走上了全鋼橋，橋上太擁擠，但她沒有看見，橋上的人都看她，搖着頭嘆氣，她沒有看見，不過她却站住了。

她扶住橋的欄杆，望見橋下黃色的流水在眼前轉動，在這轉動裏她望見小虎子坐在黃色的毛氈，捧着一盤熱騰騰的窩窩，頭招着手：

「媽媽，媽媽，這兒有熱窩頭……」

她一眼花，撲身栽向前去，翻過橋欄，落下去，一股窩頭香的熱氣胸上臉來。

河水濺起來，在橋口打一個漩渦，又流下去。

橋上的人全擁到橋欄來：

「有人跳河了，有人跳河了！」

由橋那面，一個年輕的漢子，手裏領着一個孩子，一邊走一邊的喊：

「小虎子的媽，小虎子的媽，小虎子回來了！」

蘇聯的動態

趙景深

蘇聯今年文壇的動態值得報告的如下：

一月間蘇聯作家協會戲劇組討論「三十年來蘇聯的戲劇」。批評家阿爾特曼 (I. Altman) 批評去年的劇作，指出其中所討論的現代問題是站在最前端的。格里博夫 (A. Glebov) 則報告三十年來兄弟國家所產生的劇本，極有興味。

詩歌組辯論去年泰拉山可夫 (A. Tarasenkov) 所作的新詩論文。新詩的主題大都是回到和平的生活。讀者和批評家所特別稱讚的是涅多戈諾夫 (Alexei Nedogonov) 的「蘇維埃鄉村上的旗」，所敘的是戰後集體農場的生活。還有泰吉克 (Tajik) 的詩人屠生沙德 (Tusuba Zade) 關於現代印度的詩，鐵霍諾夫 (N. Tikhonov) 關於優哥斯拉夫的詩，烏克蘭詩人帕爾弗梅斯基 (Leonid Pervomaisky) 的敘事詩「我哥哥的青春」，這些也都是大家所稱讚的。

歌者

孫用



嘴唱者。心碎了

他們聽見我們唱着，
嗚嗚地，嗚嗚地歌唱，
他們就說：我們快樂，
我們幸福地歡宴着，
高歌着勝利的時光。
我歌唱，穿過破裂的心，
我啾啾，穿過沉重的思想，
我轉鳴，穿過煩勞的苦心。
嘴唱着，心碎了，
淚浪將眼睛遮蔽，
悲哭壓迫着睫毛，
臉上流滿了熱淚。
心明白一切的殘忍，
臉明白徒然的絕叫，

蘇聯烏克蘭舉行三十年紀念時，有許多莫斯科的作家會到基輔參加慶祝典禮。一個文藝刊物會載烏克蘭出版界的概況，計出書一〇八三九三種，共計一三〇一三八一〇〇〇冊。其中兩百種，計三百五十萬冊，是烏克蘭大詩人謝夫欽柯 (Shevchenko)。他的著作只有一小部分是革命前七十七年出版的。普希金的作品用烏克蘭文印了一百五十萬冊，托爾斯泰的有一百萬冊，高爾基的有二百三十萬冊。莫斯科國家文學出版局用俄文印過一卷「蘇維埃烏克蘭詩選」，還預備出五卷本的謝夫欽柯全集。弗蘭柯 (Yvan Franko) 的全集和別的烏克蘭傑作也預備譯成俄文出版。

二月間莫斯科作家舉行了兩個會議，標語是「爲了和平，爲了民主！」講演者有鐵霍諾夫，史維特羅夫 (Svetlov)，塞爾文斯基 (Selvinsky)，愛倫堡，帕斯特納克 (Pasternak) 和許多年青的詩人。

愛倫堡朗誦關於西班牙的詩。西班牙人民奮鬥着反抗佛蘭科的法西斯蒂獨裁，是常被蘇聯文學所注意的。數月前蘇聯出版局會出版了一本沙維契 (O. Savich) 關於西班牙的短篇小說集「卡它吉納的幸福」(The Happiness of Cartagena)。盧卡其 (Lukach) 將軍也寫過一本書，他是民軍的英雄，用筆名沙爾卡 (Mate Zalka) 寫的。安托可爾斯基 (A. Antokolsky) 和納羅夫恰托夫 (S. Narovchatov) 也朗誦他們自己的詩篇。納羅夫恰托夫會寫過不少政治詩。

作家協會開會，散文組費金 (C. Fedin) 仍被選爲主席，這一組的

胸臆明白痛苦的笑聲。

——愛沙尼亞民歌

歌者

有如從山岩墜下，
到寂靜的山谷，
大海的波浪
嘈雜地奔騰；
有如天崩地裂，
在黑暗的雲下，
電光中的雷聲：

你的美麗的歌，
閃耀地流動不停，
這可愛的歌者，
站在兄弟姊妹之間，
正似無盡的光明。

雷聲轟擊着——
靜下了森林：
那時候，這歌者
勇敢地唱出了
他的熱烈的歌音。
我們的民衆
傾聽着他的歌，
岩石似的安寧。

——具德爾生作

幹事有里別金斯金、謝景琳、鮑斯托夫斯基(C. Paustovsky)等。還有一位是年青的作家卡沙克維契(E. Kazakevich)，他曾寫過一本名叫「星」的小說。

他們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討論他們會員的新文藝作品。不久以前，散文組討論年青作家杜伯魯伏爾斯基(Vladimir Dobrovolsky)的小說「三個穿灰色大衣的人」。劇作家和批評家共同考察別里士柯(Berezko)的劇本「毅力」。詩歌組則討論古德善柯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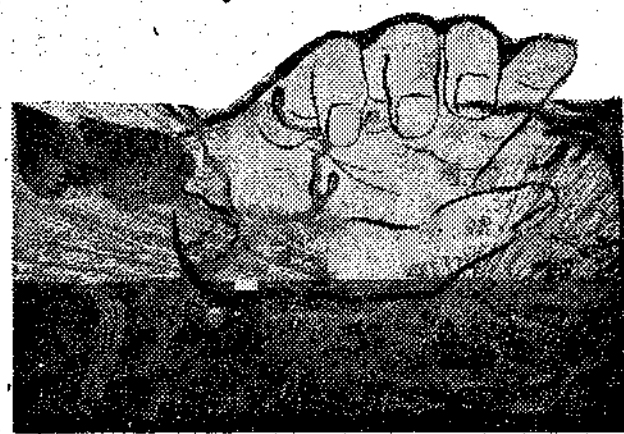
他們討論的結果很好，因為他們討論會是定期舉行的，他們集中焦點於當前的文藝問題，他們都坦白地、友誼地交換彼此間的意見。

過去兩個月，科學院的高爾基學院曾舉行過一個會，熱烈地討論克爾泡丁(Kirpovin)和杜里寧(Dolinin)關於杜思退益夫斯基的書。

一月中旬，大家為綏拉菲莫維契的八十五歲紀念，曾經很愉快的舉行慶祝。同月烏克蘭詩人梭斯覺拉(V. Sosjura)的五十歲生日也在基輔舉行，同時也是他創作三十年紀念。一月末蘇聯詩人別塞明斯基(A. Bezjmen'sky)也舉行五十歲紀念。他是以「悲劇的夜」得名的。

此外還有幾個過去作家的紀念。匈牙利革命詩人裴多菲(Petofi)是一百二十五年紀念。許多刊物都刊載他的詩的新譯。在舉行紀念儀式的時候，鐵霍諾夫、帕斯特納克、英倍爾、馬特諾夫(Martynov)和別的詩人們都朗誦他的詩。中央外國圖書館開了一個裴多菲書籍的展覽會。在基輔，詩人帕爾弗梅斯基，這位在一九四四—五年曾參加

米凱爾安琪羅的手



波。
世上的人往往喜歡稱揚古舊的東西，而對於當代的東西，總表示瞧不起的態度。其次米開爾安琪羅拿這些人來開一個玩笑。

他當然也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可是當時有一派藝術鑑賞家，却老是詆誣新出的藝術品而獨捧已經過去的東西。

米開爾安琪羅在他的工作室中，祕密雕琢一個人像，將自己所有的天才完全用

解放匈牙利戰役的作者，曾用烏克蘭文精細地譯過裴多菲的詩。

其餘會舉行紀念的作家是小托爾斯泰，波特夫，沙爾卡等。

科學文藝組會開會紀念科學文藝家阿杉尼夫(Vladimir Arseniev, 1872-1930)，他以科學為基礎，研究蘇維埃遠東的地理。他是孜孜不倦的探險家，曾在地圖上增加了不少新的山、河和湖，同時他又是動物學家，人種學家和地質學家。他在作家方面成就也很大。高爾基寫信給他說：「我簡直給迷住了。你的作品裏有白里姆(Brenn)和考貝(Fenimore Cooper)的特點。」他的作品如「在泰加」(In the Ussuri Taiga)、「在西克何特阿林雅羣山中」(In the Sikhote-Alinya Mountains)和「德爾蘇·烏沙拉」(Dersu Uzala)都在二十年代出版，可說是蘇聯科學文藝的先驅。現在蘇聯正出版他的全集六卷本。

許多蘇聯和西歐的作品都紛紛出版。現代作家的作品，百科全書和手冊也出得很多。不久以前還出過四卷本的俄文字典。最近的將來要出批評家別林斯基和戲劇家阿史特洛夫斯基的全集。粗略地統計，國家文學出版局今年約出版了二千萬冊書。蘇聯作家出版局預計出版現代作家的書六百萬冊。其中有二百四十種包括了蘇聯三十年間文學最好的作品。出版得雖多，還是供不應求。每部大部頭書，數小時內即可售完。例如插圖本拜倫的「唐歡」(Jou Gaan)，剛一出現，五萬五千冊立刻賣完。這已是唐歡第五次的全譯本了。

了進去。人像完成以後，他斷去它的一隻臂膀，而後將其餘的部分盡力製成彷彿是件古董一般，再將它埋藏一處地下；這地方他知道不久便要開掘來建築房屋了。

不多時以後，工人果然將這個人像掘了出來，於是那些鑑賞家簡直歡喜若狂，將它捧到天上，並且認為「當代那些墮落腐敗的藝術品」和它比較起來，真有天壤之別了。

當然他們正鬧得起勁的時候，米開爾安琪羅將那隻臂膀取了出來，並且給他們看這隻臂膀剛好和那從土中掘出的人像配得上，然後用他的智慧和那隻臂膀新製的樣子，證明這人像的確是一件現代的傑作。



金銀禍

李白鳳

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一書裏開頭就這樣說：「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樣子，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可是我們這個小弄堂，不幸的家庭雖有其各自的不幸，而幸福的家庭，却照舊有着它那別具一格的，類似悲劇的幸福。

正如上海的一切蹩腳弄堂，我住的弄堂，也有着它那一般性的骯髒，而鴿子籠式的房客一多，因之，我們底弄堂雖然不大，故事却是滿多滿多的了。

有一天，那還是黃金准許公開交易，而且政府正在實行大量拋售黃金政策的時候，我們底近鄰，一幢單間石庫門裏十家三房客之一的那位女主人匆匆回來了。

她帶着一種不可掩飾的內心的喜悅，兩頰因着過度興奮的緣故而染滿紅霞，提着那唯一的，不足十斤的小行李捲，跳下了三輪車，又像做了什麼瞞心昧己的事，一邊回着頭四下裏張望，一邊急急忙忙地跑回自己那間晒台樓去。

正是午後下班的時候，我因為回家早了一點，便站在弄堂口等候孩子們放學。我認識她和她底丈夫，知道她丈夫是一個



早出晚歸的理髮師，她自己，有些時候在家裏，有些時候忽然多日不見身影，差不多有兩年光景，都不明白她幹的是什麼行業。有一次，正好我家裏請的嬸姨回家種地去了，她就毛遂自薦地跑來向我的太太說：

「太太，我來幫你好嗎？」

我看了妻一眼，就向她說：

「不敢當，不敢當，大家街坊鄰居，不好意思。」

其實，那時候我家裏正需要找一個嬸姨，她為人很不錯，

乾淨麻利，又沒有小孩子，倒滿合我們的條件，可是爲着居住得太近，一道短牆，就是這末一道高不過四尺，厚不過三寸的一道短牆，按照先賢的遺言，我是本着「防人之心不可無」的古訓去拒絕她的；這真不能當做什麼充份的理由，因此，使得妻很不高興。

在這件事情過後不幾天，我們請到了一個老太婆，而她呢？好像也在同一天，穿上一身簇新的藍布褲褂，夾着一個小包袱，帶着一種類似「示威」的樣子，笑着向鄰居們高聲說：

「是嘛！憑着有氣有力的那裏找不到個小事？住在××大樓裏，電梯上下……每月二十萬塊錢！」

就像一陣小旋風似的，她這樣輕快舒徐地走了，吓得滿弄堂的娘兒們的「噹噹噹噹」地，像被秋風揚起的一堆樹葉，響了一個整下午。

然而爲時不足一個月，她回來了，這樣神祕而不可解，我不禁心裏有點奇怪。

按照着天下的老太婆的通例，我們弄堂裏的娘兒們又得到一個談論的好題材，有的說：「看她那樣鬼鬼祟祟的，說不定是偷了東家的東西，要不然，怎麼做不到一個月就下來了？」有的又認爲：「有了外路，你看她的三輪車離着弄堂還老遠的就下來了，八成是有姘頭才被散了的……」甚而還有的說：「她進門之後，有個男人還朝裏面看了一陣……其實，那都

是臆測之辭，我在弄堂口就沒有看見有男人朝裏面望來着。

談論繼續了一陣，各自回家看孩子燒飯去了；這種千篇一律的「散會」方式，照例都是沒有結果而又都是盡歡而散的。

晚飯吃過，我正準備收聽一下晚間的音樂節目，突然聽見晒台樓裏傳來一陣男人的咒罵聲，接着是摔東西，停了一陣，女人的哭泣聲便逐漸增高起來。

孩子們都到晒台上看鬧熱去了，我和妻爲着一點鄰居的情面，不好意思也跑上去偷聽，因此，我們只能關上無線電，放棄了柴可夫斯基的「悲憤交響樂」，去諦聽上面隱隱傳來的女人的小提琴似的哭號和她丈夫那破鑼似的伴奏。

哭了半天，到底爲了什麼事也聽不明白，只是隱隱約約地聽到一些「金條，金條」的斷句。

「什麼金條？」妻問。

「那裏是什麼金條？」我說：「咱們不懂上海話，就別打岔！」

我雖然這末說，可是「金條，金條」的字眼，還是非常清楚地送到耳朵裏來。

小孩子下來了，他說：她丈夫罵她偷人家的金條。

「沒有這末回事，」我說：「金條會叫娘姨偷到手？又不像我們，東西都放在外邊，人家有保險箱還會偷得了？」

「她說是檢來的，在樓梯上檢來的……」孩子說。

「那有這末好檢的，又不是一包草紙和一块肥皂那樣小的東西。」妻也有點不相信了。本來麼？上海雖然被稱爲冒險家的樂園，然而檢金條的事，却從來也沒有聽見說過。

「你不信……」孩子又說，他急得臉紅脖子粗地直嚷。

「去唸書罷！」我說：「明天不是月考麼？」

孩子沉默地走了出去，我聳了聳肩，就旋開了電鈕去聽修貝爾特的 *Ufinisne*。

那幕鬧劇什麼時候收場，以及怎樣收的場我們就不知道了，可是王嫂檢了兩根大黃魚的新聞，却在娘兒們的廣播電台上播送得全弄皆知了。

「真是檢了兩根金條呢！」妻買完小菜一上樓就向我說：

「世間上真有這種怪事。」

我沒有說什麼，心裏却在想：「真怪，上海真是個無奇不有的地方。」

妻看我放下了書，便也放下菜籃子，站在寫字枱前問我：

「你猜是怎麼檢的？」

「我怎麼會知道？」我回答。

「聽說她做工的那個大樓上，有一家交易所，昨天一大早就抱着孩子在樓梯上玩，忽然有個穿長衫的人，抱着一大包東西朝樓上跑，兩根很重的東西掉在她底腳背上，她正要罵，忽

然看見那是兩根黃澄澄的金條。」妻在繪聲繪影地說。

「是不是？我沒有聽錯罷！」孩子揹上書包正要去上學，聽到妻說的話，就停下來插上一嘴。

「快上學去罷，管人家的閑事做什麼？」我說。

妻看着我氣憤憤地說：

「你不想聽？」

「聽也罷，不聽也罷！」我開顏笑。

「好，我不說了。」妻賭氣要走。

「說罷，說罷！」我說：「我不是正在洗身恭聽着麼？」

正在這樣難解難分地時候，忽然晒台樓上傳出了許多女人噪雜的聲音。

「這可怎麼說，檢了東西是好事呀！也值得尋死？」

「想必不是好來路，沒臉見人才覓短。」

妻也來不及向我說明要不要再繼續說下去，就一溜烟地跑到晒台上去，我聽說出了人命，趕忙放下書跟着去看個究竟。

隔壁樓上早亂了營，大男小女的擠在那不到一丈見方的晒台樓外面的水門汀地上，屋裏也擠滿了人，亂閃閃的，一看就知出了什麼大事。

「頂着氣，一洩了氣就不行了。」一個胖婦人說。

「這得去請大夫，自己搞怎麼成！」又一個插嘴。

「男人呢？」又一個問。

「叫去了！」不知誰在回答。

總而言之，一句話，丈夫不相信檢的，死賴她不是偷就是
拼來的，兩口子就這末吵了一整夜，天一亮，男的就沖氣走了。
女的越想越難過，說也說不清，別人呢？不用說，憑她這個
模樣，是無論如何也「拼」不來兩根黃魚，那末，只有「偷」
……於是，誰都相信是偷來的了。

女的既然沒有辦法向丈夫解說，又被鄰居冷諷熱嘲，心裏
一橫，就回到房裏上了吊。

就是這末回事。

對門醫院的大夫請來了，人算是救了過來，只是在床上躺
着，嚶嚶地哭泣。

男人一進門就大聲地罵：

「媽那個×，死掉拉倒，我才不聽……！」

「算啦，老王！」閣樓上的司機老趙說：「人救活就別鬧
了！」

房子依然是亂闖闖地，男的在罵，女的在哭，看熱鬧的街
坊夾七夾八地勸。正在這樣亂得無法結束的時候，不知道誰叫
來了警察。

「怎麼回事！」警察神氣活現地在門口一站。看熱鬧的人
就像被一隻快斃分開的水勢似的閃在兩旁。

「怎麼回事？」他又加重語氣地問了一句。

「沒……沒有什麼事，沒有什麼事……」男的馬上消氣了，

趕忙迎了出來。

「沒有事？」警察說：「金條呢？」

「先……先生，沒有的事！」

「有的，是兩大條……」人羣中長舌婦的聲音。

「好，到局子裏去講話好了。」警察打着圓滑的官腔。

這時，人羣中又再度發出紛擾的聲音；有的在解勸，有的在
說和，有的在推波助瀾……哭著的女人被這突然而來的紛
擾嚇住了，臉色蒼白地坐在床沿上，眼睛裏帶着一種失望和求
援的光。我回過頭來向妻說：

「別看了，反正來路不會正。」

「你就出去嗎？」妻看我穿好外衣要出去就說：「早點還
沒有吃呢！」

「可不是？」我說：「燒餅都冷了！」

於是我們坐了下來，各自用完自己的一份早點。

八月二十號上午八點過五分。隔壁灶披間裏的馮文尉從被
窩裏爬了出來，伸了個慢悠悠地懶腰。突然，他從枕頭下面拖
出個十年前買的老爺錶，「啊呀」了一聲，一個鯉魚打挺，就
從床上跳下地來。

「不得了，不得了，太太，……」他赤着脚在地板上跳。
「什麼事呀！」太太從後門外伸進頭來，頭上蒙着一塊破毛巾，她正在生火。

「我的鞋呢？」他正說着，在床底下找到了鞋：「真該死，八點五分了，趕不上車子怎麼辦？」

太太沒有理他，關上後門又去生火。他手忙腳亂地穿好了衣裳，然後用濕手巾來了個貓洗臉，連口也沒有來得及漱，就匆匆地跑出門去了。

來到虬江路口，好像天從人願似的，公事車也遲了兩分鐘才開到，他擠上了那輛沙丁魚罐頭似的車子，然後平了平氣，心裏說：「還好，又省下五十萬車錢。」

定了一下心，馮文尉才發覺今天車廂裏特別吵得兇，男子的次中音和低音越見低沉，而女高音呢？簡直成了狂吹着的「拔拉通」。

「他媽的，二百塊一兩，比黑市還高嘛！」一個大塊頭激憤地說：「美金四兌一。」

「黑市金價才五千七百多萬，這一改革，反而把價格提高了。」韓蘭根相的人補上一句。

「政府要黃金美鈔，價格自然訂得高，不要白銀和銀元，於是「老袁」倒霉，二兌一……」又是一個韓蘭根。

「什麼？」馮文尉沒有聽出來由，他心裏想：「什麼二百

塊一兩？又什麼要黃金不要白銀？難道真的黃金國有了嗎？那末，我積下來的三十塊「袁頭」，豈不也要犯法，充公了？」想到這裏，「不禁心裏一冷，急出了一身涼汗。

「是黃金國有嗎？」他插了一句嘴。

身邊幾個人都停下來向他打量了一陣，那樣子好像是在看什麼怪物似的。

「哈哈老馮！」同辦公室的周炳文向他打趣：「沒有看晚報嗎？」

「沒，沒有。」他真後悔為什麼昨天沒有心血來潮地看一次晚報——其實，他的不看晚報，也是「蓋有年矣」的了。

「老兄真是「心遠地自偏」，好福氣，好福氣！再過兩年，就該「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了。」老周真刻薄，專門拿他開味。

「幣制改革了，」一位小姐給他解圍：「改用金圓券，三百萬兌一塊。」

老馮的心裏還沒有弄清楚，他聽說使用了金圓券，還不是表示政府下了決心把經濟弄好嗎？

「三百萬兌一塊，那末，肉總也該便宜了，一切恢復戰前狀態——二角一斤豬肉，五分錢一包香烟……」他想着。

老實說，馮文尉確實掉到希望的泥淖裏去了；對於那些無事生風的議論，他都認為是杞人憂天。好在車子已經開到了目

的地，他就下車到辦公廳去擠着簽到去了。

翻開報紙，馮文尉志忑不寧的心越更安定了，他讀到關於幣制改革各方人物的談話，這些談話都俱有一式的樂觀，一式的決心。而且在新聞報的地方版，還刊登着六張新鈔樣片，雖然版製得模糊不清，却仍然能够帶給馮文尉一些溫馨的遠景。

雖然，他還沒有想到自己積存下來的三十塊「老袁頭」，他來不及想這些，只是被目前這一股激流沖得頭昏眼花。老實說：被無情現實壓抑得太久了的人，往往是易於在一種暫時寧靜的境地裏，得到一點緬懷於既往的情懷。

從過去的物價，他又聯想到戰前生活的寧靜，以他這樣一個委任八級的起碼科員，五口之家，是無論如何可以勿愁置乏的；記得民國二十六年春天，那時他還在蘇州工作，夫妻兩個租了一間臨水的小樓，日子過得滿順適的。想着想着，手裏報紙上的字成爲一連串的黑點在面前爬着，他看不到什麼眼前的事物，只是像一個吃完橄欖的人，在回味着那一種苦中帶甜的滋味。

一天就這樣混過去了，馮文尉急急忙忙地擠上那輛沙丁魚似的車廂，經過繁囂的大街，然後下了車，三脚兩步地趕回家裏去。

院子裏老早有一大羣人在那兒談幣制改革，這些汽車司機，理髮師們，所談的自然是非常的粗淺，是的，馮文尉就不滿

意他們那種短視的眼光。在他看來，這一批人如果也談國家大事，那不管是不是國家民族的恥辱。他一向不理會那些人的，就連見面時的一個頭也不肯點，在他心裏認爲要不是由於上海的房荒，他是怎麼也不會鳳凰住在烏鴉羣裏來的；他看那些人，就看着看一羣貓狗的態度。正如他通常的一句話：「這簡直是一羣狗，除了打架只會交媾！」，單從這一句話裏，就可以看出馮文尉在鄰居之中，是如何落落寡合了。

然而院子裏的議論，仍然斷斷續續地鑽到他底耳朵裏來。「你的看嘛，這跟老法幣有什麼兩樣？」汽車司機的聲音：「連「金圓」兩個字都不肯印。」

「說不定會好一點的。」理髮師這樣發着他那「說不定」的議論。

「好一點？」司機的又說：「法幣不及早收回，又發金圓券，鈔票莫老老，再加許多，老百姓真吃不消了。」

馮文尉在房裏咒罵了一聲：

「懂得什麼？真可氣！你們就去談駕駛盤，普魯，卡耳（註——汽車機件名稱）好了，也配談幣制改革？真混蛋。」他想起有位「時賢」的一句名言：「破壞金融政策應該槍斃！」

他狠狠地罵着，咬牙切齒地在房裏罵，好像手中如果真有桿槍，就會一下子把這些傢伙通通槍斃似的。

「別發神經了，我的好老爺！」太太正忙着炒菜：「這些

人你惹得起嗎？」

他本想說一句「有什麼可怕」的話，然而一想到這些慣於拿力勳杖的人們，也只得噤若寒蟬了。一點也不錯，馮文尉這位「長衫朋友」，不用說鬥他們，就連他們的母大蟲，也不敢去得罪，請想一想罷，這個弄堂裏的女人們打架的時候，常常彼此用嘴來咬的那種硬派作風，那是一個弱不禁風的馮文尉敢於得罪的？他只得暗暗地在心裏罵上幾句「狗，真是一羣狗，一羣畜生」來表示洩憤了。

吃完這一家五口的一菜一湯的晚餐，馮文尉非常疲倦地燃上一枝「三貓牌」朝床上一躺，突然，「金圓券」的問題，又像影戲似的闖到腦海裏來。

「究竟是怎麼回事呢？」他問着自己：「三百萬兌一塊，金圓券……四兌一美鈔……二兌一銀元……」

他用手敲了敲頭。

外面，兩個孩子纏着太太在吵着要錢，馮文尉感覺得煩極了，用手堵上耳朵；然而自己的孩子倒底是連心肉，哭聲還是擾得他心裏非常不安。

「一天只是要錢，沒有！」太太說。

「今天只給我們兩萬，人家小杜和小妞每人每天二十萬！」

小孩子抗辯。

「別跟人家比，你爸爸每天只有給兩萬。」太太又說。

「人家米店小孩，每天五十萬呢！……」二孩子加一句。

馮文尉平素最恨那些人物，他們用錢像驢子喝水一樣，然而自己的孩子偏偏不爭氣，硬要提到那些小王八且，他一個箭步跳了出去，在孩子頭上打了一下，同時大聲地罵着：

「去，去，認人家做乾老子去！」

打完孩子，以後的責任便交給太太了；照例地，太太在這家庭裏，老是做着收拾局面的工作的。他用力地關上後門，好像想把孩子老婆連這世界統統關在外面一樣。

頭剛一落枕，「金圓券」三個大字又像南京路的霓虹燈一樣射到眼睛裏來，「二兌一」……

「媽那個×！」他揮了一下手，想把這印象揮掉。

然而：「金圓券」，「二兌一」……「我還有三十塊洋錢」，「金圓券六十塊」……「很合算」……「不，不合算」……

「還不是一樣嗎」……這一連串的問題，擾得他心神不安，他霍地從床上跳下來，隨手從床底下抽出一本書，看一看書名「基特經濟學」。一部經濟的經典名著，他隨手一翻，恰好是第六章論紙幣的第一頁，他看了第一句：「若非日常之經驗，使吾人知紙幣可以代金錢，吾人必難相信其可能……」眼睛離開了書，他承認這是至理名言，再看下去：「紙幣價值有限制，因其價值為法律所賦，不能推諸法律所不及之地域，此所以紙幣不能使用於國際貿易也，硬幣則反是。」他明白，所

謂法律之所賦者，原不過基於人民對於政府的信任，再看下去！「紙幣之價值，較之金錢易於變動，因紙幣之量定於人意，而金銀之量，定於自然……故紙幣可由淺見之立法家發行過多而致其跌價，而金之價，則非政府所能使之跌如其能使紙幣價格之跌也。」

拋開書，他想起法幣過去貶值之速，不禁心悸神搖，然而轉念一想，政府既然表示對於幣信的建立俱有很大的決心，那末，我們又何必杞人憂天，以一管之微去窺全豹？

他燃起一枝香烟，在房裏踱着步。

太太似乎也察覺到他內心的不安，老早帶着三個孩子到隔壁家串門去了；天色暗了下來，這間灶披間裏實在要亮起燈才成，於是他開了電燈。

忽然，他想起拿破倫的一句話，「紙幣為國家最大之禍源，其禍人之道德，如病菌禍人之身體。」，不由打了個冷戰，然後又向自己解釋道：「法幣之貶值，由於過去無限制的發行，今後政府既然已經表示發行額絕不超過廿億，而且又以收購金鈔及標賣敵偽產業和國營事業股票等徵準備金，自然不會重蹈覆轍了。」

他就像一個發寒熱症的病人一樣，內心裏的冷熱變化得非常巨烈，這種自相矛盾的反常心理，弄得他苦惱非凡，就像一頭被蒙上眼睛的驢子，只能繞着同一問題的石磨在兜圈子。

就在這個改革幣制的浪濤裏，起先他還能很理智地去逐一分析，最後，由於一天工作的勞碌，以及頭腦的紛煩，便沉沉入睡了。

第二天一早，他就趕到辦公廳去，這時，中央銀行兌換金鈔銀元的公告，已經在全市各大報的廣告欄裏出現了；對於他，這真是個最現實的問題，硬幣的兌換期限只有一個月，而他那會以七百五十萬元收進一元的艱辛的記憶之中，他是經過多末長的一段苦難的日子啊！然而如今，「一個月的限期」，絲毫不能通融，既無希望改變，又無希望延長，這些沉甸甸圓亮亮的大洋錢，就得無可奈何地換成一小疊紙幣了。

他自然也承認這是一種等於「嗜癩成癖」的不正常心理在作祟，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去掉這種「用亮晶晶的洋錢去換一小疊紙幣的悲哀心」理呢？

他努力試着去掉這種想法，把潛意識禁錮起來讓國家觀念抬頭……但是，他畢竟是一個弱者；雖然有些「時賢」的理論企圖把他領到花園錦繡的境地裏去，而他却仍然盤伏在舊情的泥土裏，死命也不肯出來，向着未來的陽光呼吸。

他這三十塊洋錢，差不多每一塊都有一個辛酸的記憶，過去，由於努力在開支上節省，一點一滴的省下二筆在他認為是並不算小的數目，跑到河南中路的人行道上，尋找那些手裏敲

着叮叮噹噹的銅板的小販，斤斤較量地講着價錢，然後付出新的成疊法幣，又一再敲擊，諦聽，審視……爭執着民國三年的大袁頭。

是的，他有時寧肯多出十萬八萬，也要買到民國三年的「袁世凱」，而這每一個「袁世凱」上寄託着他一個微小的幻夢，他愛惜這些「袁頭」甚過於自己的孩子，不，簡直甚過於自己的生命。

一到晚上，當孩子們睡了之後，他便從床上爬起來，輕手輕腳地開了破皮箱，從箱底取出那個小油紙包，解掉細紮着的橡皮圈，一個個地審視着那些亮晶晶的向他點頭微笑着銀元。

他底心裏充滿了喜悅，不僅欣悅於那種形式和聲音，而且還有一種附帶條件，因為太太在冬天就要生產了；他不再像逃難時那樣，一個孩子生出之前，做父親的往往要為這未來的小生命担上八個多月的憂；現在，他有了這筆錢，「漲罷！」他想：「生產費總超不過硬幣的價格」他相信。就這樣，他對於「袁世凱」存着更高的希望和安慰。

然而，有時要是在報紙的本市新聞版裏，看到一兩則偷竊或者搶劫案的時候，對於家裏的「老袁頭」，他又該心驚肉跳地掛念着了；「真不是個年月，」他想：「一只戒指也會殺掉一條人命。」他想起那三十塊大洋錢，足夠兌換兩只小金戒指的價格的硬幣，便心神不安地出着冷汗。

好容易時鐘的長針指到十二短針指到五點上，他才急忙放下公文，匆匆地擠到公事車上。一直要等他看到洋錢安然無恙地躺在皮箱裏的時候，才愛撫似的托着這一包沉甸甸的東西，把心裏那一塊沉甸甸的石頭放下來。

他是這樣看待這些「貴賓」的，有誰知道一個小公務員心底的苦情啊！

按理說，馮文尉既十分相信那些「時賢」的論調，另一方面，對於國策和法令的遵行，正像他對待自己的工作一樣忠實，那末，他必然按照政府的命令，儘先把自己僅存的三十塊洋錢兌出了。

可是，他並沒有這樣做，不是因為對於金圓券的不信任，也不是對於法令敢於藐視，更不是存心觀望；他之所以遲遲不肯兌出，只由於一種莫明其妙的「愛惜」心理在作祟，話說得簡單一點，他之所以不肯兌出，只不過為着買來不易，而自己所珍視的，却是自家的汗血而已。

就這樣一直拖延了二十幾天，眼看就要到停止兌換的限期了；日期一天一天的逼近，馮文尉心內的不安也就越更增加了。他每天幾乎茶飯無心，一切事情都提不起精神來做，心裏只盤旋着一個問題，就是：「換呢，還是不換？」

半個多月的物價雖然仍舊停在「八一九」的階段，但是其間購買上的困難，却無形地增加了不少；譬如說：在小的方面

，從前偶然有次把趕不上公事車，三輪車的價錢至多不過五十萬，然而現在呢？起碼六角，你說這比例差得有多大？其他如香烟，十幾萬一包的「三貓牌」，現在賣到將近兩角，諸如此類例子，已經使得神經一向過敏的馮文尉沒辦法避免失眠了。

「這幾塊錢，留到年終生產時，不知道所值又該幾何了。」平心而論，我們實在不能過份地責備他的多慮，因為有遠大眼光與恆心的只有偉大的人才具有這種胸襟，而他呢？多年的積蓄唯此而已，你說不叫他着急，而叫他鎮定，那豈非苛求？

這個卑微而又可憐的靈魂，偏偏生在這樣一個多災多難的時代裏，一個月靈魂的受難，遠超過十年肉體的禁囚；正應了一句「禍不單行」的古話，三不的市場上突然又興起一陣陣漲風。跟着烟酒加稅而當局准許了烟酒單獨調整售價，這一個引線，在人心乘虛當兒，便形成這一陣猛烈的搶風；第一天，這搶風還沒有引起馮文尉注意，第二天他正在出神地想着「換與不換」問題的時候，忽然聽見辦公廳裏的人都在紛紛議論。

「絨線買不到了，你看怎麼辦？」交際花A小姐說。

「不用說絨線，連新鮮肉也沒有了！」回答的是C小姐。

「豈止這些？」老趙說：「好牌子香烟都不見了……」

「布店裏人山人海，上午十點左右就拉起鐵門了。」肥老

王說：「像白送一樣，人們見貨就買。」

馮文尉心裏像撒了包針似非常難過，他破例地向科長請了

半天假到街上走了一圈；真不錯，人們都像發瘋似的在搶購物資，他一看情勢不對，就神色張惶地叫了輛三輪車跑回家去。

「我看還是換了罷！」一進屋子他就氣急敗壞地對太太說：「反正這幾十塊錢也是保不住的了。」

「生產時怎麼辦呢？」太太小聲地問，生怕把話說錯了又招他生氣。

「那時再說罷！」他兩手一攤地說：「留着又怕犯法，了又怕將來為難。」

太太什麼也不說，大家面對面地沉默了好久。

「還是換掉算了，」老馮歎了口氣：「早點換掉，先買了點小孩子用的東西，免得越等越吃虧。」

太太自然不表示什麼意見。當天下午，馮文尉又續請了半天假，自己跑到外灘十五號中央銀行業務局去，領了申請書，排隊一直排到晚上六點鐘才換了一小疊金圓券回來。

當天晚上，他們夫妻二人都沒有吃下飯，默默地對着這一小疊綠色的五圓鈔發怔。

第二天中午，馮太太隨着丈夫上街去了，回來時，買了一大堆布匹和小孩子的衣帽鞋襪，此外，他們還買了一隻小雞，兩斤豬肉，幾百天辛勞的積蓄，換來一天的營養，這個故事也就不必往下再說了。

綠衣人

徐翊



黃昏時分。有人在按我家的電鈴，

我出去開門。門開了，在我面前站着的

是一個綠衣人，一個人家稱他們做「郵差」，而實際上在郵局裏却規定「信差

」二個字作他們稱呼的送信人。

他遞給我一封信，並且按着信封上的字，愉快的讀着我的姓名：

「原錦威先生。」

我感謝的把信接了過來，這是一封本埠友人的來信，信封上寫着寄發這信的日期：十月二十八日。

「真有你的！這信纔今天早上寄出

，現在已經送到了，多快！」

我快活的語聲使他的臉上泛起微笑

；我們應該怎樣說明這一個如何真

實平和的中年人？他是全中國九千三百

七十一名信差裏的一個。在抗戰前，我

住在F路，他排日為我們送信，我們家

裏的人極多，而又都是學生，所以平均

每天終有一封信。他從來不厭倦的敲我

們的門，或者按我們的電鈴，我們的門

和鈴從來也不知道跟他的手指接觸過幾

多次，門和鈴的瓷漆漸漸剝落，他額上

的縐紋也多了起來。大家全在衰老。

抗戰後我們搬了家，隔了一年後，

忽然有一天門鈴大響，開出門去看，却

正又是他送信來了，他熟習的喊着信封

上的我的名字，「原錦威先生，原來你

搬到這裏來了！」

上天好像安排下這個信差必須為我

家服務，於我們搬家一年以後，他也給

局裏調派到我們這個新的區域裏來。

這一意外的際遇，使我非常高興，

我說：「你怎麼會調派到這裏來？我們

沒有看見你，纔一年呢。」

「我是命運註定要為你們一家服務

。」他幽默的引用了一個新學來的名詞

。又說：

「局裏調動了人事，並且也加了薪

水。」

原來在戰前，他是三十元一月。這

數目雖然並不大，但也可以安定的維持

了生活，所以人們曾經把郵局跟銀行並

稱，說在那裏服務的人，是捧着「鐵飯

碗」的，永遠敲不碎。信差在上海，共

分十五級，第一級至第八級每二年陞一

級，第九至十五級每一年陞一級。每一年或二年，加薪一元至二元。他就是在這「制度」下晉級加薪的。

可是這一年，他忽然不久又晉陞了一級，原因是經郵政當局實地調查結果，認為他的工作成績很好，給他記了一次小功，恰巧他前幾年也記下二次小功，所以一共三次，得以晉陞一級。他終於是最八級的信差了。

以後他就一直在他的這個工作地區裏服務。他的這個區域，比從前反而小得多，可是他的每天工作時間却較前更久長。原因是從前歸他送信的區域，雖然地方大，範圍廣，可是房屋稀疏，人口很少；現在送信的區域，却是在普通所謂「中心區」，「里弄」之外，還有許多大樓寫字間，所以雖然局裏規定每日工作八小時，而實際上却是常常超過這個工作時間的。因此他很忙，他常常按一下電鈴之後，就把信從門縫裏塞進的，然後又匆匆的去了。偏巧我們家裏來信比前更多，哥哥姊姊們都是靠了信件

的成全，很快的有了美滿的婚姻。妹妹則是經常每天可以收到幾封信，賴着這位信差先生的幫忙，使她知道天底下有那麼多的男孩子在對她嚮往，並且增加她對於青春的驕傲。弟弟的信也不少，大概全是他的拖鼻涕小同學們寫來的。

我則是以握筆為生的人，不得不以寫信來維持我文字上的廣泛的交際，如果沒有信差先生，或者說雖有信差先生而這位信差先生却是一個懶惰蟲，那我說不定就會立刻餓死。因此我衷心感激我們這位送信人的忠實服務。

大概在太平洋戰事發生以前的一個月，在一個大雨滂沱的傍晚，我從一個地方回到家裏去，當我的車子剛在我的家門前停住，我發見一個人從他所騎的自由車上跌了下來，這個人就是我所熟識的那個信差。

他的傷勢雖然不重，可是也跌得不輕。我發覺他的雨衣是破爛的，雨帽是漏洞的，自由車更是人們所謂「老爺」得很，這些公家發給他們的用物都是有

些像我皇大兵一樣，不堪一擊的。

我把他扶進我家客堂間，我說：「你怎麼會跌交的？」他說：「糟糕，就是在大水潦積的馬路中輪了大半個鐘頭的自由車，累得腿又酸脚又痛，車子本來就壞了，公家沒有錢修理，這次在水中派用場，就難免闖了禍。」

他的雨衣脫去後，渾身仍是潮濕的，但他的郵袋裏的信件却保存得相當好，他為我檢出一封信，這信是一個朋友跟我開玩笑的信，信裏裝滿着人們所謂「豆腐」。使我對這個信差，感到由衷的不安。

我問他每日平均終要送幾封信，他說大概在五百封左右，其中平信要佔五分之四，另外一百封則是掛號信，快信，航空信，及新聞紙類。因為他是屬於分局的信差，所以兼送以上各類信件，如果是屬於管理局的，那就平信信差不兼送掛號等函件，掛號等函件信差也就用不到兼送平信了。

這以後，他大概休息一個時期。抗

瑪亞

施濟美

著者 A·庫普林

譯者 汝龍

出版 文化生活出版社



這是一本現實的悲慘小說，是一個控訴。

「亞瑪」，這地方是一個陷坑，下流的街，一直有曖昧名稱的卑污地獄，俄羅斯的賣淫窟。作者告訴我們：「所有的可怕正是在這裏，——其中毫不叫人覺得可怕……」他抨擊賣淫制度，赤裸裸的暴露了可怕的現實，筆下毫不留情。但是，他又以最最溫厚的同情，熱烈的博愛為那些公開繡房中的可憐的「姑娘」們哀呼。他說：「……現在，你有一個人人尊敬的白髮祖奶奶，你從她那兒初次聽到有趣的民間故事，她是你們一家的光榮和君主。你有一個母親，你原先曾經羨着你那幸福而羞怯的小眼睛，貪食而快活的吸吮過她那甜蜜蜜的奶頭。你有一個妻子，你的子女的媽媽，溫暖家庭的製造人。你有一個妹妹

戰勝利了，我發覺他仍在我們住的區域裏送信。其後三年，他不會間歇過，他差不多對他的地區裏的每一條馬路每一個里弄每一個人家的門牌號碼，全都背熟了。任憑人們怎樣寫錯地址門牌，只要是屬於他區域裏的人的信，落在他手裏，他就會替你很快的送到。

可是物價的暴漲，使他生活日趨不安。而郵資過分的低廉，流通信件的数量也大為增加，而增加最多的則尤其是掛號信或者快信，而這些信却又必須要請收信人蓋章，信差方能完畢其責任的。因此他們每日工作的時間較前更長。

「像我這樣熟習了的人還好」，有一次，他說：「最感困難的是一些新的信差，不但新舊路名攪不清，就是門牌號碼也常常使他們頭痛不止。實在，這不能怪他們，因為最近一年來市政當局更改門牌號碼，許多地方老門牌已給撬掉了，而新門牌却遲遲未經裝上，只貼了一張「臨時門牌」的薄紙，經風吹雨打一過之後，就會無影無蹤，你看這叫

——一個頑皮，歡笑，機靈的女郎，她的語聲就像歌唱。只要想到誰敢當着親愛的小妹妹面前說出一句意義曖昧的話，或做出一種太放肆的姿勢，不消說，你的眼睛會充滿血，你的下巴會氣得發抖，講到你鍾愛的小女兒——我甚至不必費那份精神講到她了。可是你却帶着你的先令，你的金元，你的盧布，你的法郎，或你的馬克，心安理得的到賣淫婦那兒去換取愛情的代替，換取仿造的性愛……這是吃人的野獸的想法！」於是他：「是的，我，盡我的知識，盡我的能力，著文反對賣淫。」就這樣，庫普林以他那生動，可怕，真實的詞藻描繪了這醜態，腐爛，陰暗的公開繡房——「亞瑪」，以及那些個被社會擯棄，受家庭咒罵，做了社會制度的犧牲者。

然而「亞瑪」不是抒情的感傷小說，像小仲馬的「茶花女」。瑪格麗特·哥吉耶雖然不幸，這本書裏的幾個「姑娘」卻更淒慘，因為庫普林筆底下的嫖客，是真正的嫖客，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亞芒，即使那些學生，所謂知識份子的花朵，也是茶餘酒後，一時興起，來逢場作戲而已。只有一個記者是例外，他處在旁觀者的地位，冷眼熱心，深切的同情，但他是她們的朋友，不是情人。因此，「亞瑪」沒有纏綿的故事，和浪漫氣氛的悲歡離合；它是直錄的寫實，是激烈的暴露，是憤慨的控訴。

庫普林給我們介紹那些個「黃護照」的女人，他並不像一般文學作家將她們描繪成一個個的天使，純潔得像莫娜·里莎一樣；他卻老老實實的告訴我們，她們的職業性的欺騙，習慣的說謊，仿造的情愛，血腥的爭奪，殘酷的無情，……但是他也不會像一般人似的看她們做魔鬼。這些女人，和世上一切的女人一樣，不是天使，不是魔鬼，也是人，但是被「一道古怪的，穿不透的死

送信的人如何得了？」

新經濟政策實施後，信差的生活跟其他薪水階級一樣，很受影響。上海目前九百另九個信差，（管理局一八八名，分局七二一名。）普通只不過三十九元金圓一月。這跟戰前三十元法幣一月的生活水準，簡直不能相比。而一方面郵資的太不調整，跟物價脫了節，也使郵政當局無法增加信差的酬報。在目前，什麼都以「圓」作單位的時候，而獨有郵票連「角」和「分」也輪不到，還在以舊時法幣作計算，折合金圓僅及厘毫，這無論如何是覺得有些過分的了。

可是我們的這位信差，他的低微的薪金，却並沒有影響到他工作的效率，他照舊的盡着他的職務，照舊的按着門鈴，愉快的讀着我的姓名：「原錦威先生。」然後又快樂的把信遞給我。

有一天，我又見到了他。他的精神萎靡得很，看樣子身體很不好，原來他果然病了。他說：「局裏的經濟情形不好，我們患了病，沒有辦法請假，因為

牆」跟外面的世界隔絕了，這道「死牆」裏面：美麗烈性的珍加，聰明機警的姐瑪拉，天真的劉柏嘉，媚人的巴霞，和善的授愛，安靜的小曼加……以及統統所有的姑娘們，也許被她們的下賤行業折磨得都變成了愚蠢，懶惰，無恥，和自甘下流。庫普林也不否認這一層，但是他覺得：「……她的青春如果曾經在仁慈，關顧，至低限度的安樂生活中過來，她也許不但會成爲一個幸福的母親，也許還會成爲一個可愛的姊妹，一個寶貝的女兒。」她們生活在比監獄還要糟糕的地方，但是她們的心也許是金子，靈魂是美的。

所以，庫普林懷着真誠的同情心替她們流淚，替她們呼喊，替她們不平，替她們控訴。他說：「我知道許多人會覺得這個長篇小說既不道德，又不高雅；但是，我仍舊誠心誠意把它獻給母親們和青年們。」因爲對於惡事閉目不看，決不是應付惡事的辦法。

於是庫普林大胆的爲她們責問一位男爵夫人：「……難道你真認爲我們比所謂上流女人壞嗎？……我們墮落。可是不撒謊，不裝佯，你們卻全都墮落，而且撒謊。這就是我們之間的區別……」

他爲她們發出不平的鳴聲：「那麼人們爲什麼要這樣糟踏我？……爲什麼他們糟踏我？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他吶喊：「我們永遠恨你們，永遠不會憐惜你們！」甚至力竭聲嘶：「……所以，我就決心替我自己和我的姊妹復仇。這應該不應該……」他懷恨到了極點：「我替我們妓女全體來打這一記。」

他替她們懷疑：「……我們上哪兒去？我們去做什麼？……難道世界上就沒有公道？難道我還不該報復？難道我害了病還得感激涕零？難道我是奴隸

沒有備差替代我們接替工作。」又說：「真糟糕，偏又鄰近的一個區域裏的一位信差，因爲薪金不夠維持生活而轉業了，局裏經濟不好，添不起新人，只得緊縮人手，叫我們靠近該區的幾個信差兼顧，所以以後每天的工作要更忙。」

這以後我大概有幾個星期沒有見到他；到我家來送信的，已換了別人，我也沒有覺察。只在有一天深晚十二時，我從我工作的地方回到住所去，我叫幾輛三輪車，都嫌車夫討價太貴，沒有坐成。穿過一條馬路後，在一個餛飩攤旁，我跟一個三輪車夫說成了車價。

正待我坐上車去的時候，忽然這個車夫回過頭來看我，驚奇的發問：

「你這不是原錦威先生嗎？」

在幽黯的路燈燈光下，我爲這一個熟習的稱呼我名字的聲音而驚住，差些兒我要向他伸過手去拿信，因爲跟隨着這一個聲音之後，我是慣常於拿到一封信的；因爲這個車夫正是十年來爲我家送信的信差。

？麻木的東西？獸東西的牛馬？……」一連串的疑問，還有：「這是最後一個問題……到底有沒有上帝？」

他原諒她們的無知，初次的墮落，從心底同情這些人：「……那一回偶然的，短暫的，真誠的愛情，卻給了她力量，足以抵抗第二回墮落的不可避免性……」他撫慰她們：「經歷了苦難，我們才會變得純潔。」為她們哭訴：「我以前既不惡毒，也不驕傲，只有現在才這樣。……我，是個公共的娼妓！你懂嗎？這是多可怕的字眼？公共的！這意思是說不是任何一個人的；不是爸爸的，不是媽媽的，不是俄國的，卻簡簡單單——公共的！從來沒有一個人走到我面前，會猛然想到：噢，這也是一個人啊；她有心靈，有腦筋；她會思想，她會感覺——因為她不是木頭做的，不是肚子裏塞草或塞刨花的野獸標本！……這漆黑的，惡臭的，骯髒的陷坑啊……」

這漆黑的，惡臭的，骯髒的陷坑到處都有，每一個國家，每一個角落，越是文明和繁華的地方，其漆黑，惡臭，骯髒的程度也越利害。在已逝的任何一個時間，在現今的任何一個空間，它是有普遍意義的。所以葛爾奈（英文本譯者）說它，這本痛切而嚴厲控訴的「亞瑪」，是「非同尋常的，逼人暈眩的，直錄事實的書——一本可怕的書。」

在這本「可怕而又並不覺得可怕的」書裏：我們看到妓女的肖像，整個賣淫制度的圖片，公開繡房的陰慘畫面，大都市的膿瘡，病態社會的毒瘤；如果這一切不消滅，那些活生生血淋淋的悲劇，女人的悲劇，社會的悲劇，生活的悲劇，將要永久在搬演，而且愈演愈可怕。

所以，每一個「亞瑪」的讀者，應該不要當它是一本小說在讀，記得這是痛切而憤慨的控訴。

「你做了三輪車夫？不送信了？」他只「啞」了一聲，踏着我坐的車子就向前跑。我坐在車上，心裏異常的不安，我想怎麼丟了這個神聖的職業，去幹無論怎麼說却終是看來不大順眼的三輪車夫？而且我怎麼好意思坐在他拉的車子上？然而又不好說我不要坐了。

車子到了我家門口，我淒然的對他說：「你若是苦了一些，每月的收入比較好了些罷？」

「收入是好得多了，」他說：「只是幹了這麼長久的信差，一旦放下，心裏終覺得難受。而且我是初中畢業的，在信差中也是程度比較好的一個，現在做了三輪車夫，替人趕腿，想想對我們信差真是一種恥辱。」

我付給了他的車錢，他數也不數的往袋裏一塞就跑，但是走了幾步忽然又踏着車子回過頭來，在黑暗中對我說：

「原錦威先生，你是吃報館飯的，你有空的時候，可別忘了替我們那些還留在郵局裏的信差們喊喊苦呀，局裏的經濟實在太拮据了，現在是一粒米能够寄幾封信的呀。」

風雨

蕭羣

古城的秋天有着太多的變異，一夜狂風就將這城市吹得像憑空蒼老了許多，人們簡直摸不清頭腦，像做完一個幽長的夢，一覺醒來却發現這天地整個變了，又像是冥冥中有一個魔術師，乘人不備撒下一道手鋼或者耍了一套戲法。

就在昨天，這城市的天空還是那麼蔚藍；那麼明淨，有成羣的鴿子嘹亮地打着唿哨，飛過來飛過去，宏偉的宮殿上面覆着的琉璃瓦在高敞的天穹下襯托着就更顯得光輝與明亮，儘管這古老的都市在戰禮與貧窮下早就壓得垂危待斃，也儘管有更多人爲着擠購一斤半斤棒子麵在生活的重壓下掙扎，然而這都市在表面看起來仍是安詳地，公園裏與北海的茶座裏仍是坐滿了人，一碟壺香片，一碟芸香糕，一碟豌豆黃，儘管他們多半在爲着生活發愁，然而古城的人們有這種特性，在艱困裏仍

願分一份閒暇，話古論今，偷半日幽情，他們談論的話題扯來扯去雖不免依舊離不開糧食與物價，然而談多了，也願意說一說昨天長安或者華樂的戲碼，這也算是有意在生活逼人的氣氛下故作不甘示弱吧！人家說，這城市的人們神經是麻木的，他們又何嘗沒有感覺？不過少年留下的傳統在閒適的環境裏待久了，他們是非到餓得直不起腰時，是不願放棄那種樂天知命的情緒的，你不看見那些前清的皇親統後裔到現在也許早就淪落得一文莫名，但要是講起當初的豪華與曠達，仍是繪神繪影，就像那些黃金的日子仍舊屬於他們似地，這些天說是秋高氣爽，到城外的仍是絡繹不絕，香山滿山滿野一片赭紅，這正是一年一度觀看紅葉的季節，冷落的山徑一下子顯得熱鬧起來，年青的小伙子，一口氣爬上鬼見愁，氣力不濟的也願意到半山亭或是雙清別墅駐足小憩，

聆取山中情趣，古城的人與古城的天氣一樣變幻得叫人莫測，他們說：「我們乘這當兒玩玩吧：要是再不玩我們不會再有機會玩的。」

是這樣的季節，這樣的生活，但會幾何時，昨夜一宿大風，糊着宣紙的窗櫺被吹得呼滋滋響，躺在被窩裏，聽院子裏的棗樹被風震撼着簡直要連根帶地拔起來，這時候外面一定沒有星沒有月，黑黝黝的空中一定括着又濃又密的黃沙，古城的夜是這麼靜，在從前也許有小販嘶啞着嗓子喊鴨兒梨或是青菓蘿蔔的叫賣聲，但自從有戒嚴令以來，那種幽長蒼涼的呼喊早已沒有了，古城的人們已習慣於這種靜謐，現在除了狂風的肆虐以及偶而傳過街頭巷尾的野犬狺狺的叫吠外，古城的夜是靜得叫人恐怖，這呼呼的風聲，這門窗克察察搖撼的聲音叫人有著數不清驚險的夢寐，人們躺在冷冰的床沿上，輾轉反側會勾起好些可怕的幻像，而那種對於季節的突變更預先帶來不快的敏感



，仲秋宜人的日子就會溜走，明天的日子會變得黯淡，叫人想起遙遙無盡來臨的冬天，而跟隨那季節光臨的，將是嚴寒以及綿綿的冰雪。

明天怎麼樣呢？明天一覺醒來發現這天地却整個變了，蔚藍的天穹是沒有了，打着唿哨的鴿羣也消失了，天色一片灰黯，顯得又低沉又憂鬱，古老的城堞一下子也變得低矮得多，從那下面穿過的駱駝背着沉甸甸的煤塊遲滯地邁着步子，一步挨一步，就像腰脊上擱着千斤重担似地，街上的行人也像一下子變得少了許多，長長的馬路上偶而走過幾個人，也死勁縮緊身子急匆匆地神

氣，這會可以想到公園的茶座一定會顯得異常淒清，這會城外的郊道上一定會連鬼影子都看不見，而一度熱鬧的香山一定又會重復回到冷清的氣氛裏。

就是在這種突變的天氣裏，寶華同寶萍走在長長的西長安街上，在她們腳下有落葉悉悉索索在地上滾着，她們從關外來到這北方的古城裏已有些日子了，這些日子生活的折磨都把她們弄得憔悴與沉默，才十幾歲的女孩子，而且是中學生，這樣的年紀同這樣的身份，都應當蕩漾在歡快的情緒中的，而她們却被憂鬱與哀愁糾纏着，雙眉緊鎖，連她們眸子裏透露的光茫也是那麼黯然的，這樣的天氣，是會叫人淌眼淚的，天壓得那麼低，似乎一不小心就坍下來，她們雖然加速着脚步；但嚴寒却逼緊進襲着，簌簌的冷風不停地從袖口裏鑽進來，她們的身子打着顫抖，手足都冷得發僵了，那些街旁長着一排排的樹木，在夏天的時候倚碧綠成蔭，那底下經常坐着好些做小買賣的販子，行路的人走久了，也願意到這底下坐會歇歇涼，喝點酸梅湯或者吃點冰棍什麼的，但才不多久，這裏就顯得如此荒涼，賣零食的攤子早消失得無影無跡，即連路人經過也縮着頭匆匆而過，樹葉子脫落得稀稀疏疏，剩下的也發着枯黃，孤另另地掛

在光禿的樹幹上。

「咱們現在上那兒去呢？」做妹妹的寶萍問。

「上那兒去？」寶華也不知道究竟上那兒去，她們成天在大街上踟躕着，在好天氣的日子，她們還可以傍着橋欄的石頭上坐下，看河裏靜靜游着的魚羣或者望着遠處的紅牆綠瓦暗暗出神，但現在這些看也看膩了，即使那高大宏偉的皇宮以及它裏面的珍奇寶藏也不再勾起任何興趣了，而現在天氣又這麼冷，她們究竟該上那兒去？連問這話的寶萍也應當覺察出這是多餘的，她們實際上除了在大街上閒逛以外，她們是不會有什麼新鮮地方去的。

「如其早晚得這樣，我寧願還是留在家鄉的好，那怕死也死在那裏。」寶萍又重復着這說了不知多少遍的話，做姐姐的照舊不答腔，祇是默默地聽着。

她們確是想不到，當初她們的家鄉被戰爭的烽火波及後，成千成萬的同胞被謠言威脅着逃到南方來，對於前途，他們不敢想不願想，但心底裏却潛藏一個願望，她們想慢慢地總會有辦法的，特別是年青人，沒有人願意靜坐着等候恐怖的光臨的，像她們的母親，那個在命運壓榨得喘不過氣的老婦人，她死死地勸她的孩子：

「你們走吧：南邊總會好點的，反正我也够老了，死也死了得，你們却沒有理由在這血腥地方待下去的。」

可是走又走到那裏去呢？外面的世界是這麼亂，這麼吵鬧。到處一片血腥氣，即使她們現在走開，將來又會有什麼樣的命運在等待她們呢？

多少年前，聽講她們的父親也是那麼出走的。但以後就再也沒有消息，那會她們都太小，她們大概還是襁褓中的孩子，她們完全不記得父親是什麼樣，也從沒有機會見過，關於他的事情祇是偶而從她們的母親談話中聽取一點，她們的母親一談起就會說：

「什麼時候也會記起的，那會寶萍還抱在懷裏吃奶，那天外面落着大雪，就在那天，你爸爸乘着黑夜走的。」她時常提起的，她講起那天晚上外面括着多麼大的風，那天的夜裏如何黑，「還不是因爲在家鄉待不了嗎？鬼子三天兩天來盤查，後來還是我說，孩子的爸爸，還是你先走吧，你爸爸不肯，說要走就一塊走，再不然就一塊死在這兒，你爸爸是個有情義的人，我們又剛結婚不久，誰又能捨得下誰呢？我說不要緊的，這種反反亂亂的年頭總要過去的，日子也總會太平的，咱們先分

別些時候，往後總還會聚到一塊的，你爸爸是哭着走的，誰想到一隔這麼多年，他沒有再回來，甚至一點信息沒有，誰曉得他現在究竟是活着還是死了呢，可憐咱們娘兒三個一挨就過了這麼多年。」

寶華同寶萍小時候是在母親的艱困與辛勤下扶養起來的。這些話她們的母親說了再說，她們也聽了再聽，甚至能背誦下來，她們在名義上總算是有父親的孩子，但爸爸是什麼樣，她們不知道，甚至於作一個幻想也不可能。她們的母親最初還像癡子似地盼望着，但後來連這份妄想也丟棄了。苦難的日子使她變得沉默，她從前說過多少遍的話也懶得說了，對於生活，在她看來簡直是陷坑，她越過下去，就越陷得深，她爲什麼還要將自己往下面掉得更深呢！「這一切還不是爲了兩個孩子。」她可以那麼解釋，祇要孩子大起來，她就可以放心了，確是兩個幼小的靈魂。在母親溫煦的培植下是慢慢長成了，然而她所換得的却是一身辛勤與勞累，她看樣子是越來越老下去了，她的頭髮開始白起來，鬢間的皺紋也日益加深，見着她的人都訝異地說：「啊呀，簡直老多了。」她的綺麗的年華是這樣慢慢溜走了，對於未來，她又能望着什麼？兩個女孩子長大了早晚也得離開的

，她的丈夫，會再回到她的身邊嗎？或者，她根本不再想起他了，她鬱鬱地說：「就權且比做沒有這個人吧！」

抗戰結束後，好些流浪在外面人又回到故鄉來，連那些多少年沒有見過的人影又露了面，她們的母親經過這麼多年悠悠的歲月，心情靜如止水，本來對一切已拋却幻想，但現在靜澗的心靈却又變得活躍起來，「或許孩子的爸爸會回來吧！」她幻想着有一天她們正坐在爐邊吃晚飯，於是外面有一輛馬車馳過，嘹亮的鈴鐺在傍晚聽其來就分外清晰，於是忽然馬蹄停了腳，有人輕輕叩門環，而門開處，外面夾進一些雪花，一些風絲，有一個人猶豫地探進了頭，「那不是孩子的爸爸嗎？」他應當帶着一頂風帽，臉上蓋滿長濃黑的鬚鬚，那上面還沾着雪花。他們分別了那麼多年現在突然碰頭該說些什麼呢？那麼多年的積鬱，那麼多年的離情，即使他們說上三天三晚也不會說完的，做母親的一想到那些就會臉漲得通紅，連睡覺也沒法平平靜靜地閉眼了，她每天等待着那日子的來臨，但綿綿的冬天過去了。緊接着又是蒸得人昏眩炎炎的夏日，孩子的爸爸沒有回來，她僅有的希望又落了空。「或許他已經死了。」她祇能這麼想，甚至她肯定地判斷：「他不會回來了。」

現在祇有把希望轉個向吧！這國家砰砰嘭嘭打了那麼多年仗，現在一旦結束，以後總能太平些日子吧？孩子現在唸書，過些日子等完全長成了那末一切就會好起來的，但這點微弱的希冀也沒法兌現，這國家的人似乎都與戰爭結了緣，不砰砰嘭嘭放幾槍總像沒法活下去的，熾烈的戰火又再度點燃起來，到處一片紊亂，到處一片火藥味，這個疲勞殘暴的戰爭像草原上的野火一經燒起來，於是很快地就把天際渲染得血紅，這火勢蔓延得越廣，於是牽連得越多，多少城市在戰爭的陰影下喘息着，多少人民在飢餓線上掙扎着，他們怎麼能想到呢？我們自家居然打得那麼鬧猛。

當戰爭的魔手漸漸伸展到這裏的時候，多少人背鄉離井打算逃走，他們差不多都是青年人，青年人要活命，但那兒真正是太平的國土呢？南邊就一定好嗎？「不過那邊總比較好點的。」他們也祇能這麼假設。

於是流着淚離開了多少年生長的地方，背着薄薄的行囊，臨走時做父母的泣不成聲，千叮叮，萬吩咐：「孩子，在外面多多保重。」

寶華同寶萍也是這麼離開的，她們姐妹倆說什麼也不願意，固執着：

「我們不要走，要死也死在一塊。」
但做母親的流着眼淚：

「孩子，別說這個傻話，你們都還年輕，你們的日子還很長，幹麼要守着我這個老婆子呢，」

爲什麼歷史總要重演呢？多少年前，那時因爲家鄉沒有活路，她們的爸爸在一個風雪的夜裏出走，而以後一直再沒有消息，現在時候隔了那麼多年，又輪着她們在扮演着同樣的腳色，十多年的時光就好像還停留在昨天，一代接一代走着相同的路，爲什麼命運不會改變個樣兒呢？難不成她們註定了該流亡？該受磨難？

她們走了，離開了多少年生長的地方，那裏的一草一木都是她們熟習的，東陵北陵的風光永遠不會讓她們忘懷的，還有那地方的塔糖，遼陽的梨柑；蘋菓，這一切都在她們的記憶中生成了根，還有那地方冬天街上堆着厚厚的冰雪以及屋裏熊熊的爐火，祇要有一天她們還活着，她們就會想起它，像想念一個多年不見的老友。

現在她們走在這個北方平原的古城裏，據說這城市一向以優容與款待外間的客人而自負，但那所指的客人或許是貴賓以及友邦人仕之流，也或許這樸實的城市也沾染上些勢利與輕浮，至少在寶華同寶萍看起來，這些

過份的讚譽都是不確的，所謂禮待以及優容等等仍是建築在錢上的，而像她們這一路的腳色是絕不會享受那份恩惠的，她們走到那裏，那些人斜着眼看她們，或者一聽到她們的口音，嘀咕着說：「又是打從關外來的！」這簡單的話語裏包含着輕視與厭惡，於是聳聳肩連看都不屑看的樣子。

她們也算肩着流亡學生的名義，這年頭，「流亡」這兩個字已經叫人厭惡，再加上「學生」兩個字，更得叫人皺眉頭，她們睡地舖，落雨天找着古朽的宮殿前的廊簷下歇足，一身薄行囊，當頭是風風雨雨，但就這樣，拉得曳長的警備車馳來了。

「怎麼？你們隨便闖入名勝地區？」

「老爺，您可憐可憐我們沒家的人，僅不過暫時借這兒歇會腳，祇要雨一停，我們絕對會立即離開。」
來的人手裏拿着指揮棒，來回地舞着：

「不行，這是上面的命令，難道你們不懂，這是有礙觀瞻？」

多漂亮的詞令，人家不會看你的哀懇，你即使流眼淚，那淚水也不會叫人勾起半點同情的，是這樣的日子，生活在缺乏友情的冰窖裏，卑賤如奴隸，如狗。

說是救濟什麼的學校，也虧得我們當官的老爺們想出這樣一個漂亮的玩意，他們油水賺飽了。分出些殘羹骨頭也得叫人想着施捨的恩惠，幾間破屋子，沒有燈沒有水，陰濕，霉暗，一天兩頓最糙的窩頭，看着那些小伙子狼吞虎嚥的勁頭，大官們不由得笑了，像做了一件圓滿的功德。

那些小伙子慢慢瘦瘠下去，面孔上發着臘黃，普遍的患着疥癩，多少人經不起那份磨悄悄地走開這世界，留下的繼續受着那份看不見的苦刑，大人先生們請來幾個像他們一般瘦弱蒼白的先生說是教他們來唸書，天哪，這樣的先生，這樣的學生，說是精神食糧也可以讓餓囊的肚子變飽嗎？

是這樣的生活，沒有飯吃，沒有書唸，實際上，即使勉強有書唸，也不會唸下去的，他們剩着的時間怎樣打發呢？那些華麗高貴的去處不是他們能進去的，甚至於抬起頭瞧瞧的念頭也沒有，而那些冰涼陰濕的居處却關不住年青人一顆熾熱的心，於是最後祇有在馬路上像遊魂似地閒蕩起來，現在那些路在他們已是跑得熟了又熟，即使景山大街的幽靜以及從護城河遠遠望過去的空門也不再引起他們的興趣，話說到末了，於是仍是說着

那千篇一律的話。

「說實話，我要早曉得這樣，我是寧肯死也死在家裏的。」

做妹妹的會睜着一雙怔忡的眼睛像發夢囈地說：

「我昨天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們又回到家鄉，外面正括着掀天撼地的大風雪，房屋的木格窗都給震得格格滋響，但屋子裏爐火融融，紅紅的火光將屋子渲染得一片煥發，我們幾個人傍着爐坐着，有你，還有母親。我們一起喝着茶，一起看着書，母親則做着活計，這會屋子裏顯得異常安靜，我們都被那融冷溫暖的空氣弄得沉沉欲睡，而這會，外面如其有夜行者經過，一定披一肩風雪，腳趾凍得發僵……」

聽着這些話的姐姐却默默不開口，她也着爲那稚氣的話從心頭勾起一絲溫暖，但迎面一陣涼風襲過來，使她冷不防打了個寒噤，她心頭適才佔有的溫暖與滿足一下子都給括跑了，她的心開始冷得打哆嗦，似乎隨時都會停止跳躍一般。

做妹妹的還希冀地問：

「姐姐，你想我們還能回到那夢中的生活嗎？」

「也許吧！」

姐姐的聲音很低，簡直不像是從她嘴裏說出來的一般。

她們在馬路上閒蕩着，逛過來逛過去，累了，想着回去，而且外面的風這般峭寒，她們一雙手足都因為長時間在冷空氣裏暴露着變得失去知覺；儘管她們的住處一樣嚴寒，也儘管那裏所能看見的無非是一些更多愁苦的面孔，但她們的脚步仍是下意識地滑過去。

實在，除了回到她們寒蠢的居處，她們又能上那兒去呢？

她們回到那窄小湫隘的居處，想想看，那裏面住着上百上千的青年人，要在平時，你一踏進這個圈子，準會身上登時引起一種鬆快的，年青人是不甘寂寞的，他們如其不是為命運壓得喘不過氣時，他們是絕不會那麼鬱鬱寡歡的，他們一定會儘情嬉笑，跳躍，但現在他們却染上了那份成年人的憂鬱，他們不會笑，甚至於這一輩子再也不會笑。

寶華同寶萍一回到她們這個園地裏，心就開始往下沉，越沉越低，終於無可再從泥淖中掙扎，這個年青人的天地裏，所有的儘是一排排苦痛的臉同悠長的嘆息。

有人遞給她們一封信說：

「拿去，這是將才郵差送來的。」

她們接過了那封信，被兩種相反矛盾的情緒苦惱着，從那封信皮的字跡來看，她們可以想到那是姑媽寄來的，姑媽會帶給一些什麼信息呢！快樂的。悲哀的。她們每次接一封信，總賺些眼淚與哀愁，家鄉能帶些什麼消息給她們呢？那裏的人啃樹皮，賣小孩，家鄉的冬天來得早，既無電又無煤，以後漫漫的日子還不知如何渡過？經驗教給她們，信上的話多半充滿着酸涼與不安，她們有那末一個感覺，最好不要接任何來信，萬一接着了，她們就祇有繃眉，像這回寶萍就說：

「我情願不打開看裏面寫的什麼。」

但做姐姐的却猶豫地拆開來，她一看到那些歪斜潦草的字跡就後悔為什麼拆開來，她低聲地讀着信上的話：

「……你們不會想到的，你們二舅母跳了井……」

「什麼？二舅母跳了井？」妹妹插嘴問。

姐姐仍自顧自唸下去：

「你們五叔有一天夜裏被拉夫拉了去……」

「那麼好的老實人，為什麼天老爺要這麼懲罰他？」

「……而且你們燒燒也因為刺激過深發瘋了……」

「你別再唸下去吧！」

「她成天噙着，天老爺，你狠心吧：我們一家反正被毀了。」

「我不要再聽……」

妹妹突然地倒在冰硬的地舖上，用手堵着眼，嗚咽着。

姐姐沉默了，她把兩眼盯在信上，移上移下看着，漸漸發出光亮來，她的嘴角也露出一絲微笑，漸漸又讀出了：

「但那是過去的事，現在一切全過去了，而且真沒想到，我們現在……」

妹妹抬起頭來，聆聽着。

四周的人也全圍上來聽。

姐姐興奮地讀下去：

「只是不知你們現在過得如何了？我們時時刻刻在惦念你們，什麼時候能團圓呢？……」

「姐姐！」寶萍叫了起來：喊「咱們回去！」

「回去？」那個放下信，想了想，沈長地嘆口氣：「這裏離家有幾千里路呢！」

以後屋子又開始靜下來。

妹妹繼續嗚咽着，姐姐則望着那剝落的房簷出神。天完全黑下來，外面有人搖着鈴，是吃晚飯的時候，但現在即使這樣又硬又糙的窩頭也不再引起她們的興趣了。

她們默默地渡過這個寒冷括風的日子。



在一個陰歷月半的前夜，幾位朋友坐在空曠的草場上，聽剛從美國回來的記者及作家楊剛女士漫談她旅美的觀感。秋月皎潔，柳影婆娑，大家嚼着杭州的小核桃和花生米，隨便地發問。

楊女士還是在勝利以前出國的，担任大公報駐美特派員的職務，在美國就了四年多，跑遍了好些州，城市和鄉村，接觸了美國各階層的人民。因為她自己寫詩寫小說的文學家，所以對於文化方面特別有興趣。她認為美國的文化界近年來沒有什麼重要的具有信心的著作出版。庸俗的書籍則到處泛濫，大人小孩都愛看連環圖畫，素來認為比較正經的紐約時報最近也開始刊登這種荒唐而且含有毒素的東西了。

有人問起中國相當熟悉的小說家史坦倍克。她說

，史坦倍克現在也退步了，個人生活也不嚴肅。只是他的一本蘇聯旅行記在市上許多關於蘇聯的書籍中還是比較差強人意的。又如以「煙草路」聞名的卡特威爾也顯得日趨下游。一般美國人在思想方面，顯得是

貧乏的。有些人一天到晚嚼着他發現了一個新的 idea，可能這 idea 僅僅是他要再刷一次牙齒罷了。嚴肅的哲學名詞到了他們嘴裏，也變成了低級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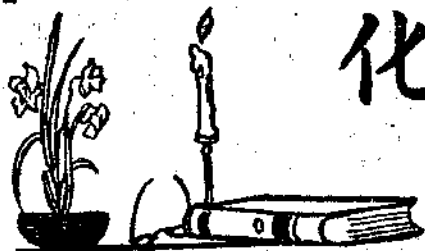
在小說家中，廉威·法格納是相當好的。可是他的作品，被美國的一般讀者當作心理分

析的讀物來看，他們到裏面去找「性」的刺激而忽視了他的時代意義。

提到心理分析，座中有一位先生便問起美國的心理分析術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楊剛用一個有趣的譬喻

楊剛談美國文化

林間



道：「美國人常常去找心理分析的醫生，好像傷風求醫一樣的多。大家懷疑自己心理不正常，紛紛到醫生那裏去談話。另一方面，這種風氣也顯示了美國社會的特徵，人和人是分開的，孤立的，各人的苦悶各人藏在心裏，很少朋友可談，唯一的辦法是到醫生那裏去盡情傾吐，這樣，他們彷彿找到了一種親切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然而看醫生要付錢，還是變成了金錢的關係。」

關於這一點，她繼續說道：「美國這種資本主義社會造成了美國的缺乏羣感的性格，他們每個人都過着孤獨的獨立掙扎的生活。美國的富翁喜歡在子女年幼的時候，就打發他們自己出去掙錢。六七歲的孩子在街上賣報，能够掙錢就是好孩子。長大了，也只曉得如何在社會的階梯上爬，拚命賺錢。……我去到美國之後，才瞭解到個人主義是多麼可怕，每個人都是一孤另另的。我已經在報紙上寫過，那些孤苦伶仃的老太太，怎樣刻苦生活，依靠房租度日，而她的獨生子却在海外做殖民地航空公司的副總理。你去問她們爲什麼兒子不照顧媽媽，她們會說，兒子大了，有他

們自己的家。」

說到這裏這位記者憶起了她在紐約碰到的一件怪事。她曾經在朋友家裏聞到一種惡臭，她的朋友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後來，這幢公寓房子的全體租戶都聞到了氣味。疑心到樓下一家人家是這臭味的來源。那家的門關着，去捶門，捶了兩天不開，以爲是主人出門了。後來想法硬弄開那扇門，發現裏面的人已經死了兩個月，屍身已在牀上腐爛不堪了。楊剛說，「就是這樣，這種事在紐約是很可能發生的，一個人租一間房，死在裏面也沒人知道。」她認爲封建社會就不相同，人與人之間是直接的關係。可是在美國，人與人之間沒有直接關係，要用錢來做媒介。「我對中國更加懷抱着希望，我們沒有美國的這樣可怕的人與人的隔絕。」

據她看來，美國的文明只能說是技術上的文明，不是智識上，精神上的文明。這種文明不是健全的。嚴格地說來美國是「民智未開」。精神上沒有出路，遇到經濟恐慌等大的打擊，就會跑上瘋狂的極端的道路上去。現在有一些恐怖的團體，已在命令它的信徒

們隨身帶武器攻擊「敵人」，所謂「敵人」包括了羅斯福的新政人物，甚至第二次大戰的自動投軍者。

座中有人提起了最近在大公報上讀到的一篇她的通訊「蓓蒂」，這一篇描寫美國一個職業婦女生活的文章是座中諸人全都讀過的。大家覺得這一篇不但寫得好，而且把美國社會的特徵，深刻地放在畫布上了。我們問她：「像蓓蒂這種人，在美國是偶然的例子嗎？」「哦，不，」她答，「決不是罕見的，我還認識一個女打字員，她獨身帶一個孩子，在一個工會裏做打字員，這個工會還算是好的，她的工錢每週有五十元，比起普通打字員平均三十五元的工資來，已是很不差了。可是她還是不能單靠這薪水過活，她要付房錢，車錢，伙食，孩子身上也要化錢，所以她得另外在家裏接受打字的額外工作。我便是她的主顧之一，我每次去送稿子，總看見她忙着工作，……美國的工人在工作時間之外，還得搭車子的時間，合併起來，化在工作的總要十二三小時，一回到家裏再也沒有剩餘的精力了，男人就到酒排間去喝酒……我認識的那個女打字員每天工作到半夜，一清早又急忙起牀

趕車，她的臉色老是青的。」

「他們的生活太可怕了，」她接着說，「我老是想回家，有些中國人却把那邊當作天堂。」最後她帶着笑，故意誇張地說，「我覺得美國只有一件東西是好的，那就是橋。美國的橋樑的建築實在太美麗了。……此外，我什麼也不喜歡。」

朋友們希望她寫一本關於美國的書，讓國人對美國有更深刻的瞭解，她表示也有這個願望。

王 爾 德 死 後

英國小說家王爾德臨死的時候，惟雷諾在旁，據雷諾回憶當時一件悲慘的事情說道：

「王爾德住在拉丁區中一所破舊的房屋裏面，他有一張過期的債票久未償付，因此那持票人竟將死者口中的一口假牙齒拔去，因為它是金子製成的。」



嬰孩

普善山莊的收屍人是一個和善的中年人，他每天踏着送牛奶型的綠色屍車到每一個街道的角落去找那些死去的嬰孩，他們大多一離開母親便死掉，受難的母親不願把他們放在小小的棺材裏，却用蒲包包了，在半夜裏偷偷的丟在馬路旁，這收屍人便用一隻火鉗形的叉子把他們一個個鉗進車子裏，到了山莊，然後收殮。

收屍人對於這工作是很厭倦，他踏着車子，心裏想：「每天是檢拾這些小冤鬼，一個，兩個，三個，……好嘔心！」不過，他還是做下去，這工作是不費精神還可以按月拿薪水打老酒喝，想到這，他的車輪踏快了，他的眼睛也尖銳地注視每一個角落。

今天，他一早就喝了杯酒，吃了幾塊冷肉，天氣很好，陽光照在他綠色的屍車子上，綠色的油漆發着光，他本來很高興，可是忽然煩燥了：「媽的，這樣好的天，却做這樣的事，假使是送牛奶的多好，現在馬路上的人看見我這種車子，都皺了眉頭！糟糕，這鬼事情……」

踏着，踏着，車子是空的，踏得更快，穿過了熱鬧的馬路，僻靜的馬路，現在是到他收獲最多的幾條貧民區的馬路上來了，他的車踏慢了，仔細的瞧：垃圾桶旁邊，衰頹的老樹旁邊，還有陋巷的入口處……

一個蒲包裏，又不知是誰家遺下的孩屍。他趕緊過去，用鉗子把蒲包揭開來，那是個赤裸的嬰孩，灰白色的皮膚，紫灰色的嘴唇，像受了驚恐而酣睡，不像死去似的。

他連忙俯下身去，摸摸那嬰孩，還有一絲溫暖，他心中想想害怕！「還是活的，還是活的，怎麼能够收殮！」他不敢想像：一個嬰孩放在小小的棺材裏會復活起來，鑽進他的腦袋裏，咀咒他：「你謀害



鍾子芒

了我，謀害了我……」

他於是把那嬰孩抱了起來，他故意喊着：「這是誰家的嬰孩……」雖然嬰孩的眼睛還是閉着，但抱在手上，覺得好像一塊軟軟的溫暖的泥土。

看熱鬧的人圍聚了，收屍人善良的說：「我是普善山莊的收屍人，今天，拾到一個活的孩子，他的母親以為他是死了，其實還有熱氣，祇要領得去，撫養大了，也是一件功德！」

看熱鬧的人一小半走開，一個太太模樣的人走來了，看了看這孩子，掩着鼻子說：「這明明是死了，你為甚麼說沒有死」。

收屍人說：「他只是在熟睡，還有熱氣呢，你摸摸看！」那太太掀起了嘴對他彈眼睛：「有熱氣有甚麼用，就是活了，不能維持幾個鐘頭便會死的。」

「不，他的心臟在跳！」收屍人急急地說。

太太却没有理他走了，一個先生走過來，用了很深度的眼鏡在嬰孩的身上打量，也搖着頭：「靠不住，靠不住！我是研究嬰孩教育的，我勸你還是當他死去的好……」

「可是我不能把活的裝進棺材！」

「哼，哼，我是研究嬰孩教育的，我以為還是裝進棺材裏比較健全，因為棺材裏沒有空氣，活的也會安全地死掉，不然，他活了，他長大了，他的環境一定痛苦，一定會自殺，哼哼

」，他也對收屍人彈彈眼睛走了。

收屍人便苦痛的抱着這嬰孩。

一部汽車開過來，汽車夫憤怒地走出來：「誰阻礙了交通，這是官老爺的車子！」

一聽見是官老爺的車子，看熱鬧的都走光了，只留着收屍人。

官老爺在車窗裏，看着這收屍人捧着孩子，他問：甚麼事

。汽車夫報告道：「老爺，他說：這死孩是活的，其實他不過是一個收屍人，一個收屍人大約被鬼纏壓着腦袋，硬說是活的！」

大老爺聽了，連忙嚷：「神經病，神經病，真晦氣！」說着，吐了一口痰，汽車一溜煙開走了。

收屍人還是苦痛的抱着這嬰孩，只剩下他孤另另的一個了。

他拉下那一條老婆為他編結的藍色圍巾，將這嬰孩包了，放在綠色的車子裏，他把車子蓋揭開了，陽光抹着那孩子的身上，孩子的皮膚透着緋紅色，閉了的眼睛宛如海濱拾來的貝殼，兩隻小手像海底的珊瑚，透明的泛着一絲的瑪瑙色，他好像睡了一覺，醒過來，「哇」的一聲哭了，收屍人半驚喜地趕快踏，不是踏進普善山莊，而是向着他的家裏去。

他的家是一個棚戶，在這都市的被人忘記的角落，距離很遠，所以踏得一身是汗，孩子不停的哭，他的心更慌，在一條十字街口停下，等着紅綠燈，但是汽車很多，收屍人心裏既急，便要穿過紅綠燈，這樣一來，一個長鬍子的警察跑過來了：

「看見了紅綠燈沒有？」

收屍人連忙說：「對不起，對不起！」

正在這時，孩子又哇哇的哭着。

長鬍子的警察注意了：「你是收屍人，怎麼可以把活的孩子放在屍車裏？」

收屍人向他細細解釋，長鬍子的警察搖搖頭：「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是拐騙，一定是拐騙！」

收屍人急得身上發癢：「這是真的，我爲甚麼要拐騙這樣一個嬰孩，我要拐這嬰孩做甚麼用？」

長鬍子發怒了，拿起棍子對收屍人的頭上敲：「帶到局裏去！」

收屍人對他苦惱的看了看，屍車裏的孩子，小眼睛睜開了，無從的望着，收屍人覺得有着一生難逢的喜悅，他笑着：「這孩子真好看，像一朵蒲公英。」

長鬍子已經拾起了收屍人的領子：「走，你說他好看，是不是想多賣銅鈔！」

到了局裏，收屍人抱了嬰孩，他又申述他的理由，局長說

：「現在暫時關在拘留所裏，等到弄明白以後，我再放你。」

「然而，嬰孩好久沒有吃東西了，他要吃奶奶，我自己關在拘留所裏，這嬰孩交局長先生管，好嗎？」

那局長對他笑笑：「我沒有時間管這一套，我要回去吃中飯，孩子呢，沒有名，沒有姓，也沒有登記，沒有納稅，他不能算是公民，我不關！」

「然而，他會餓死的！」

「也好，餓死不是連你也可以少麻煩。」局長悍惡地說。收屍人便只得帶了孩子，抱進拘留所，走進了鐵柵。他哭起來，眼淚落在嬰孩的唇邊，嬰孩舐着，他大約從來沒有嘗過鹹味，他不哭了，小小的瞳孔注視着他，收屍人將他抱得很緊，他愛上這嬰孩了，他忘去了飢餓，這嬰孩也像忘記了飢餓。等到事情弄明白——長鬍子在收屍人抬着嬰孩的地方找到一個證人時，已經是黃昏了。

收屍人放了出來，可是仍興高彩烈地把孩子帶到家裏。

收屍人的老婆一開門，便喊：「你真是昏了頭，中飯也不回來吃，米也忘記買了，我們吃甚麼？」

收屍人說：「太太，這是喜事，我今天拾到一個嬰孩，竟是活的，你看，他多麼漂亮。」

老婆斜了一斜眼，她更嘆了起來：「我們自己三餐難飽，怎麼可以養得起這樣一個孩子，替我馬上丟掉，不知是誰家的

雜種！」

收屍人想不到老婆是這樣說，他也火了起來：「你也做過母親的，人家失去了母親，你應該盡一個母親的責任。」

老婆哇啦哇啦的聲音像雷：「我不和你談這套，你就是揀活的拾，也得揀一個份量重的，份量重還可以送到人口販子金絲眼睛那兒去稱斤論兩，一斤可以換一兩金子，現在，這樣輕的小東西，他也不會要！」

「你好狠心，你這打算太毒了！」收屍人憤憤地說，但是老婆已經拿起了掃帚，打在他的頭上：「替我馬上抱出去，抱出去……」

收屍人默默的走出屋子，他苦痛的抱着這嬰孩。他寂寞地走着，走着。

走過市街，走到郊外，只有星光照着他，他抱着嬰孩。

他想：「到那兒去找一個慈善的有奶的母親呢！」

可是四野無人，不見燈火。他忽然又有一個可怕的念頭：「趁現在熟睡的時候，將他丟在這裏吧……」然而當一注視嬰孩美麗的像小貝殼的眼睫毛，他不忍把他放在那街碑之旁。他坐了下來，將嬰孩平放在他溫暖的膝上，夜風使他瑟縮，他無所適從。

一陣風起。他急忙抱起嬰孩，那嬰孩受不住凍餓，全身泛着慘白色，像條僵臥的蠶，他已經死了。

收屍人吻着嬰孩的小嘴唇，他哭了，天上，只有一顆小星射到這死去的嬰孩的臉上。

野火 藍依

遙遠

在草原

野火含了多着一世紀的血淚

在風沙裏疾轉

風動着火勢

火乘着風力

映紅了靜穆的天

麥地 森林 草舍

以及農夫苦槁的瘦臉

河山

是火海

火星

濺到了江南

海濤靜開了睡眼

眺望火閃

風從四面撲來

天邊

青得發藍

雲絮厚地堆積

十一月的氣候像春天

遙遠

在草原

火在風沙裏疾轉

暮 雨

洛 莫



蕭老太太的房子是陰暗的，蕭老太太房裏的窗子常常是關閉着的。蕭老太太喜歡同人家談些不着邊際的話，而能够聽蕭老太太說話的却祇有一個靜靜的沉默的女孩子。

立春以後的氣候還是寒冷。蕭老太太房間的中央安置着一個炭火欠旺的火盆；旁邊幾張古式的木靠椅冷落落着。蕭老太太正俯身在一隻大衣櫃上面。

「時間多麼可怕。」蕭老太太說。她取出一件圓角的，鑲花邊的，紅緞的短襖；在她不遠地方的桌子旁，一個穿深藍色衣服的女孩子在默默工作，她在盆子裏措洗着茶具。「你看，」蕭老太太對女孩子說。

「時間多麼可怕；這些是我年輕時的嫁衣，壓在櫃子裏四十多年了；那時候我祇有十九歲——唔，恰恰比你大三歲；而現在，我却老衰得這個樣子了。」蕭老太太用她戴着老花眼鏡的眼睛端詳着這件過時的緞襖，好像她在竭力地搜尋着，在這件紅緞襖子上失去的那一長串的歲月。她說：「人們都這樣說：『命好不穿嫁時衣』；而我，」她一邊費力地追憶，一邊接下去說。「這嫁衣我記得清清楚楚，祇穿過兩次，以後就壓在櫃子裏，沒有再穿它，我也就忘記它了。時間多麼可怕，這一壓就四十多年了。」

「是的，四十年——時間多麼快啊！」
「但我却有一個不幸的命運。」蕭老太太長聲地嘆息着。「我的一生，僅祇做了三個月的新婦——一個年青的男人的妻子，直到今天，却整整做了四十多年的孀婦。『命好不穿嫁時衣』，咳，我以後對這些嫁衣簡直是怕穿怕看了；就這樣把它一直壓在櫃底，壓了四十多年。而今天，我拿着它，拿着這緞襖，就彷彿正在我十九歲的那一年，我剛從裁縫匠那兒拿來

這套嫁衣，一邊對着鏡子試穿，一邊在心裏暗暗猜念着那個不相識，在外省讀書將要趕回家鄉結婚的青年。——這不是一個夢嗎？

工作着的女孩子把雙手擱在盆沿上，停止了措洗；她的想像追隨着蕭老太太的回憶；她瞪凝着的眼睛想在蕭老太太結滿皺紋的臉上發現一個十九歲少女的春青和希望。

「但時間多麼可怕，時間改變了一切。」蕭老太太用她漏風語音繼續說。「我現在已經是完全沒有那種喪偶孀居的悲傷心情了；我現在有的祇是老年寂寞。每個少女都有她一個美麗的期待——一個美麗希望的苞蕾；而每個老年人却都不能免除那種對人生感到倥傯寂寞的嘆息。少年人騎的是一匹理想的野馬，它祇向未來的，想像的王國奔馳；而老年人，他已經走完了人生的道路，他感到空虛，感到疲乏，於是牠祇能轉過頭來，戀念那自己曾經過來的，雲烟朦朧的道路了；他祇能憑回憶來充實那些有限的蒼白的日子。」

蕭老太太忘記了疲倦地說着。她看見那女孩子又

低下頭繼續工作了。「你不會相信這些話；孩子，你不會知道一個人在很長的時間的路上他將有多少奇異的變化。」

「我知道；——不，我不知道。」

「你怎麼會知道呢？孩子！」蕭老太太看見女孩子的眼睛睜得很大，正好像在期待着爲她打開一個難解的結子。「我以前有一個姨母，一個對生活充滿着快樂的女人。她過着幸福的日子。她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她的大兒子結婚以後，不久媳婦就懷孕了；就在她媳婦做產的那一天夜裏，我的姨母却獨自一個人關在房子裏哭着——爲什麼要哭泣呢？養孩子是一件喜事，還有什麼值得她悲傷？然而我的姨母却悲慟地哭着對人說：『我現在才知道自己老了，我的生命將快要完了——我已經做了祖母了！』我的姨母就是這樣的一個女人：她樂天，她的快樂的幸福的生活使她忘記了時間，使她忘記了自己的年歲。但時間多麼可怕；時間是無情的，你忘記了它，它却決不放鬆你，它數着你的年紀向你警告：你老了，你做了祖母了，更新的一代來接替你的位置了。——就是這樣，我

的樂天的姨母在從做了祖母的那一夜開始，她變得憂鬱，變得多愁，沉默了，而且變得神經質了。」

「後來嗎？後來她不再快樂，她不久之後便悵悵地死去。」蕭老太太說完了，便無力地放下手裏的緞襖，慢慢走近女孩子的身邊。接着她纔感喟地說：

「孩子，你想，衰老對於一個人是有着多麼沉重的威脅。」

「真有這麼一回事嗎？」

「你以為我在編故事嗎？啊，傻孩子！」蕭老太太蒼現出一個悽苦的微笑。她走來坐下在一張椅子上，俯下背用鐵篋在火盆裏掏撥着炭火，灰燼輕輕地滑落了，露出幾條棗紅的凝靜的火光。她重復在椅上坐直了，望着那垂手靜聽的女孩子；隨後她用溫柔的聲音說：「我說的即使是個故事，但老年人的故事也全是一些人生經歷。」

初春的冷風在打着蕭老太太糊着白紙的木格子窗；接着是一陣清脆的雨聲從瓦頁上喧響起來。蕭老太太偏着頭凝神地聽了一會兒，她輕聲地喊：「怎麼，又落起雨來了。」

天色陰暗，房子裏氤氳着潮濕霧氣。幾隻雀子飛來在檐頭躲雨，孤寂地噪着，振抖着羽翼。

女孩子走前去用濡濕的手打開窗子，窗子外是一個小小的天井，一株落完了葉子的梧桐堅硬地挺立着，花砌裏的迎春花，在細長的枝鞭上開着幾朵寂寞的黃花。檐溜在密密地墜下水滴。

蕭老太太打了一個呵欠。她喊：「把窗子關上吧，該點燈了。」

她隨手慢慢地取下那一副老花眼鏡，低低地垂下頭，好像忘記了身畔的女孩子似地，她用細微的聲音自語說：

「時間多麼可怕，又是一天完了。」



狸貓計

李萬福

人物：（以出場先後為序）

劉妃	張龍
郭槐	范與姑
陳琳	太監若干人
趙德芳（即八賢王）	侍衛若干人
范仲禹	寇珠
包拯	龐吉
婦人（即李妃）	龐玉
范仲華（仲禹弟）	馬漢
仁宗皇帝	趙虎
龐妃（龐吉之女）	驛官
王朝	宮娥若干人

劇院的燈光暗下去，從台上投下來一道光：這道光正照着觀衆席後面的港口，一個提着金絲籠的太監從那裏入場。燈光正照着他，隨着他一直走到台前，台前早就安放好寬大的丹簾上面縷着彫空的盤龍，那太監從那裏走上台去，經過左邊或是右邊的，絨幕進入台裏。他剛一進去，幕便慢慢拉開。這是秋天的好天氣，時當正午，遠遠傳來金鐘玉罄之聲。

這是劉娘孃的內殿。

她是二十七八的婦人，生得漂亮而結實，是宋眞宗最寵愛兩個妃子中的一個。她出自高貴的門第，所以言談，風度，動作都有別於本劇中的其它人物。從幾年前正官章獻皇后死後，她就集君王的寵愛於一身。可是歷代的帝皇都喜歡擴充自己的後宮，三宮六院的說法，實際上並不虛假，就以眞宗來說就有過兩次選妃。這選妃是一件天怨人怨的事，全國各州郡縣都要以美麗的少女送進京城聽選。我們早從舊小說或是地方戲中熟悉那樣的情形，每當選妃詔會到達一處，那地就雞犬不寧。經手人作威作福，貪贓枉法。許多家庭爲此蕩產傾家，若干已經訂定的少年夫婦因此分散，章獻死後，皇帝陛下即有再選妃一次之意，但是仍有些怕大臣和百姓的議論。一直到南清宮八賢王死了配偶，他就以替八賢王物色妃子爲名，詔

會天下作第三次的選妃。總管太監陳琳就是那次負責作最後一次挑選的。雖然送到京城的女子為數不少，但是真正被選入宮的却不算太多。真宗並沒有自食其言，果然把入選的一個姓狄的女子賜給八賢王趙德芳了。這就是本劇中後來要提到的狄皇妃同一次被選入宮的。這兩個女人都不如姓狄的女子幸運，當她們的同伴已正式作了八賢妃以後，他們還在劉妃的宮中作司寢侍兒。他們一個叫寇珠，另一個姓李。姓李的偶然地為真宗所幸，就有了孕。真宗年紀已過五十，雖然原來已生過五個兒子，可是都中道死去，因此當李有孕時即冊李為妃，令居與劉妃緊鄰之玉宸宮，那寇珠原是司寢，這時就加封承御。（單從這兩個職銜上我們就知道他所司何事，被他的女主人如何地時刻留意着。）劉娘娘對李妃非常憎恨，因為她的奴隸一變而為與她相同的妃子了。尤其是在端午的夜間，皇帝非常高興。他知道李妃也有身孕，就宣來太史官王宏，要他製造兩個金彈子，這兩個金彈子就用來分賜給劉李兩妃，並且還當面說明；凡先生男者即為正宮皇后，其子便冊封為太子。劉妃原來就恨李妃。到此更是火上加油。這一天早上有人來報說，李妃即將臨盆，所以她在宮內更加不安。

開幕時她背身而坐，氣憤憤地把一隻貓扔到地下。

劉妃 寇珠！寇珠！

宮女 （上，施禮。）娘娘。

劉妃 誰叫你來着？叫寇珠來侍候！

宮女 寇珠人上玉宸宮去啦。

劉妃 玉宸宮！玉宸宮！我聽厭了玉宸宮！誰讓她上玉宸宮去的？

宮女 是……是……

劉妃 別吞吞吐吐的！說！

宮女 就是娘娘自己。

劉妃 我？我？

宮女 娘娘傳旨，要郭公公和寇官人上玉宸宮去的。

劉妃 嗯。——你！你把這隻貓趕出去！

宮女 娘娘……（她遲疑。）

劉妃 趕呀！

宮女 娘娘頂喜歡貓……

劉妃 今兒個我不喜歡貓了。

宮女 是，娘娘。

劉妃 記住，以後永遠不要貓進我的殿裏來。

宮女 是娘娘。（下。）

（金鐘玉馨之聲）

劉妃 還是甚麼時候了？太陽已經中天，這時候還有這些聲音？難道萬歲還在殿上。（緩慢地徘徊

寇珠 (上。她的年紀比劉妃小七八歲。瘦弱的身體，臉上老帶着微微的淺愁。) 娘娘，你剛才呼喚我啦？

劉妃 李娘娘怎麼樣了？

寇珠 還是同昨天早上一樣，她直喊着痛……

劉妃 你看，是不是要生了？

寇珠 娘娘這個我不知道。

劉妃 寇珠，你多大了？

寇珠 娘娘，我十九歲。

劉妃 啊，啊，難怪你不知道。——郭槐呢？

珠寇 他在外殿。

劉妃 叫他進來。

寇珠 娘娘有旨，郭槐進宮！

內一女聲 郭槐進宮！

寇珠 娘娘還是保重身體，不要過於着急才好。

劉妃 寇珠，你不知道這些……要是李娘娘生下來是個男孩子……

寇珠 娘娘身上的也是個男的……

劉妃 是呀；就是我生的也是男孩子，可是她生的男

孩子在前，他的兒子就是東宮太子，我的兒子頂多只能封個郡王。

寇珠 李娘娘生個公主就好了。

劉妃 他生個女兒當然最好，但是她要是生下一個男孩子來呢？誰保得定不是一個男孩子？……

郭槐 (上。他是一個四十多歲的胖子。但是他的胖不是由於不操心來的向是由於生活得過分的好。參見娘娘千歲！)

劉妃 平身。

郭槐 謝娘娘千歲。

劉妃 照你的看法，李娘娘，怎麼樣了？

郭槐 唔……唔……

劉妃 今兒個你是怎麼樣的呀？也是這樣，唔……唔……

郭槐 娘娘，您問的是……？

劉妃 她疼了兩天兩夜，你看，她會不會有個三長兩短？

郭槐 我看不出來，娘娘。

劉妃 (望望寇珠) 又是一個看不出來的？你不是四十多了麼？

郭槐 是，我四十多了。可是娘娘，我沒有……沒有

這個……

劉妃 (明白) 啊，啊……你上御醫院去過了麼？

郭槐 去過了。

劉妃 龐吉怎麼說？

郭槐 龐吉說娘娘待他恩重如山，敢不效命。

劉妃 他有甚麼主意？

郭槐 我看他也沒有怎麼好主意，他要我稟告娘娘，

還是寬心保重。李娘娘生龍生鳳正沒有準定，

劉妃 養得大養不大也還沒有準定，娘娘不可過慮。

你們總是這樣來安我的心，你想想祇要他比我

先生一個時辰，就是那孩子先一剎那落地，那

怕我生的也是個男孩子，我的兒子就得給她的

兒子叩頭稱臣！

寇珠 我是娘娘，永遠是娘娘，她可就抖起來了，她

郭槐 是正宮國母！

寇珠 不，不會的，天下那有這麼湊巧的事？

郭槐 娘娘着急不是辦法，我想把龐吉宣進宮來，從

劉妃 長計議才好。

從長計議？從長計議？那兒還有這麼些功夫候

等着我？祇要那孩子的哭聲一響，甚麼都定了

！

郭槐 我想還是宣龐吉進宮，大家商議商議。

劉妃 隨你們罷？(下)

郭槐 娘娘有旨，宣御醫院龐吉進宮！

寇珠 娘娘可真急呀！

郭槐 寇宮人，你年青，你那兒懂呀？祇要時辰上差

一轉眼功夫，就分君臣，就分后妃，縱然咱們

劉娘娘日後也生一龍，可是見到李娘娘的兒子

就得叩頭稱臣。

寇珠 劉娘娘的兒子就當不成太子！

郭槐 當不成太子，就是想都不能那樣想。

寇珠 還不許人想嗎？

郭槐 要是那麼想，就是大逆不道，就是造反。就當

一個郡王有甚麼威風？正宮皇后出宮用全付鑾

駕，郡王和貴妃都祇有半付。

寇珠 有這麼多講究？

郭槐 你才來一年多，你還不知道。像我，在這皇宮

內當了二十多年的差，甚麼不知道？就拿當今

第一個有權力的八賢王來說，他的南清宮也有

像我這樣的總管太監，職位跟我一般無二，可是比起來就差遠啦！

寇珠 我還不明白，郭公公。

郭槐 我侍候了兩代皇帝，要是下一代的皇帝還是我侍奉，哼，就是當朝的丞相，也要對我恭恭敬敬的。

太監 (捧寶籠上。) 萬歲詔下，劉貴妃接旨！

〔郭槐寇珠下跪。〕

郭槐 公公請少候。咱們這就請娘娘去。

寇珠 〔下〕

郭槐 這是一隻貓？

太監 西歧國進貢來的一隻金絲狸貓，萬歲說劉娘娘喜歡貓，就叫我送來。

郭槐 果然是隻好貓。

太監 你瞧它的毛，真是金色的。

劉妃 (上，後跟寇珠。下跪。) 恭讀開讀聖旨！

太監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今有西歧國進來貢品金絲狸貓一隻，特賜劉妃 貴玩賞。欽此謝恩。」

劉妃 萬歲！萬歲，萬萬歲！〔起。〕郭槐，請述聖

旨。

太監 娘娘，我要回復聖命去了。

劉妃 你去吧。

太監 多謝娘娘。〔下〕

寇珠 (一展愁眉) 娘娘。這隻貓的顏色真好，(劉妃沒有理她，) 萬歲爺真體貼娘娘，他知道娘娘喜歡貓，就把這隻貓賜給娘娘。

郭槐 娘娘，萬歲的心裏時時刻刻都沒忘記，您還是別太着急罷。

劉妃 我現在最恨貓！

寇珠 您不是頂喜歡貓嗎？

劉妃 我不喜歡！

寇珠 唔！……

劉妃 郭槐，把它(指貓)給我！

〔一個聲音御醫院龐吉到！〕

郭槐 龐吉來了。

劉妃 叫他進來！

郭槐 龐吉進宮！

龐吉 (五十歲左右的瘦長個子，世故精深。) 臣龐吉參見娘娘千歲。

劉妃 平身。

龐吉 多謝娘娘。

劉妃 你坐下。

龐吉 我不敢。(拭着頭上的汗。)

劉妃 我看你疲乏得很。

龐吉 我有兩天兩夜沒有闔眼了。

劉妃 你一直就在玉宸宮守着？

龐吉 可不是，一步也不敢離開。剛才聽說娘娘呼喚

，我急急忙忙的走過娘娘這邊來，不知娘娘有

甚麼吩咐？

劉妃 郭槐，你給龐大人說過了？

郭槐 龐大人，就是前幾天，我給你說過……

龐吉 這是一樁機密大事，這裏的人……，這裏的人

……

劉妃 寇珠，你先退下。

寇珠 是，娘娘。(下)

龐吉 娘娘的意思我知道——

郭槐 你祇管放手作去，有甚麼干係都有娘娘作主。

劉妃 龐吉你拿李娘娘跟我來比較比較，你看她是對

你好呢還是我？

郭槐 娘娘說的是實話，你據實回答娘娘。

龐吉 李娘娘出身不高，那裏比得上娘娘世家門閥。

郭槐 你也知道她的出身？

劉妃 剛才你說，我的意思你已經知道了？

龐吉 我略知一二，也不過是胡猜……

郭槐 龐大人跟我談起過，娘娘的意思他全明白。

龐吉 我已經給收生婆說過，要他們把生下來的孩子

弄死！

劉妃 (點點頭。)這樣好。

龐吉 這籠子裏是一隻貓？

劉妃 不要提起貓！我恨它？

龐吉 (拈鬚微笑)娘娘恨它？

郭槐 娘娘平常本來頂喜歡貓的，可是打今兒起却恨

貓了。

龐吉 請娘娘把這隻貓賜給我。

郭槐 你快拿下去吧。

龐吉 郭公公你幫我一下忙，我的主意就出在這隻貓

身上，我想——(附耳與郭言。)

郭槐 (點頭)好，好，(附劉妃耳重述一遍龐吉的

言語。)

劉妃 這計策，好是好，就是太毒……

龐吉 不這樣，李娘娘怎麼害得了？

劉妃 你們好好的會同收生婆辦理去罷——寇珠！寇

珠！

寇珠 (上) 娘娘。

劉妃 取一個頂大的黃封粧盒來，郭槐要上玉宸宮送

禮去。

寇珠 (有些遲疑) 是，娘娘。【下】

劉妃 龐吉。

龐吉 臣在。

劉妃 我忘不了你的好處。

龐吉 多謝娘娘。

【寇珠捧上粧盒上，交與郭槐】

劉妃 郭槐，你們出宮去罷。

郭槐 是，娘娘。龐大人咱們走。

劉妃 別忘了這隻貓！

龐吉 娘娘放心。忘不了這隻貓的。

【燈急滅】

【未滅前即有鐘鼓之聲。】

【燈明，景同前，鐘鼓之聲復起。】

劉妃 (背身而立，望着遠處的玉宸宮，聽見鐘聲又

起，掩耳奔回榻前。) 這是幹甚麼？——這是

幹甚麼？

宮女 【上】 娘娘，這是萬歲臨朝的金鐘玉磬。

劉妃 我知道！我知道！難道萬歲一天都在臨朝？今

兒隨時隨地都在臨朝？

宮女 聽置殿太監說，今天朝房的事可多着哪。宣召

西岐的使臣，又要接見新科的進士。

劉妃 不要給我說這麼！我煩啦！

宮女 是，娘娘【下】

劉妃 她——甚麼東西？出身那麼下賤！萬歲爺，最

奇怪的是萬歲爺，萬歲爺也這樣下賤——(突

然止住，四望無人。) 九五之尊的皇上，私同

一個司寢宮人偷情！狐狸！她偷去皇上的心，

皇上居然封她作貴妃！哼！我真不知道皇上的

心是怎麼的？封她作貴妃，同我一樣的貴妃！

寇珠 【上】 娘娘。

劉妃 我沒呼喚你，你怎麼進來了？

寇珠 我來請娘娘看稀奇事……

劉妃 甚麼稀奇事，我也沒心看去。

寇珠 娘娘，你還是爲着李娘娘的事？

劉妃 就是爲着她。

寇珠 聽說萬歲爺也賜了李娘娘一顆金彈子，跟賜給你的一樣。

劉妃 萬歲爺教太史官王宏打了兩個金彈子，一個給了我，一個給了她，完全是一般無二的。

寇珠 萬歲爺賜一點東西給她，原也算不得甚麼。

劉妃 可是那金彈上刻着天子詔令，說我們兩人誰先生男孩，誰就作正宮國母，兒子是東宮太子，聖駕千秋之後，太子就是皇帝。

寇珠 娘娘你別再想這些吧，你老想着這些，你就老都會憂愁。

劉妃 寇珠，我怎麼能够不想。我怎麼能不望我的兒女好？

寇珠 皇上知道娘娘有身子？

劉妃 他當然知道。

寇珠 皇上爲甚麼又要打造兩個金彈子呢？

劉妃 這就是皇上喜歡李娘，故意作踐我。他明明知道。她會比我先生。

寇珠 娘娘還是同我出去走走罷。

劉妃 我沒有這樣的關心。

寇珠 新科進士正打馬遊宮，你還是去看看去。

劉妃 往年我見過了。

寇珠 可是今年大大不同哩，宮人們都在笑。

劉妃 笑？甚麼人敢笑？

寇珠 娘娘不知道，那個「榜眼」真是好笑。

劉妃 狀元，榜眼，探花一定都是一表人才，有甚麼可笑？

寇珠 狀元探花都是一表人才，可是這個榜眼，黑不溜丟的，像幾年沒有吃飽過飯一樣。

劉妃 或者他在生病——

寇珠 他騎在馬上，娘娘，好像騎不穩，要滾下來。

那件紫袍，大小也不合身……娘娘你跟我瞧瞧去，頂有意思的。

劉妃 不，對我，甚麼都沒有意思。

【鐘聲之聲又傳來】

劉妃 天啦！又是這些聲音！

【郭槐捧黃封粧盒急上】

郭槐 啓稟娘娘，事情已經辦好了。

劉妃 （又驚又喜，聲音有些攪抖）郭槐！

郭槐 娘娘請看。

劉妃 不要看了。

郭槐 (走近她，把粧盒打開一點，燦笑) 娘娘還是看看吧。

劉妃 好，我看了。

寇珠 【想走過去看】

郭槐 【一下就闔上蓋子。】

龐吉 (大汗淋漓進來) 娘娘大喜啦！

劉妃 (疲乏地笑) 你辦得好。

龐吉 娘娘，你說……

郭槐 (大聲) 娘娘說你辦得好！

龐吉 多謝娘娘！多謝娘娘！

劉妃 寇珠，搬個兒子過來。龐吉，你辛苦啦，你快坐下！

郭槐 娘娘，龐大人也有喜事啦。

劉妃 龐去，你家裏有喜事？一會我替你啓奏皇上，重重的賞賜你一下。

龐吉 不敢當。不敢當。不過小兒的前程還望娘娘多多照看。

劉妃 你說你的兒子……？

郭槐 龐大人的少爺，高中皇榜第三名，剛才打馬遊

宮啦。

劉妃 寇珠，就是你說的那個？

寇珠 不，不。我說的是黑不溜丟的榜眼。

郭槐 龐大人的少爺是探花郎。

劉妃 龐大人，我恭喜你啦。

龐吉 萬歲爺駕前。娘娘你還要多關照。

郭槐 龐大人，你放心，探花郎的事，全在娘娘身上。

龐吉 多謝娘娘。

郭槐 還有這個粧盒——

龐吉 快快把它安置了罷。

劉妃 我想就這麼算了，還要作下去嗎？

龐吉 斬草不除根。

郭槐 春風吹又生！

龐吉 娘娘，縱虎容易，擒虎難呀！

劉妃 你們的主意？

龐吉 把他弄死！

劉妃 一定弄死他？

龐吉 宮裏有甚麼僻靜的地方？

郭槐 四處都有巡邏的人。

龐吉 就沒有有一個地方？

郭槐 我想除非九曲橋。

寇珠 九曲橋，九曲橋靠近御花園。

劉妃 你知道。

郭槐 對，對，這件事娘娘交給寇宮人去辦罷。

寇珠 我？

龐吉 寇宮人是娘娘的心腹，諒無推辭。

郭槐 九曲橋在御果園西邊，過橋就是西宮門，那兒

在宮牆邊下沒有甚麼人行走。龐大人，我就

是九曲橋好。

龐吉 寇宮人，你把這黃封粧盒抱到九曲橋邊，把他

扔到水裏。

郭槐 把粧盒裏的東西扔到水裏，再把粧盒帶回來。

寇珠 我……我……？

郭槐 娘娘，你讓她去罷。

劉妃 寇珠。

寇珠 娘娘。

劉妃 你聽見龐大人他們的話？

寇珠 聽……聽見了。

劉妃 照他們的話辦法吧。

寇珠 九曲橋邊沒有人，那一帶都是李樹林，我有些

怕……

郭槐 娘娘叫你去，你就去！快去，快回！

宮女 (奔入) 啓稟娘娘。

劉妃 甚麼事大驚小怪的？

宮女 主宸宮貴生下一個妖孽。

寇珠 一個妖孽？

宮女 是一個沒有皮的孩子，可是生着一個貓的腦袋

。

劉妃 (冷冷地) 天下有這麼奇怪的事？

宮女 皇上氣倒下了，已經傳旨把李娘娘貶進碧雲冷

宮去了。

劉妃 (劉妃，龐吉，郭槐相視而笑。)

要是我生下一個男孩子，將來他又作了皇上，

我是忘不了你們的大恩的。

龐吉 (見寇珠仍在，) 娘娘，她——

寇珠！你怎麼還不快走！

【寇珠抱粧盒急奔出。燈滅。】

陣亡將士拒葬記

美國伊爾汶·蕭 著

施 蠶 存 譯

——你們留戀着的到底是一個什麼世界？

人物：

兵士 帕列斯柯爾
 兵士 莫甘
 兵士 雷未
 兵士 魏學思透
 兵士 薛林
 兵士 田安
 姚安·褒克

蓓絲·薛林
 馬莎·魏學斯透
 裘莉亞·李萊克
 卡賽玲·帕列斯柯爾
 伊麗莎白·田安
 將軍甲，乙，丙
 司令長官一人
 班長一人

小兵甲，乙，丙，丁（任掩埋隊工
 作。）
 天主教士一人
 猶太法師一人
 醫生一人
 新聞記者一人
 報館主筆一人
 女妓二人

時間：

明天晚上開始的那場戰事底第二天

佈景：

舞台分作兩部分——前半個，存其原樣；後半個，照舞台底全長，造起一個較前半個舞台高起七尺左右的臺。整個舞台用不到什麼道具作裝飾，祇要幾十個完整的和散裂的沙包，堆在那高起的臺邊，此外還要一些散落的沙土，也撒散在這個高台上。整個高台都漆成黝黑色。從舞台右翼後方高處打一道光照明了這個高台。這是整個舞台上惟一的光。這個高台代表一個經過劇戰的陣地，現在已經安靜下來，成爲後方，前線已移到數里外去了。在這高台上，正有一排掩埋隊在掘土做一個墳，預備埋葬六個陣亡士兵底屍體。因爲他們都站在一道淺壕裏工作，故看客們祇能看見他們的上半身。六個屍體都盛在麻布袋裏，被堆置在高台底右方。一個班長也立在右方，正在墳穴底邊上，吸着煙……暮啓時，靠近他的一個在壕裏掘土的小兵，忽然停止了他的工作……

小兵甲：喂，班長，他們臭啦……（把他底鐵鏟對那些屍體揮着）讓我們趕緊把他們埋掉吧……

班長：你想聞些什麼好香味來，你要是倒下來了兩天，

就是那麼樣。你還想他變做一朵山谷裏的野百合花嗎？馬上就要埋掉了。快挖土。

小兵乙：（搔着癢）：挖挖抓抓！抓抓挖挖！打見鬼的仗！你要是不挖壕溝就挖墳……

小兵丙：誰有香煙沒有？要是沒有人有香煙，我就抽鴉片去。

小兵乙：要是你不挖墳的時候，你就得抓跳蚤。天啊，隊伍裏跳蚤真多，比……

小兵甲：打仗就是爲了牠們——這些跳蚤。我們都得喂牠們……

小兵丁：我每天都要淋一個澡。你呢？

班長：好好好，衛生家，我們會把你的照片登到「禮拜六晚報」上去——還得著顏色！

小兵乙：要是你不抓跳蚤的時候，那就是你已經完了。這真是一個給大人們過的地獄生活。

小兵丙：誰有一支香煙？我情願賣掉我的鎗——要是我找不到牠——換一支香煙。天哪，他們不做香煙了

嗎？（憂鬱地靠在他的鎗柄上）這個國度真要亡了……

班長：挖土挖土，伙計，上勁點！這不是歇的時候。

小兵丙：（不理睬他）：人家說他們把蘆葦和牛糞捲進

香煙裏去送給我們軍隊裏吃。他們說有點臭味，（

沉思地）幾時倒要試試看……

班長：快點！（呵着他底手）這兒冷得很。我不想在這

裏站個統夜。我連自己底脚都不知道那兒去了……

小兵丁：我已經有兩個禮拜不知道我底脚了。兩個禮拜

沒有鞋子穿了。（靠在他底鐵鏟柄上）我不知道我

底脚趾頭是不是還生在脚上。我從前穿一雙8A的

鞋子。鞋子店裏的伙計常常說，這是一雙貴人的脚

。——怪不怪——現在弄得你連自己底脚趾頭在不

在都不知道……這簡直是不衛生極了……

班長：好好好，朋友，下回你打的那一仗，我担保一定

是很衛生的。

小兵丁：在跟西班牙打仗的時候，生病發燒死的人比那

……更多。

小兵甲：（在墓穴裏猛力地撲打一個東西）：帶住牠！

帶住牠！打死這小子！

小兵丁（野蠻地）：牠到這兒來了！我們把牠趕在角上

了！

小兵甲：把牠的腦漿都打出來！

小兵乙：別這樣打，用那個打！（四個小兵都在墓穴裏

拚命的打，還好像打了勝仗似地爭奪地狂喊）。

班長（告誡似地）：得啦得啦，你們都在浪費時間……

小兵甲（野蠻地猛擊着）：好，打死了。好傢伙……

小兵丁（悲慘地）：你們要知道這耗子至少是在等着屍

首埋葬進去。

小兵甲：你們看見過這樣胖的耗子沒有？我敢打賭，牠

吃得像馬一樣——這傢伙。

班長：算了算了。你們可不是在跟耗子打仗。做正事，

做正事。

小兵丁：我覺得打耗子比打他們有趣得多。（做個手勢

指着前線。）

班長：耗子也要活命。牠們不懂得有什麼更好的。

小兵甲：（忽然把那個死耗子鏟起來送給班長）：班長

，這是我們第一中隊同人送給你的一個小小的紀念

品，表示我們底敬意。

班長：別胡鬧！我不喜歡這個！

小兵甲：（仍舊把那死耗子擎起着）：啊，班長，我很

失望。這個耗子是個出身最好的畜生——牠所吃的

盡是我們美國在最近二十年中生出來的青年人中間

的優秀份子。

班長：動手吧，聰明朋友。（小兵甲退下。）

小兵甲：你看這耗子，肩膀多厚，多有力氣，腰把多挺，肚子多圓——銀行職員，工程師，社會領袖，鄉下財主——吃得好。（忽然把那耗子擲掉。）啊——我真覺得怪累了。我是入伍來參加這場血戰的，可並不是來做這種不見血的掘墳墓工人的！

班長：你把這些話去跟總統說吧，動手動手。

小兵乙：喂，够深了。要我們掘到什麼時候——掘下去

掘下去，把地獄都給翻起來嗎？

班長：每個人都得有六尺土蓋在他臉上。我們應該對死人表示敬意，掘下去……

小兵丁：要是輪到我的話，我希望他們不要把我埋得太深。我要能够爬起來，常常透透氣。

班長：少說廢話，朋友！掘下去……

小兵甲：他們很臭！埋了就算了！

班長：好好好，老鄉，下回要你動手的時候，我們一準先把他們身上撲了香粉再來。這你稱心了吧？

小兵甲：我就是不喜歡他們的味道。爲什麼要我來聞這個味道？這不在我們的規則裏呀，是不是？一個人

總有權利用他的鼻子，可不是，就算是在這個混蛋的軍隊裏頭……

班長：當心，你講到軍隊的時候，你得講得規矩些！

小兵甲：啊，可愛的軍隊……（他拋起一堆土。）

小兵乙：啊，親愛的軍隊……（他也拋起一堆土。）

小兵丙：啊，親親密密的軍隊……（他也拋起一堆土。）

小兵甲：啊，這臭垃圾的混蛋的軍隊……（他接連拋起

三鏟土。）

班長：這算是在死人面前說的好話……

小兵甲：班長，我們開到前線來還不過三天哪，我們該

跟你用散文詩講話嗎？你希望我們說些什麼話，班長，我們都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小兵哪……

小兵乙：來吧來吧。讓我們把他們埋掉吧，我已經生了好幾個水泡，大得可以當氣球用了，埋得深點淺點

有什麼分別？說不定下回有個砲彈打過來，他們就全都給翻出來了……

班長：好吧！好吧！你們要是不耐煩的話——就把他們動手埋了吧……（靠墓穴右邊的兩個小兵跳出來，

開始搬運那些屍體，每人抓住麻布袋底一角。其餘兩個小兵，還在墓穴中，在下面把屍體接過去，排

在墓穴底左邊，觀衆已看不見牠們了。）

班長：一個排好，……那邊。

小兵甲：照他們名字的字母排，朋友。將來我們還要查的。也許總司令要來查一些舊案。

小兵丁：這個還是一個小孩子呢。我有點認識他，挺好的孩子。他常常喜歡寫一些歪詩。挺可笑的。他簡直不像一個死人……

小兵甲：埋掉埋掉！臭得很！

班長：要是你自以爲是很香的話，小夥子，你就該醒醒了。你可並不是什麼挺香的東西，朋友。（大笑。）

小兵丙：這一個去給班長聞聞。

小兵甲：班長，你固然也不是一個玫瑰花和紫藤花底混合體，可是我受得了，尤其是當你說話的時候。

至少你是個活人。那死人身上的味道，可真有點那個……來吧，讓我們把土堆上去吧……（四個小兵皆跳出了墓穴。）

班長：等一等！

小兵丙：還有什麼事？難道還要我們在他們周遭跳個舞不成？

班長：我們還要等牧師……他們還要給他們做禱告。

小兵甲：啊，天知道，我今晚還睡得成一瞇嗎？

班長：別小氣不給人家禱告，朋友。你將來也會需要的，是不是？

小兵甲：天知道，我不，要是我死了的話，我祇要睡得太平些就够了……哦，那麼牧師在什麼地方呢？爲什麼還不來？難道要我們在這裏統夜的等這些傢伙來給他們禱告上帝嗎？

小兵丙：誰有香煙沒有？（悽涼地。）

班長：當心！他們來了！（一個天主教士與一個猶太法師同上。）

教士：統統都弄好啦？

班長：是，神父……

小兵甲：趕快些罷！我已經累透了。

教士：伺候上帝是應該慢慢地的，我的孩子……

小兵甲：這幾天他已經聽了你們不少的禱告了——別太慢慢的了。稍微趕緊一點，上帝也受得了……

班長：少說話，老鄉。

法師：要不要你先做禱告，神父？

班長：這裏頭並沒有猶太人。（指着那墓穴。）法師，我想我們似乎並不需要你。

法師：我知道其中有一個叫做雷未。

班長：是的。但是他並不是一個猶太人。

法師：祇要是這個名字，我們就不必找別的證明了。神父，你先來罷？

教士：最好我們還是再等一等。這個戰區裏還有一位監督教會的主教。他曾經說過想在這裏主持一次葬禮，他每到一個戰區，總得主持一次葬禮的。我想我們還是等他一下罷。這些主教們對於宗教規則是很得重的……

法師：他這個時候不會來的。他正在吃飯。

小兵甲：主教在吃飯的時候，不知上帝在做些什麼？

班長：你要是再不閉嘴的話，我就要把你報告上去了。

小兵甲：我只想把這些事情趕快做了！埋了他們罷！臭得呢！

教士：年青人，對於一個上帝底生物，可不能說這樣的話啊……

小兵甲：如果這是（指指墓穴）一個上帝底生物，那我所能說的，祇是一句，他是流產了的……

教士：啊，我的孩子，你真是刻薄……

小兵甲：看上帝面上，別說廢話了，趕快把這些事情做

完吧。我要把土堆上去了！我再也受不了這種氣味！班長，請他們快點禱告吧。他們可沒有讓我們在這兒站通夜的權柄。我們明天還有事情要做……讓他們同時一起禱告吧！上帝也聽得清楚的……

教士：不錯，真的我們也不必多耽擱時間了。我們也該顧惜顧惜活人。法師，他說的不錯，上帝也聽得清楚的……（他站在墓穴口，替死者唸誦拉丁經文。於是那法師走到另一橫頭，唸起希伯萊經文。在他們倆喃喃誦經的中間，可以聽到一個很輕微，但是很清晰的嘆息聲。唸經的儘管唸經。又一個嘆息聲響着。）

小兵甲（正當拉丁文與希伯萊文滔滔不絕地滾出來的時間）：我聽到一聲嘆氣。（法師與教士依然唸下去。）我聽到一聲嘆氣！

班長：閉嘴，老鄉！（拉丁文與希伯萊文依然響着。）

小兵甲：（在墓穴邊上屈一膝下去傾聽。於是又一聲嘆氣）：別唸了！我聽見一聲嘆氣……

班長：什麼？你打仗難道不嘆氣嗎？安靜些，別嚷！（經文依然安靜地唸下去，並未被他擾亂。又一個嘆氣聲。小兵甲跳進墓穴裏去。）

小兵甲：是從這裏來的！停住停住！（嘆着）快別唸這些見鬼的鸚哥經了！（拋一塊土在墓邊上。）停住！這裏有人嘆氣了……（從墓穴底左端，一個頭慢慢地顯現在土壤邊上。是一個人站起來，慢慢地臉朝着後台。所有的人都嘆一口氣——禱告文還在唸下去。）

班長：啊，我的上帝哪……

小兵甲：他是活的……

班長：混賬的，他們怎麼會弄不明白的？把他抬出來！

小兵甲：叫他們停吧！（唸經的還在唸經）叫他們走開罷！活人並不需要他們……

班長：對不起，神父，這可沒有你的事啦……這裏有了一點錯誤了……

教士：哦，是了，班長。（他與那法師手牽手地走了。

也沒有人注意他們。台上的人都在好像中了催眠術似的默看着那個從死屍堆裏站起來的人。那屍體把他的手抹着眼睛。大家都同時駭嘆了一聲——是一個恐怖乾澀的嘆息。……這時那墓穴底左邊又發出了一個呻吟聲。）

小兵甲：（在墓穴裏）：那邊！（他指點着）我聽見了

，這是從那邊來的！（於是，在那土壤的左邊上，露出了一個頭，接着又顯出了肩膀。第二個屍體立起來了，也像第一個站起來的死人那樣地把手抹着眼睛。台上寂靜，大家屏息着看那些屍體站起來。於是，又有一個屍體靜靜地從土壤中間站了起來，恰在小兵甲的旁邊。小兵甲驚叫起來，趕緊爬出了那土壤，站在土壤後面，俯下身子去注視那土壤裏。除了一點很輕微的鎗械的響聲之外，台上一點聲音都沒有。那些屍體一個一個地立起來，靜靜地立在他們各人的原地方，面對着後台，背對着觀眾。當這些屍體一個一個地顯現起來的時候，兵士們也一動都不動，幾乎連呼吸都沒有。他們鴿立在那裏，一幅冰凍的畫面。忽然，班長開口了。）

班長：你們要做什麼？

屍體一號：別把我們埋葬掉。

小兵丙：我們走開這塊地方罷！

班長：（拔出手鎗）：站在那兒！別動，誰先動一動，我就先打誰。

屍體一號：別把我們埋葬掉。我們不願意教人給埋葬掉。

班長：基督呀！（對那些兵士）別走！（兵士們都挺立

着) 基督呀! (班長跑了出去, 高叫着) 司令長官! 司令長官到那兒去了? (他的聲音微弱下來, 有點驚慌了。兵士們看着那些屍體, 於是, 慢慢地, 悄悄地, 偷偷地, 想拔腳溜逃了。)

屍體六號: 別走開哪。

屍體二號: 跟我們在一起呀。

屍體三號: 我們要聽聽活人的說話聲音呀。

屍體六號: 不要害怕我們。

屍體一號: 我們跟你們實在也沒有什麼不同呀。我們不過是死的。

屍體二號: 就是這一點嗎?

屍體四號: 就這麼一點……

小兵甲: 就這麼一點嗎?

屍體三號: 你害怕六個死人嗎? 你, 也曾經跟死人, 許多死人, 在一起過, 當你沒有空埋葬他們, 而你自已又肚子餓得發慌的時候, 你不是還在他們旁邊吃你的麵包嗎?

屍體二號: 我們跟你們難道有什麼大分別嗎? 我們的心裏有一盎司左右的鉛, 而你們心裏却沒有。我們之間的分別, 就是這麼一小點罷了。

屍體三號: 明天, 或是後天, 那一顆鉛也許輪到給你們了。快來跟我們談天吧, 像我們的同伴一樣。

小兵丁: 這就是那個小夥子——專做歪詩的那個。

屍體一號: 跟我們談談吧。忘記了那個墳墓, 像我們要

忘記他一樣……

小兵丙: 你不要不要——要不要一枝香煙? (班長跟着司令長官回進來。)

班長: 我並沒有喝醉! 我也沒有發瘋! 他們就是——站

起來了, 全都站起來——看着我們……請看——請長官自己看看! (司令長官站立在一邊, 看着。兵士們全體立正。)

班長: 是不是?

司令: 唔。(他慘笑着。) 我早知道會有這種事情的——總有一天。每天都得死這許多人。可是這也太不幸了, 徧發生在我的隊伍裏。各位, 少息! (兵士們隨意散立。司令長官走開了。大砲忽然吼響起來。舞台燈光漸漸消滅。)

【照明轉向舞台前部, 靠右方, 即在剛在一切動作所發生的那個高台底下。燈光所及, 照見三個將軍圍坐在一個桌子邊。司令長官立在他們前面。】

司令：我祇是把我所親眼看見的事情報告將軍。

將軍甲：你並不是造謊吧，司令。

司令：不敢，將軍。

將軍乙：你有什麼證據沒有，司令？

司令：有，四個掩埋隊，還有一個班長，大人。

將軍丙：在打仗的時候，司令，人常常會看見古怪的東

西。

司令：是，將軍。

將軍乙：你剛才喝過酒了，司令。

司令：是，將軍。

將軍乙：當一個人喝了酒之後，他對於他所看見的事情是不能負責的。

司令：是，將軍，我對於我所看見的事情並不負責。我

很高興。我也不會願意把這個責任放在我自己身上

，跟別的責任一起擔當……

將軍甲：來來來，司令，你自己承認吧。你剛才喝了酒

，走出去到那剛才打了勝仗的戰場上，在冷空氣裏

，於是，那酒，那天氣，還有那打了勝仗的興奮……

司令：我已經報告過將軍了，我看見了些什麼。

將軍乙：不錯，我們都已經聽見了。這件事我們都原諒

你。我們並不因為你喝酒而覺得你有什么不好。這是很普通的事情。我們都了解你。現在，在我們這裏再喝一杯，把你那些鬼怪忘記掉吧……

司令：他們並不是鬼怪。他們是陣亡了兩天的人，站起在他們的墳墓裏，睜着我。

將軍甲：司令，你好像有點難……

司令：我很抱歉，大人。這實在是很難受的景像，我親眼看見了他們，不知道各位將軍該怎麼辦？

將軍乙：忘記了他！一個人，被人家當做是已經死了的，給送進墳墓裏去。他又甦醒過來，站了起來。這種事情每天都有——在打仗的時候，你應該知道這

是不希罕的。把他抬出來，送到醫院裏去就是！

司令：醫院裏可不收死人。不知各位將軍主張怎麼辦？

將軍丙：不准再在這裏囉嗦，『不知各位將軍主張怎麼辦？』找個醫官來檢驗一下。如果是活的，就送進醫院去。如果是死的，埋了拉倒！這很簡單。

司令：但是……

將軍丙：不准但是，先生！

司令：是，大人！

將軍丙：找一個醫官同去，先生，再帶一個書記去。叫

醫官做一個正式報告。叫大家做個見證。別再來給我們麻煩了。

司令：是，大人。很好，大人。（轉身退出。）

將軍乙：噢，司令……

司令（站住）：是，大人。

將軍乙：別再喝酒了。

司令：是，大人。還有別的吩咐沒有，大人？

將軍乙：沒有了。

司令：是，大人。（照明從將軍們身上消隱，跟着司令對穿過舞台。司令立停，摸出一個酒瓶。滿飲兩口，照明消失。）

【在將軍與司令談話的一景中，砲聲幾乎很沉靜。此刻砲聲又轟響起來，而且漸漸更響。照明又投射在墳墓景上，那兒已有一個醫官在檢查墓穴裏的屍體。醫官帶了一個聽診器，跟隨着一個充當書記的兵士。原來的兵士中，有兩個被派作見證人。此外還有那個司令官亦在場。醫官正檢查好了第一個屍體，而走到第二個屍體旁邊去，嘴裏說着。】

醫官：第一號。大腸流出。已經死了四十八小時。

書記（複述着）：第一號。大腸流出。已經死了四十八

小時，（向見證）這裏簽字。（他們簽了字。）

醫官（在第二個屍體旁邊）：第二號。子彈洞穿左心室。死了四十八小時。

書記：第二號。子彈洞穿左心室。死了四十八小時，（

向見證）這裏簽字。（他們簽了字。）

醫官（在第三屍體旁邊）：第三號。子彈洞穿兩肺。流血過多。死了四十八小時。

書記（唱叫着）：第三號。子彈洞穿兩肺。流血過多。

死了四十八小時，這裏簽字。（見證人簽了字。）

醫官（在第四屍體旁邊）：第四號。頭顱破碎，小腦散裂。死了四十八小時。

書記：第四號。頭顱破碎，小腦散裂。死了四十八小時

。這裏簽字。（見證簽了字。）

醫官（走向第五個屍體旁邊）：第五號。生殖泌尿器官被砲彈片損壞，流血過多而死。死了四十八小時。

唔。（很驚異地看着那屍體底臉。）哼……（走過去。）

書記：第五號。生殖泌尿器官被砲彈片損壞。流血過多

而死。死了四十八小時。這裏簽字。（見證簽了字。）

醫官（在第六屍體旁邊）：第六號。頭部右方受傷，從眼窠骨到牙床骨。哼。你一定是你母親底寶貝，你一定是。死了四十八小時。

書記：第六號。頭部右方受傷。從眼窠骨到牙床骨。你一定是你母親底寶貝，你一定是。死了四十八小時這裏簽字。

醫官：你說什麼？

書記：我照你的話寫，夫人？……

醫官：我知道。把那句「你一定是你母親底寶貝，你一定是。」塗掉……將軍們不喜歡這些話。

書記：是，大人。這裏簽字。（見證簽了字。）

醫官：六個，沒有啦？

司令：沒有了，醫官。他們是不是都死了？（第四號屍體遞一枝紙烟給小兵丙。小兵丙略略遲疑一下，旋即扮個鬼臉接受了。）

小兵丙：謝謝，伙計。我——我非常對不起——我——

謝謝……（他把紙烟放進口袋裏。）

醫官（對第四號屍體和小兵丙望了一眼）：都死了。

司令：喝一口酒吧，醫官？

醫官：好，謝謝你。（他接過司令遞給他的那個酒瓶。喝了一大口。一手抓着酒瓶，另一隻手把他那聽診器塞進了衣袋。立着注視着那些排列成一隊的面朝着裏後台的屍體，點點頭，於是又喝了一大口酒。靜靜地把酒瓶交還了司令。那司令向那些屍體一個一個地巡視了一眼，於是也喝了一大口酒。照明消隱。）

【現在照明又打在那些將軍身上了。他們面對着司令和醫官。將軍用手裏拿着醫官的報告書。】

將軍甲：醫生！

醫官：有，大人。

將軍甲：在你的報告書裏，你說這六個人每個都是已經死了的。

醫官：是的，大人。

將軍甲：那麼，我想一點也沒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了。

司令：他們都已經死了——去把他們埋掉……

司令：我恐怕，大人，這，這恐怕辦不了。……他們還

站在他們底墳墓裏。他們拒絕埋葬。

將軍丙：我們難道還要攪那些麻煩嗎？我們已經有了醫官的報告書。他們都已經死了。不是嗎，醫生？

醫官：是的，大人。

將軍丙：這樣說來，可見他們並不是立起在他們的墳墓裏，拒絕埋葬了，他們是站着嗎？

醫官：是的，大人。

將軍乙：醫生，如果你看見了一個死人，你能不能知道他是個死人？

醫官：那徵象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

將軍甲：你也喝過酒了……

醫官：是的，大人。

將軍甲：混賬，整個混賬的隊伍都喝醉了！明天早晨下一個命令給全個聯隊裏，在距離火線二十哩之內的那個聯隊不准再喝酒，知道吧？

將軍乙：是，將軍。但是這樣一來，我們將怎樣使他們去打仗呢？

將軍甲：打仗，混蛋！我們不能讓這種事情發生出來。這是壞紀律的！你聽見嗎，醫生，這是壞紀律的，你應該自己覺得丟臉！

醫官：是，大人。

將軍丙：够了够了，別再開下去了，要是再開下去，部隊裏馬上就會大家都知道。我們既然已經得到了註冊醫生的證明書，證明他們都已經死了。埋了他們！別再在這件事情上浪費時間。你聽見我的話嗎，司令？

司令：是，大人。但是我恐怕，大人，我不得不拒絕你的命令，我不能埋葬他們。

將軍丙：那就是違抗軍令，先生……

司令：我很抱歉，大人。一定要違反人們的意志而把他們埋葬掉，這可不在我的軍役責任之內。如果大人仔細想一想，也就可以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

將軍甲：司令的話也不錯。這應該讓國會裏去辦。上帝知道他們將怎麼辦！

將軍丙：那麼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呢？

將軍甲：司令，你說怎麼辦？

司令：我說？停止戰爭！

將軍甲乙丙（同聲地）：司令！

將軍甲（非常嚴肅地）：司令，我們請你別忘記了你的地位的嚴重。這可不是隨便亂來的地方。這是不是

你所能提出的最好的辦法呢，司令？

司令：是的。但是我另外還有一個辦法——如果大人們肯親自到那墳穴邊去看著，並且勸勸他們這些——

噫——屍首——叫他們願意躺下去，或許這辦法會有點效驗。我們離開火線還有七哩，我們可以掩護大人們走到那兒……

將軍甲（咳噲嗽着）：唔——噫——可以，也許會——唔……我們想一想。同時必須把這事情守個秘密！別忘了！一個字也不許走漏！不能讓人家知道！如果人們知道了我們連死人都不能叫他躺下去乖乖的被埋葬掉，那恐怕祇有上帝才會知道將發生什麼事情了！這是最混賬的戰事！在西點軍校裏，他們從來也不講到這種事情。記住，一句也不許說出去，一個人都不許知道，像墳墓一樣的靜，別響，噓！（其他兩個將軍也跟着他噓……）

【照明漸隱——但將軍們的噓聲還可聽見，同時照明移射在舞台底另一部分，那兒有兩個步哨兵立在前線，在沙包堆成的障礙物後面。大砲聲很強。隨時可以看見炮火底閃亮。】

皮汝思（一個年過四十的兵士，很胖，鼓着大腹，鋼盔底下顯出了他底灰白頭髮）：查萊，你聽見那些孩子不肯給埋葬掉的事情沒有？

查萊：我聽見啦。在這種該死的戰事裏頭，你再也不會知道下回還會發生什麼古怪事情。

皮汝思：你怎麼想，查萊？

查萊：他們到底怎樣去對付呢，這是我所要知道的。他們現在祇是在把事情愈弄愈糟。我全都聽見。他們臭得很！趕快埋掉。依我說，就這樣。

皮汝思：我可不知道，查萊。我不懂他們要怎麼樣。基督呀，我也不願意現在就讓人家埋在六尺深的泥土底下，我不願意。到底爲了什麼？

查萊：那有什麼分別？

皮汝思：那到底有個分別，唔。活着到底好些。活在世界上多好，看看，聽聽，聞聞……

查萊：唔，聞聞那些來不及埋葬的死屍臭。的確，那多好。

皮汝思：是呀，這也到底比你臉上堆六尺泥土好些。我猜那些孩子，當他們臉上給堆土的時候，一定覺得

上了當了，他們一定覺得受不了，無論死不死。

查萊：他們都是死的，不是嗎？如果他們是活的話，也沒有有人敢把他們埋下去。

皮汶思：反正都一樣，查萊。他們應該是到現在還活着的。他們是什麼——不是一批小夥子嗎？小夥子不應該就死，查萊。這就是人家把泥土朝他們臉上堆上去的時候，他們不得不拒絕的道理了。他們為什麼要死？他們死了有什麼好處？有什麼人請他們死的？當鎗彈打着他們身上的時候，是不是他們自願站在那兒等死的？他們都還是一些小夥子，有些還有老婆兒女在家裏。他們所要的是回到家裏去，看看書，或是教教小孩子C—A—T，貓，或是帶一女人坐着車到鄉下去兜兜風……現在，當泥土堆上了他們底臉上，管你死不死，這一切都永遠不會輪到他們了……

查萊：埋掉拉倒。我就這麼說……（這時遠處忽發一陣機關鎗聲。皮汶思被射中了。他身子搖晃着。）

皮汶思（他緊抱着他的咽喉）：查萊，查萊……（他倒了下去，把最高的一個沙包也拖了下來。機關鎗又響了一陣，查萊亦被射中了。他搖晃着。）

查萊：哎喲，我的上帝……（機關鎗聲又響。他跌倒在皮汶思身上。寂靜了一刻。於是那大炮聲又吼響了。照明頓熄。）

【一道白色的小光，打在將軍甲身上，他這時正站立在俯伏着的兩個屍兵底屍體旁邊。他把手指還按着嘴唇。】

將軍甲（粗嘎的小語）：噓！別響！別讓人家知道！一句也不准說出去！噓！（光頓熄。）

【現在照明投射到舞台底另一部分——那是一家報館底編輯室。主筆坐在他的桌子邊，記者站在他前面，頭上戴着帽子。】

記者：這就是那故事！完全照實記載，一點不加油鹽。醋，總算上帝保佑了我，給我找到這樣的新聞。

主筆（看着手裏的原稿）：這簡直是荒謬奇談，我自從辦報以來，從來沒有碰見過這樣的事情。

記者：以前從來也沒有過這樣的事情。這是一個挺新奇

的故事。要發生什麼事情了。有些人在覺醒過來了……

主筆：從來沒有過。

記者：所以這是上帝保佑了我，給我找來了。那些傢伙站在墳墓裏說，『見鬼的，你們不能埋掉我們！』千真萬確，一點也不說謊。

主筆（拿起電話筒）：接陸軍部，麥克里台先生……這簡直是個笑話……

記者：這是什麼？這是今年第一個故事——這個世紀裏的第一個故事——歷史上最大的故事——胸膛裏吃了鎗彈的人都會站起來拒絕埋葬……

主筆：他們自以為是些什麼了不起的人——天哪！

記者：那有什麼分別？這是個故事！你可不能錯過了！

你預備把牠登出來嗎？喂，你預備把牠登出來嗎？

主筆：別響！（對聽筒）麥克里台！

記者：這跟他有什麼關係？

主筆：我打聽打聽看。你為什麼這樣着急？……哈囉，

麥克里台嗎？我是漢森，紐約日報館的……是的……

……你聽着，麥克里台，這裏有一個新聞，關於六個拒絕埋葬的兵士的……是的……

記者：他說些什麼？

主筆：曉得，麥克里台。好吧，如果政府的意思覺得應該這樣……好的，好的……

記者：怎麼樣？

主筆（擱下聽筒）：不成。

記者：天曉得，你非登不可。人民也有權利應該知道。

主筆：在戰爭的時候，人民也有一個什麼都不知道的權利。即使我們把這新聞登出來，也會被檢查掉的。

記者：哎，這真是胡來……

主筆：你去另外寫一個教人家看了有趣的關於前線士兵的故事吧，那就教你够忙了，你知道……就是那種故事譬如那些前線的士兵，怎樣在衝鋒之前唱着小曲

『除了愛情之外，我一點別的東西也沒得給你』……

記者：可是上星期我已經寫過一篇了。

主筆：那篇大受歡迎。再來一篇。

記者：但是那些在墳裏的傢伙，老闆，勞合保險公司準備一塊賠三塊給這些不肯躺下去的傢伙。這就是個

故事！

主筆：留起來。二十年之後你可以寫一本回憶錄，把這事情發表出來。現在還是回去寫一篇『除了愛情之

外，我一點別的東西也沒得給你』的小說，一千字
够了，要生動一點。今天的陣亡將士題名表足足佔
了兩版，我們必須有一點有趣味的東西調劑調劑：
……（照明頓熄。）

【砲聲響着。照明投射到高台上的墳墓上，那兒
六個屍體依舊直立着，露出了大半身，面朝後台
。掩埋隊也仍在，還有那司令，那三個將軍。】
司令：是不是，大人們看該怎麼辦？

將軍甲（發脾氣似地）：我看見了。別再囉嗦，『大人
們該怎麼辦？大人們應怎麼辦？』

將軍乙：他們自以為是些什麼人？

將軍丙：這是違反一切軍紀的。

將軍甲：靜些，請靜些。別讓人家注意……這件事必須
用一點權威去對付——而且要對付得週到一點。我
去給他們訓話！（他走上前去到墳穴邊。）弟兄們
！聽我說！我們現在是在一個很奇怪的境況裏。不
過我知道，這事情給你們的麻煩，也等於我給我們
的麻煩一樣多……

將軍乙（悄悄地對將軍丙說）：說錯了。他開砲倒不壞
，可是要用到他的頭腦，那就不成……我從認識他

的時候起就知道他是這樣一個人。

將軍甲：我們也都是很希望戰爭能够儘量快儘量平安地
結束掉。我知道，對於這一點，你們也跟我們一樣
的。爲什麼我們不能連合起來把牠解決了過太平日
子，這似乎沒有什麼理由。朋友，我承認你們諸位
的陣亡是很不幸的事。我曉得你們諸位都是明白事
理的。而且也都是肯聽從責任底聲音的。責任底聲
音，是的，那就是把你們送到此地來爲祖國而死的
責任底聲音。諸位，你們底祖國要求你們躺下來，
安安靜靜的被埋葬掉。難道我們的國旗應該爲你們
而下着半旗，而你們却可以忘却了你們對於祖國——
——這個生長你們，培植你們的可愛的祖國——的責
任嗎？我愛美國，諸位，她底山和谷。如果你們諸
位也像我一樣的愛美國，諸位就不應該……（他感
動得中斷了一下。）我覺得話都說不下去。（又稍
停。）我已經把這件事情研究過。我覺得對於各方
面都有利的最好的辦法，還是你們諸位平平安安地
躺下去，答應讓他們把你們諸位埋葬掉。（他等候
着。但那些屍體一動也不動。）

（未完）

崇禎皇帝傳

姚雪垠

第一卷 悲劇的根源

第一章 血腥的傳統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天色黎明時候，有一個不幸的嬰兒在東宮裏誕生了。這正是凜烈慘淡的嚴冬，北京城滴水成冰，一切的生物都在嚴寒的威力下瑟縮而顫慄，不知有多少生命正在冰雪中凍餓而死。好像這季節象徵着這嬰兒所處的悲劇時代，也象徵着他一生的不幸命運。而且他的命運和整個民族的命運是不能分開的；當他的悲劇演完之後，整個的民族又繼續扮演了三個世紀。然而當他誕生的時候，皇宮中並沒有引起來多大重視，更沒有人會想到他竟有那麼重要：將由他來償還祖宗的累世血債，做中國歷史大悲劇的一個主角。他不是長子，他的父親還沒有承繼皇位，所以人們只能預料他將來有一個王的爵位，無聲無臭的活着罷了。

這嬰兒的名字叫做朱由檢，就是十六年以後的崇禎皇帝。

朱由檢的家族歷史，只能追溯到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為止。如果再向上追溯，我們只知道朱元璋的祖先是句容的淘金戶，因為句容不產金子，不得不每年買金子交賦稅，所以到朱元璋的祖父時就携家逃到盱眙。祖父死後，朱元璋的伯父在盱眙又窮得沒法生活，帶着朱元璋的父親逃到鍾離，就是如今的鳳陽縣境。因為是貧賤人家，所以朱元璋的五世以上全不可考，從五世祖到他的父親一代也沒有名子，都是按排行稱呼^①。朱元璋幼年時候，因為家窮，父母送他到皇覺寺做小和尚^②。皇覺寺是個窮寺，所以後來又出來覓食。而他的父母和長兄（重四）都是在至正四年大饑疫中死的。三兄重七因為出贅於劉姓，他自己因為做了和尚，都饒倖沒餓死。到他二十四歲時，天下大亂，他的二兄，三兄，以及四位堂兄，都死光了。就在這年的閏三月初一，朱元璋無路可走，到郭子興那兒投軍。郭子興見他相貌很怪，留他做一名親兵。從此以後，他就拋棄了托鉢僧的生活，開始去創造英雄事業。經過了十五年的廝殺，他竟然奪得了皇帝的寶座，建立了大明皇朝。

從民族解放的意義上說，我們不抹殺朱元璋的偉大功績。但從另一方面看，朱元璋和他的子孫們却罪不可恕。

①明史太祖本記對於朱元璋的先世略而不提，只說：「先世家沛，徙句容，再徙泗州，父世珍，始徙濠州之鍾離。」朱元璋所撰的朱氏世德碑才敘述到以上五世，但直到朱元璋兄弟輩尚稱爲重一，重二，重三，重四，重五，重六，重七，沒有名字。元璋的排行是第八，應稱爲重八，「元璋」二字是後來起的名字。他的父親叫做五四，大概在他成功之後，爲着雅馴，才編出「世珍」這個名字，所以帶着濃厚的知識份子氣味。

②太祖本記說他是在父母死後，孤無所依，才入皇覺寺爲僧。朱氏世德碑說：「曩者，父母因□□（即太祖名字）幼多病，恐不育，捨入皇覺寺。」可見朱元璋入皇覺寺爲僧是在幼年，由父母捨去的。不過碑中說因爲多病捨入寺中，也是掩飾的話。

他們統治中國有二百七十多年，使君權擴張到瘋狂地步。從開國的朱元璋到亡國的朱由檢，除掉享國很短的惠帝以外，我們所看到的皇帝不是荒淫，便是愛錢；而獨裁，蠻橫，殘酷，則是他們的傳統作風。我們所看見的皇帝都是那樣的剛愎，驕傲，差不多失去了理性，也失去了人性；歷史上所謂「從諫如流」的開明皇帝，在明朝沒有一個。明朝的皇帝不僅把人民當做了奴隸，也把大臣當做了奴隸，隨隨便便的加以羞辱，給以刑罰。雖然朱元璋靠農民的力量奪得政權，但他的政權却建築在大地主的利益上面，使皇莊，官莊，豪門佔田，徭役和賦稅制度，剝奪了農民的生存權利。

確實的，明朝的歷代皇帝盡都是血腥的統治者。他們不是靠清明的政治來維持政權，而是靠錦衣衛鎮撫司，東廠和西廠，這些特務機關和特刑庭來維持政權，是靠殘無人道的酷刑和殺戮來維持政權。血債自然要用血償還，而一切違反理性的統治辦法都只能增加人民的普遍仇恨和統治階級內部的分崩離析。所以，在明朝，農民叛亂和少數民族的解放戰爭，將近三個世紀中此起彼落，接續不斷，終而形成崇禎年間的狂風暴雨，將大半個中國都捲入內戰之中，同時朝廷解體，連皇帝所信任的太監也一個個背叛了他。

三

要瞭解明朝皇帝們的那種血腥統治的傳統作風，我們不能不從朱元璋開始談起。朱元璋的殘暴好殺，在正史和野史中的記載極多，中國皇帝中沒有一個像他那樣的手段毒辣。當他的皇權鞏固之後，他開始殺戮功臣，不管被殺者是否有背叛行爲或企圖。洪武十三年殺胡惟庸，二十六年殺藍玉，凡是和胡藍兩家有一點關係的，或與胡藍二家毫無關係而只是展轉牽連才能找出關係的，一概屠殺，更不分男女老幼。兩個案子共殺了多少人，沒有正確數字，也不容易有正確統計。據正史上的記載：洪武十三年胡惟庸的僚屬和同黨被殺的有一萬五千人；到洪武十四年這案子繼續蔓延，四方有仇怨的人家互相誣告，指仇家爲胡黨，被誣的人家立刻被捕入獄；到二十三年把李善長和陸

仲亨牽連在內，又大大屠殺一陣，一直到二十五年還在屠殺。大概從洪武十三年胡案發生，到二十五年殺靖寧侯葉昇爲止，以共殺戮了三萬多人。至於藍玉一案，據洪武二十六年九月明太祖的詔書上說：「藍逆爲亂，謀泄，族誅者萬五千人。」這是皇帝的詔書，當然不肯多說。大概正如這詔書上所說的，「族誅」而死的人數是一萬五千，單人被殺的不算在內；所以明史紀事本末說：「徹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論死者可二萬人。」

◎想想看，一個人犯了謀反罪，別人毫無責任也要被牽連在內，全家老幼不管有幾口人一齊殺光；而且展轉株連，一殺戮就是幾萬人，這不是比野蠻人的報復主義更要野蠻？

明太祖是犯了「虐殺狂」，同張獻忠有點相似。不過，張獻忠的好殺是一種由痛恨官、紳、地主所形成的報復主義，日久而成爲變態心理，而朱元璋的情形却並不那樣單純。朱元璋由窮無所依的和尙出身，爬上了皇帝的寶座，自尊心與自尊心交織起來，所以他忌諱極多；其次，他時時提防着別人會奪取他的寶座，於是猜疑和毒辣就愈來愈兇；第三，他憑着武力奪得政權，在屠殺中成長起來，自然很容易形成了殘忍性格，由於他的自尊心和自尊心交織而成的反常心理，不知枉殺了多少人，從正史和野史中可找出許多例子，如今舉幾個寫在下面。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三只記洪武十三年胡惟庸「僚屬黨與」死者約一萬五千人，株連甚衆，至於以後株連的數目却没有提。明史胡惟庸傳說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長和陸仲亨兩家家奴告主人曾與胡惟庸同謀不軌，太祖發怒，「肅清逆黨，詞所連及，坐誅者三萬餘人。」按明史對洪武十三年所殺的人數沒提，此處說「坐誅者三萬餘人」係連十三年以來所殺的而言，並非又殺了三萬多人。到二十三年，這案子已成尾聲，不該死得比十三年的數目更大一倍。明史因修詞有毛病，所以使我們感到含混。

◎明史紀事本末在這一句下邊接着又有一句：「蔓衍過於胡惟庸」。這話錯了。以藍案的二萬死者比胡案第一批的一萬五千死者，當然超過；可是胡案拖延了十年以上才停止株連，前後死者是三萬多人。藍案發於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到九月間明太祖就下詔「胡黨」和「藍黨」除已捕在官者外，不再追究，所以死的人應該較少。

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在賀表中用「光天之下，」和「天生聖人，爲世作則」等句子，朱元璋疑惑「光」字是指他剃過光頭，「聖人」是指他曾爲僧人，「作則」是罵他起先作賊，於是徐一夔便被殺掉。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澧州學正孟清，都是因爲替別人作賀表用「作則」二字而被殺掉。祥符縣學教諭賈翥替別人作賀表用「取法象魏」一句話，朱元璋認「取法」的諧音是「去髮」，把賈翥殺掉。尉化縣學教諭許元替別人作賀用「體乾法法坤，藻飾太平」二句，朱元璋認爲「法坤」是罵他「髮髻」的，「藻飾太平」是咒他「早失太平」，把許元殺掉。德安府學訓導吳憲替別人作賀表用「天下有道」一句話，朱元璋認爲「有道」的諧音是「有盜」，把吳憲殺掉。懷慶府學訓導呂睿替別人作賀表用「遙瞻帝扉」一句話，朱元璋說「帝扉」就是「帝非」，把呂睿殺掉。亳州訓導林雲替別人作東宮賜宴箋，用「式君父以班爵祿」的句子，朱元璋認爲式和弑的音相同，「式君父」就是「弑君父」，把林雲殺掉。

這些例子都是說明朱元璋因作過和尚，所以總疑心別人諷刺他爲和尚，剃過光頭；因初起事的時候等於盜賊，總疑心別人故意在暗暗的指他的在從前作賊；同時也說明他因爲自己讀書少，總疑心讀書人用隱語罵他。我們常常提到清朝的文字獄深爲憤恨，而實際上，文字獄的作俑者是明朝的開國皇帝。

四

上邊的事已經充分的說明了朱元璋，這個獨裁暴君是多麼的沒有理性，如今我們再舉出兩個小故事證明他是如何的封閉民衆的嘴巴。據說有一天他在南京的大街上走，聽見一個老太婆悄悄的呼他爲老頭兒。他非常生氣，到徐達家裏繞着房間亂走，想着如何報復，不肯說話。徐達不在家裏，他的夫人害怕極了，以爲是徐達犯了什麼罪，

○洪武六年頒大明表式，將一切賀表都定出格式，免得發生毛病。等徐一夔的事件發生後，因禮部的請求，朱元璋才定出四百多個應該忌諱的字，刻成木版印出來，頒佈天下。可惜這四百多個字的內容，如今我們不容易知道了，不然一定可以現獨裁者的更多笑話。

使皇上如此震怒。朱元璋告訴她不管徐達的事，隨即召五城兵馬司總諸軍前來，命他帶人馬去將那一帶的人家的家產統統籍沒。另一個故事是說有一年的元宵，朱元璋在南京微服出遊，走到聚寶門外，看見一家老百姓正猜燈謎。一個燈謎出來，畫着一個大脚女人，懷抱一個西瓜，引得觀衆哈哈大笑。這大概影射一句俗語或歇後語，即：「淮西婦人，好大的脚。」朱元璋認爲是諷刺他的馬皇后，第二天就派人剿滅出燈謎的一家九族，三百餘口，鄰里俱發遣充軍。這兩個故事都說明朱元璋氣量狹隘有怨必報，把人命當做草芥。因爲他有怨必報，無恩無義，所以大批的誅戮功臣，兇殘超過了古代的任何帝王。宋濂是當時的最大學者，不但在國內名重朝野，在國際間也極負聲望。而且爲人極誠懇，正直，連朱元璋也說他是個賢人。他忠心的事奉朱元璋十九年，做太子的師傅也有十年，而結果，因他的孫子宋慎牽連進胡案裏邊，把他的家產籍沒，又把他的兒子宋璫和孫子宋慎都殺了。朱元璋本來也決心殺他，幸而馬皇后和太子竭力保護，才沒殺他，把他送到茂州安置。可憐這位七十歲的老人經不起如此打擊和長途

○明史宋濂傳：「外國貢使，亦知其名，數問宋先生起居無恙否。高麗，安南，日本，至以兼金購（其）文集。四方學者悉稱（之）爲太史公，不以姓氏。（稱之）」又日本使者曾以百金求其文，他拒絕了。

○據野史所記，和明史與明鑑不同。梵天廬叢錄卷一：「十三年失朝。太祖召其子中書舍人璫，孫序班慎，問之。對曰：「不幸有且夕之憂，惟陛下哀矜赦其罪！」太祖密使人瞰之，無恙，大怒，下璫，慎獄，詔御史就誅濂，沒其家。」以太祖的性格和素行來看，這裏所記的決非全不足信。明史宋濂傳中就載有一段故事，說太祖曾有一次派人潛至宋濂公館察看，第二天問宋濂：你昨天喝酒了沒有？同誰喝酒？吃的什麼菜？宋濂以實對，太祖笑起來，說他誠實。太祖是明代特務政治的創始人，故野史所記的很有可能。大概先有此事發生，跟着又有胡案牽連，而以胡案爲主。又，明史只記馬皇后救宋濂，而對於太子救宋濂事略去不提。按梵天廬叢錄所抄野史，太子救宋濂係在馬皇后之前，其經過極有真實性，原文如下：「濂嘗授太子及諸王經，太子於是泣諫曰：「臣愚陋，無他師，幸陛下哀矜貸其死！」太祖怒曰：「俟汝爲天子而有之！」太子惶懼，不知所出，隨赴灑。左右救，得免。太祖喜且罵曰：「痴兒子，我殺人何預汝乎？」因徧錄救灑者，凡衣履濡水者擢三級，解衣履者皆斬之。曰：「太子溺，俟汝解衣而救之乎？」乃赦濂死，在更令人謁，然其怒卒未解也。」

折磨，走到夔州時害病死了。

朱元璋的野蠻的報復主義和絕對的君主獨裁，構成他的血腥的統治作風。由於這血腥作風，使他周圍的人沒一個不提心吊胆，顛顛兢兢。太子看見他那麼好殺，心中有無限難過，但如果進諫，便要受他的責罰，說不定有生命危險。皇后對他有救命之恩，因為他好殺，臨病危時拒絕召醫生治病，怕的她自己死後皇帝要殺掉醫生。據說徐達在臨死前也囑咐醫生先逃，後來徐達一死，朱元璋果然下令捕殺醫生。我們都知道關於韓復榘有一個傳說，說他問官司時人們都注意他的手勢：如果他的手從前額摸下來到下頰停止，被審的人就不至於死；如果一直摸過下頰，被審者就沒有活的希望。相傳朱元璋也有一個習慣：上朝時如果他將玉帶舉到胸口，這一天殺人便少；如果將玉帶向下一按，滿朝中便立刻沒人色了。想想看，這樣的統治者怎麼會得到同情？怎麼能不陷於孤立？而且朱元璋不僅對個人施行他的報復主義，對千萬民衆也是如此。他因為恨蘇浙嘉湖一帶人替張士誠守城，就特別加重這一帶的賦稅，使這一帶的人民在將近三百年中永遠的困於田賦，困於徭役，呻吟喘息，死亡流離！

又據野史記載，朱元璋因見他的太子朱標性情溫和，他就叫人載屍骨滿盤，拉到太子面前，教育太子用殺戮維持政權。不過和善的朱標沒有承繼皇位就害病死掉；朱標的兒子朱允炆承繼祖父的皇位只有四年，便被朱元璋的第四子朱棣將政權奪去。這位燕王朱棣，就是成祖，不管在性格上，作風上，都十足的承繼了父親的遺傳。關於他的血腥統治，我只談一談「靖難之役」他到南京後的殺戮情形，就够使讀者驚心動魄了。

五

朱棣於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打進南京，篡了皇位。他的姪兒惠帝火焚皇宮，以後就不知下落。朱棣入宮之後，因為方孝孺不肯屈服，同他辯理，他叫人用刀將方孝孺的嘴巴向兩邊割開，直到耳邊。又將方孝孺下在獄中，然後大捕他的本族，親戚，朋友，以及門生。每逮到一個人都讓方孝孺看一看，問方孝孺是否屈服。方孝孺堅不屈服，

於是這些無辜的男女老幼全被殺掉，以共是八百七十三人，其他因充軍到邊遠地方而死的無法統計。方孝孺的女人和孩子們是在被捕前自縊死的，兩個還沒成人的女孩子在被捕後投水而死。他同他的弟弟同時被殺，把肢體割裂得一塊一塊。他們方家的坟墓都被掘開，骨頭用火燒了。

第二個不肯對暴君屈服而死得極慘的，是兵部尚書鐵鉉。鐵鉉被逮到以後，不肯下跪，坐在地上，以脊背對着暴君，不住謾罵。朱棣叫他回頭看一看，他堅不回頭。朱棣叫人割掉他的耳朵和鼻子，他還是不肯回頭。朱棣又叫人將他身上的肉割下一塊，用火烤了，送進他的嘴裏，問他說：『味道好嗎？』鐵鉉嚼了嚼自己的肉，大聲說：『忠臣孝子的肉，當然很好！』於是朱棣命人把他一寸一寸的割死。一直到死，他都在喃喃的罵不絕口。朱棣既不能征服活的鐵鉉，滿以為可以征服死的鐵鉉，所以叫人抬一口大鍋來，裏邊盛滿油，用火燒熱，然後把已經割得血肉模糊的死鐵鉉放進鍋裏。油正在沸着，鐵鉉的死屍頃刻間便炸焦了。好像死者有靈，朱棣叫人用鐵棍子撥轉他的屍體向上，牠偏偏展轉向外。朱棣大怒，令內侍用十幾根鐵棍子夾持着牠，使牠的臉孔朝北，得意的笑着說：『你現在也朝我了？』話沒說畢，大概因為屍體的水分迸進油裏，發生爆炸，熱油向上濺起來幾尺高，油星且迸到一丈開外。一羣內侍的手受了燙傷，丟掉棍子逃開。恰恰湊巧，那焦黑的屍體被大家猛一丟，竟一轉側又把背對着朱棣。到這時連暴君也有點吃驚，只好命人將鐵鉉埋葬。鐵鉉的父親已八十三歲，同鐵鉉的母親都流放到海南安置。鐵鉉的一個兒子叫做福安，才十二歲，充軍到河池；另一個叫做康安，沒收到鞍轡局裏作工；後來這兩個小孩子都被殺掉。鐵鉉的女人和兩個女兒，發到教坊司中充做樂妓。

左僉都御史景清有意為惠帝報仇，打算遇機會刺殺朱棣。不幸事洩，被捕。景清知道一切完了，便倔強的站着謾罵。朱棣命人扶掉他的牙齒，他一面扶他一面繼續大罵，並且將口中的鮮血噴到暴君的御袍上面。朱棣立刻命左

○明史，明鑑，明紀，三書，都說鐵鉉被燬於市，而對於下油鍋一段不提。大概明史故意為成祖諱，而明鑑和明紀係跟着明史從略。明史紀事本末有這一段，雖很像小說家言，但決非完全虛構。既然我們相信下油鍋的真實性不容抹殺，那麼鐵鉉應該是被燬於市中，而非被燬於市了。

右將景清的皮剝掉，空皮中裝滿乾草，然後帶上刑具，用繩子繫在長安門邊，讓過往的人們觀看。至於景清的肉和骨頭，也被剝碎。明代剝皮的酷刑本來創自朱元璋^①，但究竟太慘，給一般見者的刺激太深。所以當景清被剝皮的這天晚上，人們幾次的彷彿看見了他的鬼魂出現。後來朱棣從長安門過，不知爲什麼那根繩子忽然斷了，帶着沉重刑具的人皮向前栽了幾步遠，好像是要撲向朱棣的身上似的。朱棣大驚，命人趕快的把牠燒掉。不久，朱棣睡午覺時夢見景清拿着一把利劍要殺他；他繞着御座跑，景清緊緊的在後邊追，正像荊軻繞着柱子追秦始皇的情形一樣。在極端的恐怖中驚醒以後，朱棣定一定神，恨恨的說：「景清死後還要變爲厲鬼尋我麼！」隨即他下令將景清的一族全數殺光，又將景清的故鄉所有的人家一齊抄沒。這樣以來，轉相叛染，好像從地上提起東瓜蔓一樣，越扯越遠，從一個根子向四面扯到末杪，所以當時人就叫這樣的抄沒方法爲「瓜蔓抄」。瓜蔓抄的結果，景清故鄉的市鎮和村落都變成荒涼的廢墟了。

在這次許多善良的弱者無辜受戮的慘劇中，有一個小小的悲壯插曲。原來景清有一個朋友名叫劉固，從前作過青州教諭，建文元年因母老請假回家。景清做了御史，寫信把劉固叫到南京，住在一起。景清被殺，劉固和他的弟弟劉國，老母袁氏，兒子劉超，也被拉到聚寶門外砍頭。劉超才只有十五歲，但很有力氣。臨刑時候，他想着家人死得冤枉，暴君實在太不講道理；絕望和刺骨的憤恨，使他突然的勇敢起來，要在死之前索回來全家血債。於是他望着天大呼一聲，身上的繩子被他掙斷，奪過來劊子手拿的刀連殺了十幾個人。但終於他被衆多的軍隊拿住，報告皇帝，把他一塊一塊的割死。

另一個被剝皮的是大理寺少卿胡閏。他因爲不肯向篡位的暴君屈服，朱棣先命人將他滿嘴的牙齒打落，然後又把他縊死，用蠶灰水浸脫其皮，將剝下的皮用草填滿，懸掛在武功坊讓大家看。全家主僕二百十七人全被逮捕，不

①明太祖所定的剝皮酷刑，明史刑法志沒有提到。明史凡關於皇帝過分殘暴和荒淫都不肯說，這種歷史態度極要不得。草木子一書中記明太祖定出法律，凡貪官贓至六千兩以上，梟首示衆，並剝皮實草，確係事實。明史卷二二六海瑞傳，提到海瑞於萬曆十三年上疏，請求嚴懲貪官，疏中曾舉出太祖「剝皮實草」的法律。

是殺掉，便是充軍。胡閏的大兒子傳慶同母親一道被殺；小兒子傳福只有六歲，充軍雲南。女兒叫做郡奴，只有四歲，當母親臨刑時她從母親的懷中落到地上，被一個好心的士兵提出刑場，提到一位功臣家裏，交給一個廚房的婢女收養。

因為不肯屈服，南京的刑部尙書暴昭被他先打掉牙齒，再斷手足，再割斷脖頸。禮部尙書陳迪，同他的兒子鳳山和丹山等六人同磔於市。臨刑時候，因為陳迪謾罵不已，朱棣命劊子手先刮下鳳山的舌頭給父親吃；陳迪把鳳山的舌頭吐了出來，遂受凌遲而死。陳迪的一族和親戚被充軍的有一百八十多人。右副都御史練子寧被捕到以後，對朱棣說話不遜，朱棣命人將他的舌頭割掉，悻悻的說：『我不過要效法周公輔成王的故事罷了。』子寧已經不會說話，但仍不屈服，用手探舌血在地上寫出來義正詞嚴的四個大字：『成王安在！』朱棣更怒，命人把他一塊一塊的割裂而死，又殺了他的宗族一百五十一人，同時他的九族的親戚們被抄沒和充軍的有好幾百人。大理寺丞劉端在南京失陷後和刑部郎中王高棄官逃走，露了馬脚，被捉回來。朱棣召劉端到面前，問他：『練安和方孝孺是怎樣的人？』劉端回答說：『都是忠臣。』朱棣又問：『你逃走也算忠臣嗎？』劉端老實的回答說：『我不過留下這個身子好設法報答先帝罷了。』朱棣命人將劉端和王高的鼻子割掉，然後笑着說：『這樣的面目還像個人嗎？』劉端說：『我仍然有面目，就是死了也可以去見皇祖！』朱棣生氣了，立刻把他打死，全家充軍。監察御史高翔被殺之後，又殺其全族；凡是種高氏的田產的都加了重重的稅，說：『讓他們一代代的罵高翔吧。』同時把他的親戚全數充軍到邊遠地帶，又掘開他的先人坟墓，將骨灰雜犬馬骨灰揚之，又將他的祖塋改爲亂葬場。像這樣野蠻、殘暴、毫無人性的事件還有很多，真使我們不能相信這竟是一「天朝」的大皇帝作出來的！

在今天的讀者看來，也許以爲方孝孺這班書生犧牲得未免不值得；惠帝也好，燕王也好，都是朱家的人，用不着爲忠於一個主子流那麼多的血。這看法是忽略了一種真理標準的時間性、是不瞭解「歷史」。在明朝，近代的民主思想還根本沒有萌芽，忠和孝是最高的道德標準，盡忠死節是讀書人格的最高完成。這些書生的堅強不屈，寧使誅滅十族也不對篡逆的暴君低頭，正是當時一股最可敬可貴的人間正氣，正是他們的堪與日月爭光的節操。他們的

行爲雖遭受極大慘禍，却獲得了全國同情。暴君雖然勝利了，對着鮮血竄笑，但他却失去了全國人心。從朱元璋到朱棣，即明代所稱的開國二祖，在歷史上最大的罪惡就是復活了古代的野蠻主義，大大的發展了獨裁政治，以一切手段去摧殘臣民的生命和人格。這三者不能分開，而病根就在於君主獨裁。

六

明朝的政治制度本來把監察權提得很高，但在絕對的君主獨裁情形下，言官的地位實在可憐。看見朝廷弊政而不說，是失職；說了，就要招禍。問題不在於法制所賦予他們的任務和權力，不在於他們所論劾的是否合理，而在於皇帝個人的好惡和喜怒。

洪武九年閏九月，朱元璋詔求直言。平遙訓導葉伯巨，懷着對朱元璋的一片忠心，上書論列三事：一是論「分封太侈」，二是論「用刑太繁」，三是論「求治太速」。平心而論，葉伯巨論「分封太侈」之弊，雖未免言之過早，但確有先見之明。等到洪武末年，諸王封地過大，漸成尾不掉之勢，使惠帝不得不冒險削藩，而釀成大禍。至於他論「用刑太繁」和「求治過速」，切中當時弊病，淋漓透澈，也是觸怒朱元璋的真正所在。如他論用刑說：「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而此五刑，既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務趨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哉！」又說，皇帝近來雖然降下特旨，將不是大逆不道的死罪改爲充軍，又將舊有的法律刪定，減輕刑罰標準，但並沒有戒飭司法官務必依照平恕的條款判決罪人。所以司法機關仍按照以往的慣例，該怎樣刻酷仍怎樣刻酷。『雖聞寬宥之名，未聞寬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這是一針見血的說出了司法的尊嚴，法律的條文，都在獨裁皇帝的「手諭」和「面諭」之下破了產，一切都跟着一個人的意旨而走。有時心血來潮，忽然下個手諭，命司法機關減輕刑罰，但手諭只是不兌現的諾言，只是欺騙。因爲既然君主一人的意旨決定一切，君主並沒誠意履行諾言，臣下當然不敢多事。

葉伯巨又論到在君主獨裁，嚴刑峻法的政治情形之下，一切官吏都變做唯唯諾諾的奴才，失去了主動性，獨立

性，更莫談奮發有爲。他說，古代爲讀書人。以做官爲光榮，以罷職是恥辱；如今的讀書人以馬馬虎虎的混飯吃而不出風頭爲福，以稍稍的受點玷污而不被錄用爲幸；既做了官，以罰作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挨鞭子。板子和棍子爲家常便飯。開始的時候，朝廷徵取天下的讀書人，張開羅網，不肯讓一個漏掉；地方官催逼着他們上路，好像逮捕重要的囚犯一樣。但是等他們一到京城，大多按外貌給他們官做，所學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學。等到做了官之後，一旦有了差跌，如果幸而免掉誅戮，也必然被罰爲屯田工役。如此成爲慣例，很少顧惜人才。這難道是陛下所高興作的嗎？不過希望人們都戰戰兢兢的不敢犯法罷了。我看這幾年來，誅殺的人也真算不少了，但犯罪的却接連不斷，實在是由於激勸不明，善惡無別，議賢議能的辦法已經廢棄，人們不自己策勵自己，想做好事的人們都灰心了。

上邊這一段話，真是說出了一切獨裁皇帝的政治病根，不僅朱元璋的作風是如此，朱由檢的作風更是如此，所以才衆叛親離，國破家亡，身死煤山。葉伯巨又反對隨便的遷移平民，弄得「騷動數千里之地，室家不得休居，雞犬不得寧息。」他的論「求治過速」，特別強調學校教育和整頓選舉制度，也極有價值。可是因爲他在論「用刑太繁」一點刺着朱元璋的癢，惹得這個大獨裁者大爲震怒，罵着說：「小子，敢離間我的骨肉！快把他抓來，我要親手把他射死！」說葉伯巨離間骨肉，自然只是一個借口，朱元璋他自己心中明白。葉伯巨被逮到之後，丞相乘朱元璋高興的時候上奏，所以沒有死得過慘，但仍不免下在獄中死了。這是朱元璋因爲星變手詔求直言，又因爲直言而殺戮言者的血腥例子。

這一次因直言獲罪的還有刑部主事茹太素。茹太素因皇帝詔求直言，滿以爲是說話的好機會，就上了一封萬言書，痛痛快快的將當時政治上的大問題論了一番。這封萬言書的詳細內容已不可知，我們只知道他的話說得很老實，很爽快，所以觸怒了皇帝，順承皇帝意旨的人就指它這兒「不敬」，那兒「誹謗」。其中會說：「才能之士，數

○葉伯巨所上的書，載在明史卷一三九葉伯巨傳中，這兒是將原書中的一段翻譯成現代語言，使一般讀者免除古代的文字障礙，去把握上書者的態度是多麼誠懇。

年來幸存者百無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看這句批評，同葉伯巨的意見不謀而合。朱元璋將茹太素找來，當面詰問他，把他按在朝廷上用棍子打了一頓。

朱元璋做皇帝以後，很迷信佛教。後來諸僧恃寵作惡，朱元璋不但不加之以罪，還要使他們作特務工作^①，給以高的官職，而道士也是如此。洪武十五年，大理寺卿李仕魯忍耐不住，幾次上疏諫諍，不被採納。他是個性情剛介的人，見自己說話沒用，就去皇帝的面前請假回家，並且憤憤的把笏往地上一放。朱元璋大怒，命武士抓住他狠命的打，立刻在階下打死。和李仕魯同時進諫的陳汝輝，這次雖然幸而沒有惹出禍來，但後來終究因進言切直，觸怒了皇帝，投水自殺。

葉伯巨、茹太素、李仕魯，雖然都不是言官，但却以進言獲罪而死。至於言官的被殺者，則有王朴和張衡。王朴起初做吏科給事中就在直諫觸怒了朱元璋，將他撤職。後來朱元璋的氣消了，想到他不錯，又升他做監察御史。洪武二十九年八月某日，遇到一個問題，他同朱元璋爭辯得很厲害，朱元璋生了氣，命左右人把他拉出去殺掉。已經拉到街上了，朱元璋又把他召回，問他：「你肯不肯改？」王朴毫不怕死，回答說：「陛下既然不以臣為不肖，擢臣做御史，奈何又將臣摧辱至此！假使臣沒有罪，為什麼要殺臣？假使臣果然有罪，又何必不殺臣？臣今日只希望快快的死！」這一次朱元璋真發火了，催左右人快點行刑。王朴被推擁着走過國史館門前時，大聲喊着：「學士劉三吾記着：某年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王朴呵！」一個敢說話的言官，就得了這樣的結果。至於張衡，也是因言事被殺，不過沒有王朴死得壯烈，給後人的印象深刻罷了。

七

殺戮言事的臣下，是君主獨裁政治下的必然現象。朱元璋的作風傳給他的兒子朱棣^②；朱棣又傳給兒子朱高熾。朱高熾在位只有九個月，死後諡為仁宗。既然死後被諡為「仁」，應該讓臣下有進言的自由才是，然而却大大

①參看明史卷一三九李仕魯傳便知。

不然。侍講羅汝敬上疏言事，被仁宗下到獄裏。五月某日，翰林侍讀李時勉上疏言事，惹朱高熾非常生氣，把李時勉召到便殿問話。究竟李時勉的疏中說些什麼事，我們只能知道兩條：其一是勸皇帝在居喪期間（成祖之喪）不宜近女色，其二是宜使皇太子離皇帝太遠。單以這兩條看，仁宗應該虛心採納。仁宗一定是一個好色之徒，所以李時勉才敢勸他在居喪時間不要多近妃嬪；如果他確無此事，李時勉既沒吃豹胆，又何苦無的放矢，自找大禍？尤其仁宗頭一天得病，吃了丹方^⑤，第二天就嚴重起來，當夜便死，和光宗的情形相似。雖然史書上不說明什麼病，我疑惑很可能與房事有關。至於第二個問題，大概是對太子去南京謁孝陵一事而言。只看仁宗死後不敢發喪，中外疑懼，傳說漢王朱高煦謀伏兵於半路上劫殺太子等等，就證明李時勉的話很有價值。但我們不知道究竟為什麼仁宗生氣，一定要李時勉認自己說錯；李時勉不肯屈服，他就命武士用金瓜打李時勉，打斷了三根肋骨，痛死了又蘇醒過來^⑥，然後把李時勉拖了出去。第二天，改李時勉為交趾道御史，並且命令他每天要錄一個囚犯的罪狀，奏論一件事。李時勉身受重傷，幾乎性命不保，如何還能夠「錄囚」和「言事」？這命令不是太不講道理麼？在病床上的李時勉不能不依照皇帝的命令去辦，在上了一次奏之後，才不再逼他，把他下到錦衣衛獄裏。幸好，錦衣千戶某曾受過李時勉的恩惠。千戶恰巧來到獄裏，看見李時勉，替他秘密的請來醫生，用海外來的血竭治療，才救了他的性命。當朱高熾病勢嚴重的時候，他告訴在旁邊的夏原吉說：「李時勉在朝廷上侮辱我！」說罷，又突然惱怒起來。多虧夏原吉又是安慰，又是解勸，沒有把李時勉殺掉。更多虧朱高熾當夜死了，使他不再有報復的機會。

⑤成祖嚴誹謗之罪，就是禁止別人批評他。永樂十九年四月，主事董儀以言事被殺，李時勉下獄，又出言官柯暹等三人為交趾知州。這年十一月，戶部尚書夏原吉、兵部尚書方賓，刑部尚書吳中，因諫阻北征，夏原吉和吳中下獄，方賓害怕自殺。

⑥見明史卷一三七羅汝敬傳（附於羅復仁傳後）。

⑦明史卷一六三李時勉傳中說：「命武士撲以金瓜，脇折者三，曳出，幾死。」明鑑卷三說：「命武士以金瓜擊之，脇折，死而復蘇。」按常情推斷。應該是當時受了猛烈打擊，死而復蘇，然後才被曳出。

這作風一代一代的傳下去，越往後越顯得皇帝的剛愎，不讓別人說一句逆耳的話。比如武宗，他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有名的荒唐皇帝，一生不會做過一樣「差強人意」的事。正德十四年春天，他從內蒙古一帶漫遊歸來，沿路強姦民間婦女，比強盜更不講理。回來不久，他就又準備南巡。顯然的，他既然飽看了塞北的古樸原野，也想看一看江南的秀麗山水；既然嚐足了北方的「野味」，更想去探一探南國的鮮花。誰知朝中百官苦苦諫阻，要他以社稷爲重，連一個醫生也上表勸他，希望他保重身體。他生了氣，將這一批諫他的朝臣統統下了獄；另一批是一百零七人，罰在午門外跪了五天。誰知羣臣的責任心重，並不害怕，跟着又有十個人連名上疏了，又有二十個人連名上疏了，又有三個人連名上疏了。武宗更生氣，又把所有的人都下到獄裏。隨即，他命令那最初下到獄裏去的三十九人都帶着累累的刑具，也在午門外跪五天。這事情處理得太混蛋，太沒道理，使走過午門外的人們看見了沒有不嘆息和落淚的。人民因爲恨那班大臣們不敢說話，成羣的守候在午門外，看見他們出入時拿着瓦石向他們投擲，嚇得他們在天亮時不敢出入，趕快請皇帝下詔禁百官再上表「言事」。那一批罰跪午門外的一百零七人都受了廷杖，這一批三十九人跪畢後也受了廷杖，於是這一百四十六人中有的在杖下死了，有的殘廢了。前前後後，所有因諫獲罪，幸而沒有被杖死的，不是貶謫，便是除名，甚而充軍。到世宗時候，嘉靖三年七月間羣臣爲爭「大禮」^①一問題同皇帝鬧僵了，被下獄的將近二百人，爲首的被充軍到邊地去，其餘四品以上的被剝奪了俸祿，五品以下的受了廷杖。這次受廷杖的是一百三十四人，其中有十六人在杖下死了。

①武宗沒有兒子，他死後，羣臣迎他的從弟朱厚熜入繼皇位，就是世宗。朱厚熜的父親是憲宗的兒子，封興獻王。朱厚熜繼承皇位之後，要給他的父母上尊號，於是朝中分成兩派。一派主張他應該算是替孝宗過繼，稱孝宗爲皇考，稱興獻王爲皇叔父。另一派認爲不妥，說他應稱興獻王爲皇考，而稱孝宗爲皇伯考。按人情論，後者爲是；按當時的宗法制度和皇位系統說，前一派也有理由。但前一派因抱着一套宗法思想和宋儒程頤的理論，所以人數最多，聲勢最大，最能獲得一般讀書人的擁護。在今日看來雙方都無聊，但在那時的眼光中却是一個了不起的大問題。爭的結果，多數派受到皇帝的嚴重懲罰。

直到了最後的朱由檢，他也承繼了祖宗的剛愎作風，不允許有人在他的面前說一句袒白有用但稍微逆耳的話，甚至沒有人敢說實話。因此，在明朝，皇帝愈變得神聖和尊嚴，便愈成了孤獨的統治者，愈成了聾子和瞎子。在遺傳學家的眼光中看朱元璋及其子孫們的這一作風，當然會認為是血統問題；但我認為血統的遺傳在其次，主要的是制度問題。就是說，剛愎和殘暴的性格是由生活，環境，傳統的政治制度形成的；左右權無限擴張的條件下，君主的剛愎和殘暴是當然的現象，不然就不像獨裁皇帝。

上面所提到的廷杖之刑也是明朝皇帝們傳統的虐政之一。朝廷大臣稍有惹怒皇帝之處，就往往按倒在殿階下用棍子狠打，有的挨打後還要帶着刑具辦公。洪武十三年九月，永嘉侯朱祖亮父子活活的用鞭子打死，這是開始；十四年十月，工部尚書薛祥^①又被杖死，全國人替人傷心。到明朝中葉以後，廷杖更爲盛行；嘉靖四十年中，朝臣被杖死的超過以前十一代皇帝所杖殺者總和。朱由檢自然也承繼這一種由祖宗傳下的辦法，絲毫不比他的祖宗仁慈。從明朝中葉改掉的野蠻作風只有一個，那便是殉葬制度。從太祖朱元璋到景帝朱祁玉，除惠帝不知下落外，每一個皇帝死後都叫宮人們活活的殉葬，往往多到幾十大。所以，我說，明朝的皇帝在中國歷上的罪惡實在數不清。一方面他們恢復了古代的野蠻主義，一方面將君權擴張到瘋狂地步，而二者是不可分的。過去一般人都覺得朱由檢的下場太慘，其實二百七十多年的血債永遠也不能償清！

① 涵芬樓本明史刑法志誤作夏祥，此據本傳及七卿年表改正。

• 處銷經約特埠外 •

漢口：上海雜誌公司
 廣州：中國文化服務社
 廈門：中國文化服務社
 青島：中國文化服務社
 杭州：中國文化服務社
 常州：中國文化服務社
 無錫：中國文化服務社
 蘇州：中國文化服務社
 九江：中國文化服務社
 雲南：中國文化服務社
 成都：中國文化服務社
 梅縣：中國文化服務社
 衡陽：中國文化服務社

香港：百新書局
 菲律賓：中國文化服務社
 昆明：中國文化服務社
 南京：中國文化服務社
 北平：中國文化服務社
 天津：中國文化服務社
 長沙：中國文化服務社
 台灣：中國文化服務社

埠本 處銷經

眞善美圖書公司
 聯合書報社
 上海雜誌公司
 五洲書報社
 天下書報社
 陸開記書報社
 中國圖書公司

定價
 每冊金圓券八元
 半年定戶「六期」金圓券五十元
 郵費在內

本刊已呈奉中
 宣部及內政部
 核准登記內政
 部頒發警京滬
 字三〇八號登
 記證
 經理中華郵政
 登記新開爲第
 一類上海郵政
 管理局執照第
 二六九六號

中華民國卅七年十二月五日出版

幸福

• 23 •

編輯者：沈
 發行者：馮 羅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上海（11）南京路
 大樓五二五號
 電話二九三三



徵稿簡約

- ◎本刊絕對公開，歡迎投稿。
- ◎小說，詩歌，文藝理論，散文，速寫報告，隨筆，書報評介，戲劇，文藝通訊，木刻，漫畫，均所歡迎。
- ◎來稿附足郵票，並註明詳細地址。不用退回。
- ◎一經登載，概以現金奉酬。
- ◎投稿請寄上海南京路慈淑大樓五二八號幸福月刊社沈寂收。

美麗牌

有美皆備 無不備



美利十號

華成煙公司出品